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纵横四海



天一黑，四海便轻轻离了家门，脚步急急沿着小路奔出去。

这条小路他已走惯走熟，黑地里都不会犯错，何况，那一夜，一轮满月似银盘似的照下来，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经过鱼塘与晒谷场，四海到达目的地，他钻进树丛，来到一幢高墙之下，悄悄蹲下。

心静了。听到蟋蟀鸣。

四海耐心地蹭了片刻，墙内传来轻轻一声咳嗽。

他非常喜悦，压低声音，也咳一声。

墙内人轻轻说，“四海，你来了。”“是我，翠仙。”青砖造的墙约有两个人高，照说，隔着它，除非高声叫，否则不可能交谈，但是偏偏有一株藤，自墙缝钻了出来，日久长得有手腕粗细，竟将砖墙逼开一条缝隙，所以可以听得到语声。

一年前，四海追捕蟋蟀，无意追到此地，一手掌罩下去，叹呼一声，握住蟋蟀，正想走，使听到墙内一声娇叱：“谁？”是这样，他与翠仙交谈起来。

到今日，已是无话不说的朋友了。

只听得翠仙问，“吃过饭没有？”四海搔搔头，只是笑。

“没吃饱？”翠仙怪同情地。

“爸去世之后，没有一餐饱饭。”翠仙沉默一会儿，“你那班叔伯，果真不怜恤孤儿寡妇。”四海讷讷地，“你好似知道得很多。”那女孩答：“我是听我妈说的，罗品堂一过身，他寡妇就吃苦。”四海垂下了头，心如刀割，“我帮不了母亲，我吃得最多，力气最大，但帮不了她。”“你还小嘛。”“十三岁了，不小了。”翠仙轻笑。

“你还听说什么？”四海问。

“四海，我要嫁过去了。”“四海一怔，‘什么，这么快？’一颗心往下沉”“妈说婆家催。”翠仙曾告诉四海。她比他大两岁。

十五岁出嫁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。

“妈妈说，一直推，许还能拖一年半载，十六岁以后，无论如何要过去，裁缝师傅不住赶嫁妆，已做了百来套衣裳”。

四海不语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朋友的脸，但是差不多每晚都来与她说上几句话，他喜欢她温柔的声音。

抬头只见墙内庭院深深，绿荫处处，不知有多少进房子，四海也听说过包家富有。

翠仙惆怅他说：“我这一走，就不能与你聊天了。”四海告诉她：“昨日三舅舅与母亲详谈过。”翠仙知道此事，“仍想把你带出去？”“是。”“你自己怎么想？”“出去自然好，在家吃不饱，出去当学徒，可汇钱回家，又替家省下米饭，我太能吃了，一日妈妈说我吃穷了家。”翠仙笑，“倘苦动身，会在几时？”“快了，过几日吧，我妈有点不舍得我。”翠仙在墙那一边说：“你家又没田没地，留着你也没有用。”四海蹲久了，有点累，索性平躺在

地上，仰着脸，如欣赏那一轮明日。

“我想念我爸，虽然严一点，真正待我们不错，自他去世后，我妈很少说话。”“你陪她多讲讲嘛。”四海苦笑。

就讲到此地，翠仙忽然说：“有人来了，四海，四海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你自己保重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不要怕吃苦。”四海刚想回答，只听见墙内有一妇人说：“翠仙，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”四海连忙噤声。翠仙陪笑，“我出来散散心。”“还不进去？”两人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四海还盼翠仙会回头，在墙外又等了一阵子，只听见隐约犬吠声，恰巧一团乌云飞来，遮住了月亮，四海只得惆怅地离去。

明天再来吧。

他缓缓走回家。

半晌，月亮又出来了，四海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十分高大，就似大人一般。

到了家，为免惊醒家人，他自矮墙爬进去。

可是一推开门，就看见母亲坐着等他。

四海陪笑，“妈。”“三舅舅说，下月一号就可以跟他到香港去。”“妈。”四海好想蹲下伏倒母亲膝上去，可惜手长脚长，再也不能作小儿状，只得垂手站在一角，恭敬地听母亲吩咐。

只见灯火下亲容貌娟秀，微微地笑，出奇地年轻，“你呢，”她问儿子：“你愿意跟舅舅出去吗？”“愿意。”“你舅舅说，香港一定有出路，广东人聪明活络，做生意是能手。”“妈，我赚了大钱、你好享福。”“明日见到三舅舅，你自己同他说。”“是。”母亲将油灯旋低。

四海忽然兴奋他说：“三舅舅去过金山，舅舅说，金山的灯，不用点，摸一摸机关，啪一声，亮光就来了，像件法宝。”他母亲没有回答，她的思潮飞出去老远，仿佛已回到较年轻较美好的岁月去，留恋忘返，可是最小的孩子哭了，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来。

她过去拍拍孩儿，“莫哭莫哭，妈妈在这里。”四海只得去睡了。

他梦见父亲，穿着新做的袍子，辫子油光水滑，站在不远处朝他招手。

四海高兴地跑到父亲身边，与他比试高矮，只比父亲矮半个头而已。

你亲随即详和地问他：“好吗，四海，你好吗？”四海本想说吃不饱，但即使在梦中，也还十分懂事，不忍使父亲伤心，故答：“好，大家都好。”你亲稍微迟疑一下，“你要出门去？”“是，我随三舅舅到香港去碰运气，家里有大弟大妹帮着妈妈照顾，爸，三舅说到金山做三两年，回来可买田置地。

四海讲得好不兴奋，忽闻鸡啼。

“爸，”他急急说：“爸，你保佑我。”“四海，四海。”四海睁开眼。

“舅舅来了。”“呵。”四海一骨碌起床。

他线亲按住他，“你梦见爸爸？”“是，妈怎么知道？”“我听见你叫爸爸。”四海不语，三舅舅一掀帘子，进来坐下。

他一开口便说：“整房家私叫人霸占去了，弄得这样狼狈。”四海看看母亲，只见母亲低头不语，嘴角仍然带笑。

“这算是什么，把你们母子赶到这种地方来，太不像样子，太没有良心了。”舅父一手握成拳头，大力按到胸前，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，表情太过夸张，连四海都忍不住笑。

他们穷了有一段日子了，从来无人过问，亦无人打抱不平，想不到舅

舅一出现，就作出大快人心的表现，可是三舅舅是出名的滑头，他说的话，又有几分真心？亲友都知道，没有好处，这陈尔亨从来不会现身。

四海想，难怪母亲一直在笑。

“阿梅，把四海交给我，我负责照顾他成人。”这时，四海开口了，“妈，我愿意出去。”他线亲咳嗽一声，“四海是你外甥，你可要善待他，切莫拐带人口。”三舅舅尴尬，一脸委屈，“连你都这么说。可见真是狗咬吕洞宾，我能在四海身上挥到什么油水？那么大一个孩子，光是吃，就吃穷人，好心没好报。”四海听到这里，十分感慨，这吃的问题，非得着实解决不可，他发誓将来长大了，要努力工作赚钱，想吃多少，就能吃多少，直至吃饱为止，是，这肯定是他的宏愿。

在这里，人人都抱怨他吃得多，希望到了香港，无人认为吃得多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。

舅舅独自唠叨，“你看这还算是家？他在这里又穿什么吃什么？都说荒年就要到了，更不要说是读书，若不是我陈尔亨动了善心，哼。”母亲的声音渐低，“能带信回来，就给我写信。”舅舅不耐烦，“你又不识字，恁地婆妈。”四海忙说：“爸爸教过妈妈。”舅舅仍在赌气，“我若不是真心为四海，叫我走路一跤摔死。”那天早上，四海吃了个饱。

母亲特地煮了满满一锅饭，任由他吃，大弟偷偷张望过好几次，双目充满艳羡之意。

四海特意用筷子夹起一块卤肉，在弟弟眼前晃了两晃。

他可以听到弟弟咽唾沫的声音。

饱餐的滋味真正好，只可惜下一顿不知在几时。

舅舅站起来，“明早我来接他。”母亲一整个下午都在替他张罗行李。

四海却在等天黑。

太阳落去了，母亲搜罗出两大包行李，扎得整整齐齐，放在屋内唯一的桌子上。

四海几次三番说：“妈，不用那么多。”那个时候的衣服，没有尺寸可言，随便谁都能穿，四海希望留几件给弟弟。

大弟比他小三几，怪羡慕地走过来，“要出门了。”四海答：“是。”“这一去，几时回来呢？”四海满以为母亲会这样问，但是她没有，反而是弟弟存疑。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过年好回来没有？”“没那么快。”“那倒底是几时呢？”弟弟有点放心不下。

“等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吧。”弟弟大吃一惊，“要那么久，”他忽然哭了。

“舅舅说，每做一个月工，就可以赚三十块钱，三年我好回来了。”“呵。”那小孩擦干眼泪。

四海的大妹只是静静站在一角看他们。

还有两个小的根本不懂事，四海想，待他自香港返来，他们就已经长大了。

弟弟忽然问：“香港有多远？”“乘三日三夜船”。

“呸，那么远，是在地的另外一角吧。”“可能是。”四海充内行。

“没有地方比它更远了。”四海想一想，“大抵是没有了。”弟弟脸上露出钦佩的样子来。

天终于黑透了。

极小的时候，四海问过母亲，天黑究竟是怎么了一回事。

母亲回答，那是一个巨人，拉着一张夜幕，每个晚上，把它罩在天空上，开头没罩密，故此还可见到丝丝闪亮晚霞，最后拉得严密了，天色变得漆黑，不信，且躲在被窝里看看，包管一个情况。

开头，四海一直不觉得这个说法不对。

可是一次听舅舅说，乘船到金山，一直驶，驶到海的中央，怪事发生了“连接一日一夜不见天黑，非常可怕。想必是巨人偷懒？那么大的一个巨人，平日住哪里，吃得想必比罗四海更多，会不会讨人嫌？”也行，母亲说的故事，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。他趁天黑，来到包宅墙角，蹲下静静的等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咳嗽一声。

可是墙内再也没有回音。

四海一直等到天角鱼肚白。

他多想告诉翠仙，他明天就要动身。

可是四海没再听到小朋友动听温柔的声音。

天亮后他寂寞生望地踟躅回家。

母样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舍不得的话，也不曾叮嘱他保重身体，注意饮食。

近中午，舅舅来了，看到那么多行李，非常不耐烦，打开包袱，随便抓了两件衣裳，扔到四海身上，“穿上”，便把包里踢至一角，不让他带。

母亲亦不出声。

出门时，两弟两妹站在门口送他，不知恁地，母亲嘴角一直带着微笑。

四海跟着舅舅出门。

走着走着，四海忽然醒悟，哎呀，他这一走，可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了，一慌，想转过头去，多看母亲一眼，可是舅舅比他快，一把按住他的脖子“不准回头！一直走。”四海的脚步只停顿一下，便离开了家。

多年多年以后，有陌生人问他，为何在十三岁就离乡别井，他据实答：“我想吃饱，想一想，再补一句：“想家人也吃饱”，这是真话。

一路上四海异常沉默。

船在码头等他们，船身上漆着血红的大字：“江天”。幼时父亲带他来过码头，并且教他读会这两个字，四海颇识点字，舅舅认为他会有出息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上甲板时。舅舅忽然被袍角绊了一下，那么大一个人，嘭一声摔倒在地，动弹不得，雪雪呼痛。

四海忽然想起他在母亲面前发的誓，掩住嘴，笑起来，真摔死了他才好。

陈尔亨当然没有死。

四海把他扶起，上船，足足服侍了他几日几夜。

舅甥俩住在大舱，每人一个铺盖，人挤人，卷着睡。

半夜醒来，四海只听至打鼾声、咳嗽声、吐痰声，什么样的声音都有，还不止，什么样的气味也有，食物、烟草、排泄的味道混在一堆，四海觉得突兀，但是舅舅把铺盖紧紧缠身上，仿佛极之自在。

四海钻到甲板上去透气。

一抬头，看到仍然灿烂的月亮，只不过边边缺了一圈，不似前几日那么圆了。

江天轮船不徐不疾在海上开动，激起白色浪花，已在广州停过一站，

此刻努力向香港前进。

甲板上另外还有一个人。

那人个子不高，与四海相仿，听见脚步声，机警地转过头来。

咦，四海看清楚了他，心里立刻喜欢，那是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，圆面孔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。

他朝四海笑，招招手。

四海也想与他谈几句，但见他穿着整齐，一派自在，一时不敢高攀，故有点犹疑。

那男孩开口，讲的却是广东话。四海没听懂。

四海领教过粤语，只会得骇笑，像外国话一样，一字不明，只听得他们讲得飞快，叽哩呱啦，当中夹杂着许多咪咪咪咪，哟哟哟。

真要学，恐怕要花十年。

那男孩态度亲切，装个手势。

四海说：“问我是哪里人？”男孩豪爽地笑，自然而然，使人愿意亲近他，他换了一种方言，又问：“你的家乡在哪里？”四海听懂了，十分愉快，“宁波镇海。”那男孩说：“广东中山。”四海鼓起勇气，“我姓罗，叫四海，尊姓大名？”那男孩答：“我姓孙。”四海问：“你几岁？”“十四。”“我十三。”那男孩端详四海的面孔，“你乘江天轮到什么地方去？”他问了三遍，四海才听明白。

“我去香港，”四海有点自豪，跟着问：“你呢？”姓孙的男孩脸上忽然露出不忿之色，用他本家的方言答：家父先把我送到香港读书，如果再不听话，叫我到檀香山去跟叔叔做生意。”四海居然听明白了，予以同情，“你在家闯了祸？”他不语，过了一会儿，握紧了拳头，“我看不惯妹妹吃苦，把她缠的小脚放掉了。”四海大奇，竟有这种事，难怪受家长责备。

他接着问四海：“你有没有妹妹，你可疼惜妹妹？为何女子必要缠足，你可听到她们痛苦哀哭？”四海搔搔头皮，他想都没想过这种问题，只知女子世世代代均须缠足，天经地义，他从来没想到过可以反抗。

只见那男孩双目圆睁，厉声说：“假使我有能力，女子必不受此苦。”四海钦佩之心油然而生，“你就是为了这个被父亲撵出家？”男孩吁出一口气，“还有。”四海呆住了，还有？真是顽劣。

可是，他又是这样使人乐意亲近他，“老孙，还有什么？”“我跑到庙中，把菩萨像的手折断了。”四海大吃一惊，退后三步，呆呆看着他。

可是那老孙居然说：“怕什么，那只不过是人手塑的一堆呢，自身难保，乡人迷信，我看过眼。”“呸，”四海惊叫：“你看不过的事情那么多。”“是。”“而且还动手去纠正。”“所以成了闯祸胚。”“怪不得叫你到……去。”“檀香山。”怪好听的地名，想必盛产檀香。

那老孙讲完他自己的事，已把四海视作知己，“罗四海，你写信给我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四海笑了，这广东男孩花样那么多，叫他你母头痛，该不该结交这种朋友呢？”他取出一支笔，在纸条上匆匆写了几个字，交给四海。

四海指一指笔，好奇问：“那是什么笔？”“自来水笔。”四海接过细看，真开眼界。

“罗四海，送给你。”“不不不，我妈老说，无功不受禄。”他诧异了，“罗四海，你真是个老实人。”这时候，远处有人叫他，“宗珊、宗珊。”“叫你呢。”

“讨厌。”可是也终于不敢不朝声音走去。

他住在轮船上一层。

四海知道那是上等舱，听说房内有一张张干净的床，老孙的家境想必不错，那家伙穿着皮鞋，走起路来阁阁阁，神气活现，家里宠坏了他，故此受罪，只得把他送得远远的去念洋书，眼不见为净。

竟拗断菩萨的手，四海吐吐舌头，敢情吃了豹子胆。

可是，老孙也说得对，那神像不过是泥塑的，最后往它脸上贴了金，就供起来、名正言顺享用香烛，刹有介事地让人膜拜。

不经老孙点破，还真不敢那样想。

老孙年纪与他相若，资质可要上乘百倍，而且胆大、心细，故可妄为，至少在他家长眼中，他是难以管教的孩子。

四海这才发觉，手中仍握着老孙那管自来水笔。

第二天一早，舅舅用脚踢醒他。

“到了？”四海问。

只见舅舅眼泪鼻涕，蜷缩一角，呻吟呵欠连连。

四海并不笨，一看就明白了。

舅舅讹称已经戒掉、但是四海听母亲说过：“那东西，哪里戒得掉，根叔说是说戒了十年，邻舍一煮鸦片膏，他在自己屋内还不是满地打滚。”四海无奈而沉默地看着舅舅。

他终于挣扎着爬起来，摸着舱壁，一步一步捱出去。

半晌，回转来了，精神奕奕，没事人一般，见四海瞪着他，讪讪说：“来，吃饭再算。”

那天下午，船就到了。

2

四海盼望再见老孙一面，但是像一切盼望一样，这个盼望，自然也落了空。

不过出乎他自己意料，他竟会得听一两句广东话了，连陈尔亨都说：“外甥似舅舅，这孩子聪明。”他忙着做翻译。

甥舅住在码头附近一间小客栈里，那个地方，叫做西环。

香港广东人比他们吃得好。

整个街市是新鲜的鱼肉蔬果，物价廉宜。

有一种水果，闻一闻，一阵奇异的香气，叫女人狗肉。

街上女子也多，穿短衫裤，木屐，走起路来哒哒哒十分响亮，据舅舅说，一些是下人，一些不是正经人，真正的大小姐，并不抛头露面。

舅舅每日带他出去做生意。

街上用布缠头的黑人是红头阿三印度人，红头发绿眼睛白皮肤的是外国人，来自英国。

到处挂着米字旗。

四海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旗号。

舅舅见识多广，告诉他：“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。”“什么？”四海笑，明明住满了广东人。

舅舅悄悄说：“一打输了仗，割给英国人了。”四海的语气也犹疑起来，“嘎，就这样送给人家了？”“可不是。”四海追问：“将来，可否讨还？”舅舅压低了声音，“人强马壮的时候，也许可以。”四海试探地问：“再打一次，赢了，叫他们也割地给我们。”陈尔亨苦笑，他是一个跑码头的浪荡子，行过万里路，也等于读过一点书，他答：“我们打不过人家。”四海还想问下去，但心里隐隐觉得事情十分复杂，说给他听，他也不会明白。

半晌舅舅说：“人家有枪炮，轰一声响，老大的船即时穿一个大洞，乖乖地沉下水底。”“人呢？”“化为霁粉。”四海不敢言语。

至少这段日子，舅舅同他吃得饱，这才重要。

四海猜想舅舅会与他新结识的朋友老孙谈得来，他俩都聪明。

吃遍西环，四海最欣赏云吞面，广东面细且黄，开头不以为会得好吃，咬下去，有点韧，香、爽口、美味，一口汤鲜得不能形容，云吞小小，细致，刚一口，四海每次都可以吃三大碗。

那一个下午，舅舅把外甥带到六合行去。

店堂深且暗，经过伙计通报，他们坐在红木椅子上等，四海抬头，看到墙上悬着斗大两个字：六合。

此时，四海已经十分喜欢香港，他不介意留下来做三年工，再苦也值得，省吃省用，带着小小财富回家，届时，母亲与弟妹就不必担心生活了。

等半晌，一个瘦削中年汉子出来，一见陈尔亨，便哼了一声，“你来了。”陈尔亨陪笑，“可不就是我。”四海看这情形，便知道舅舅并不算吃得开，他在六合堂不受欢迎。

陈尔亨见势头不对，立刻说：“李竹，你尔我人情。”那个叫李竹的人露出一丝厌恶神情，但随即不动声色淡淡问：“这次要怎么样？”陈尔亨咳嗽一声，“这孩子是我外甥，家穷，吃不饱，跟我出来找工做。”李竹炯炯目光上下打量四海，“此人真是你亲舅舅？”四海点点头。

陈尔亨陪笑，“我骗你作甚，李竹，听说金山在筑铁路可是？”李竹抬起头，“这孩子几岁，你那么急叫他去送死？”“十六几了，是大人了，李竹，你说话恁地难听。”“我已经够人用。”陈尔亨忽然发恶，“李竹，外头都知道你一口气招募了千多人，金山那边还嚷要增加人手，你故意推搪我！老陈，那种地方不是孩子去得的。”“帮个忙，家里实在没有容身之处了。”“在香港找份差使好了。”陈尔亨站起来，“我听说金山那边一天付工人两块钱—你想想。储够三百块钱就好回家，什么苦都值得。”一大人一天工资是一块半。”“一块钱也值得，一两年好上岸。”李竹瞪着他，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？”陈尔亨擦擦鼻子，尴尬地答：“我怕冷。”“你怕死！”“李竹，你天生一张乌鸦嘴。”“我讲的是实话，去年铁路上死了两百多人，病死有冻死有溺毙摔毙的统统有。”陈尔亨气馁，“李竹，你几时生的好心，厨房，厨房总得用人，叫他去担担抬抬，洗洗盘碗。”李竹看着四海：半晌道，“八毛钱一天，先付四十元手续费，以后每赚一元，六合行抽二仙半。”“你六合行是强盗窟。”“六合行是我的就好了。”“我们交不出四十元。”“那就谈都不用谈。”“李竹，你欺人大甚。”那李竹站起来，头也不回的进去了。

陈尔亨顿了顿足，带四海忽忽离去，在门口，与一个四方脸汉子撞了一下，脚步踉跄，想要骂人，见人块头大，才忍气罢休。

四海心中闪过一丝恐怕，那大汉，也是应徵往金山做工的吧。

他想都没想过要去金山。

舅舅只告诉母亲要带他到香港，他连什么是铁路都不晓得，听那个李竹说，那是个送死的地方，最令四海不明白的是，送死还得先缴付四十元，而且还是金山那边的钱，金山金山，付的恐怕是金子。

陈尔亨没有把外甥带返客栈，他气忿地一逞住东走。

大路沿海，那日阳光极好，很快晒得四海一头汗，陈尔亨走到一半已经喘气走不动，四海知道他不叫车是因为没有钱。

四海更加沉默，呵舅舅的钱用光了。

陈尔亨越走越慢，脱了衣裳，四海替他拿着。

终于，他吁出一口气，“到了。”四海抬头，那是一幢簇新三层高砖楼，最高一层有湿衣裳晾出来，正滴水。

陈尔亨一步一步捱上楼梯去。

四海在他身后推他背脊，帮他上。

此情此景，不是不滑稽的。

到了楼上，陈尔亨大力敲门。

那扇漆翠绿色，鲜艳欲滴，难得地好看。

门上一道小小的门打开，他们看到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。

“找谁？”“翠仙。”陈尔亨一肚子气。

四海一呆，翠仙，谁也叫翠仙？他张大了嘴。

屋内人又问：“谁找翠仙？”“老陈。”小小门关上，大门根本没打开过。

半晌，‘脚步声自远至近，大门终于打开，一进来。’门里站着一个梳辫子的婢女。

四海跟着舅舅进屋。头也不敢抬。

一踏进去，才发觉居高临下，自窗户可以看到整个碧蓝的海，海中央静静停满许多大船，风景真正好。

窗户大得奇怪，一直到地，两边镶着织锦慢子，四海心中啧啧称奇，父亲在生时，自上海带返给母亲的衣料，还没有这样亮丽。

陈尔亨示意他坐，四海挑一张鲜红色丝绒面子有扶手的椅子坐下。

坐垫却是柔软的，舒适无比。

四海深深讶异了。

这是什么人的家，那么多新鲜玩意儿。

忽然之间，四海听到当当当当五下，像敲锣似，抬起头，发觉声音自墙上挂着一只木盒子发出，盒子上方有一只罗盘，下边一只摆舵，不住两边摇晃，细听还有滴咯之声。

四海猛地想起，这是西洋时辰钟。

先头那婢女斟出两杯饮料，用银盘托着。

四海一见那透明闪亮的琉璃杯已经有好感，正口渴，拿起杯子呷一口，那黄色饮料香蜜可口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四海一饮而尽。

此际陈尔亨又得意起来，“这是花旗橘子水。”他们要等的人还没有出来。

不过快了，珠帘内传出银铃似的嬉笑声。

不知恁地，四海忽然涨红了面孔，于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动都不敢动。

四海发觉舅舅悠然自得，他十分佩服他的能耐，尽管许多人认为陈尔

亨不堪，四海却深信他有可取之处。

就在此际，一阵香气扑鼻，一把娇滴滴的声音问：“陈尔亨，什么风把你吹来？”四海忍不住，耐力不够，他抬起了头。

见到了屋子的女主人，叫他瞪大眼，张大嘴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

只见她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头深棕色卷发披散垂在肩上，雪白皮肤，高鼻梁，分明像外国人，可是看仔细了，那张俏丽的鹅蛋脸又不完全不像中国人，但是，又怎么解释她那双蓝眼睛呢。

呵那真是一对猫儿眼。

最惊人的却是她一身衣着。

那叫口海脸红耳赤，她衣不蔽体，露着胸口一大片皮肤，光着膀子，手腕叮铃当啷戴满镯子戒子，手持一把黑色花边描金揩扇，正一下没一下扇动。

一双穿红色缎鞋的天足，自裙底伸出，不住轻轻抖动。

四海心底嚷：怎么天底下有这样的女子！

陈尔亨开口了，“翠仙，念在旧日，帮个忙，我外甥想出去，求你在李竹跟前说句好话。”“哟，”那叫翠仙的女郎用扇子遮住嘴，笑了起来，“多干脆，陈尔亨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，一开口，必定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从来都不替别人着想。”陈尔亨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

四海愕然，这样好看的女子，嘴巴这样厉害。

好看？是，真好看。

四海忍不住看了一眼又一眼。

在这时候，女郎也注意到他。向他招呼，“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四海嚅嚅答：“我叫四海。”“嗯，”女郎沉吟，“五湖四海，你们中国人老以为世上只得四个海洋，实际是不对的，地上一共有七个大海，几时你遨游七海，那才好呢。”四海神往，没想到她说话那么好听。

“不过，”女郎接着笑，“你有陈尔亨那么一个舅舅，可真值得同情。”“翠仙，你讲完没有？”翠仙转过头去，冷冷看着他，眼珠子似两颗宝石。

“翠仙，没有我老陈，你是没有今日。”没想到翠仙点点头，翡翠耳坠子打秋千似的晃动一回子，“是，是你在澳门人口市场把我买下带到香港，又放我出来做生意，才有今日。”四海听了，又大吃一惊，呵，花花世界，无奇不有。

陈尔亨沉默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自己聪明，又有手段，才有今天。”女郎嫣然一笑，“谢谢你称赞，不敢当。”“我床头金尽，翠仙，你高抬贵手。”“您老也不能天天来。”“翠仙，休说闲话。”“你为何急急要甩掉这位小朋友？”陈尔亨急了，“你见过他吃相没有？一天足好吃一条牛。”又是怨他吃得多，四海感慨，再也没有其他原因。

那女郎笑问：“当初，你又为何把他自乡下带出来？”陈尔亨不出声。

女郎颌首，‘您老做了蚀本生意，满以为将他卖作学徒，也可以捞一点，没想到英国人新近立了例，不准贩卖人口，违者坐牢，所以你僵住了，可是这样？”四海抬起头来，心都凉了。

原来舅舅心怀不轨。

陈尔亨犹自答辩：“我会卖我的亲外甥？”可是理不直气不壮，连他自己都不相信，只得干咳数声。

那女郎轻轻哼了一声。

她得意地晃动双肩。

四海发觉女郎虽然坐着，全身却总有一个地方在摇晃，使人眼花撩乱。

她看住四海，“小兄弟，我付你盘川，你国家去吧。”四海内心凄苦，不妨对这女郎讲者实话吧，“回去也无立足之处，”他硬着头皮说：“我愿意去金山。”陈尔亨冷笑，“听见没有？”那女郎纳罕，“可是修铁路的地方不在花旗国全山，那是北方加拿大国的一个偏僻小城，叫温哥华，统共只有三万多人口，成年寒冷落雨。”四海听了，更如冰水浇头。

“小兄弟，你还想去吗？”四海鼓起勇气，抬起头，“男儿志在四方。”一定要出去找生路，否则弟妹永无吃饱之日。

女郎竖起大拇指，“好，有志气，你不像你舅舅，我成全你。”陈尔亨至此才松口气。

刚想胡调几句，忽闻敲门声，婢女去一看，回头急促他说：“罗便臣上尉来了。”女郎顿时变色，立刻站起来，“老陈，你与小朋友且躲到工人间去，小蝶，他们提你的表兄弟，听见没有？快，快。”陈尔亨立刻喃喃咒骂。

四海倒底年轻，随即把适才愁苦丢在脑后，决意先看了热闹再说，呵，在里一日间发生的事，多过乡下一百年，吃点苦也值得。

陈尔亨退到工人房，心不甘情不愿，“杂夹种倒底是杂夹种，没一点大方。”“四海轻轻问，“什么？”“你看不出来？她是葡萄牙人同客家女人生的杂种，无人认领，自称姓何，改一个中国名字，叫翠仙，十二岁便被养父母卖到火炕，吃不住苦，逃出来，在阴沟边讨饭，一头疮一身病，不是我老陈搭救，早就烂死街头，能有今日这样好吃好住，细皮白肉？”四海不出声，呵各人有各人的故事。工人间也十分通爽光亮，看出去晨郁葱葱故山坡，树木茂盛，整年长青。

连陈尔亨都问：“什么香？”四海指一指面前一双瓷碟，只见碟子里浸着密密麻麻的白兰花，猜香扑鼻。

陈尔喃喃说：“你别看香港是块小地方，都说这里风水好，气数大利南方，更走一百多年运，不久还有一个劫数，之后便顺顺利利，一日好过一日，居民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。”这番话不知是听哪个江湖卫士说的。

四海脱口问：“什么劫数？”陈尔亨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只说劫数自车洋来。”才聊得起劲，甥舅忽然听到外头有争吵声，’讲的是外国话，陈尔亨侧头一听，“不好，冲进来了，”话才出口，工人间门被一脚踢开。

门外站着一个黄头发外国人，身穿军服，吹须碌眼，手已经按在腰间的火器上，厉声问：“你们是谁？”性命交关，陈尔亨即时随机应变，“大人，”他期期艾艾他说：“大人，我们是小姐婢女的亲戚。”那女仆十分伶俐，立时往陈尔亨脸上啐道：“来讨饭的穷鬼！”那洋人并不笨，瞪着他们看，四海心中无怕，但然相对，是那双明澄无邪的眼睛说服了罗便臣上尉。

他迟疑片刻，转身退出去。

婢女口舌占了便宜，咕咕地笑。

四海猜想她见惯了这等惊险场面。

陈尔亨恨得牙痒痒，然而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，不得不忍声吞气。

外面的争吵还没有停止，那洋人与翠仙不住用外国话对骂，四海一个字听不懂，也知道情况恶劣。

陈尔亨冷笑连连。

忽然之间翠仙一声尖叫，接着有重物坠地声，然后大门膨一声关上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艳阳天忽辣辣劈下一个旱雷，乌云迅速聚合，天色顿时阴暗，一阵撒豆似，下起大雨来。

陈尔亨回到客厅，只见翠仙正缓缓挣扎着爬起来，左边面颊肿起一大块，嘴角流血，分明是捱了打。

她咒骂：“狗娘养的，他拳头再碰到我，我宰了他。”陈尔亨扶起她，不言语。

翠仙衣裳有好几处被撕裂，婢女出外衣披在她身上。

她倒了一小杯琥珀色的酒，一饮而尽。

此时，陈尔亨明明可以乘机奚落她几句，他是他没有那样做，江湖有江湖的守则，况且他还有求于她。

翠仙不住地骂，忽然之间停了，怔怔地挂下两行泪来。

陈尔亨对她说：“看开点，这是英国人的地头。”四海在一旁不出声。

能够哭还是好的，父亲去世之后，线亲一直没有哭，不但不哭，还时常含着笑，这才叫四海害怕。

陈尔亨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你休息一会吧。”谁知翠仙叫住他俩，并且取出钱来塞在陈尔亨手中。

她大概认为还是陈尔亨这个患难之交对她有点真心吧，故沙哑着声音说：“我会替小家伙想办法，李竹那边包在我身上。”四海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翠仙明明自身难保，仍肯为他出力。

想说几句话，可是老实的他哪里开得了口，只得作罢。

但是翠仙知道他意思。她拭拭嘴角的血迹，苦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会有出息的，说不定哪一日，你还帮我的忙呢。”陈尔亨拉着四海离去。

有了钱，大雨也不怕，舅舅立刻叫了部人力车，并排坐，拉下油布，舒舒服服回西环去。

四海却有点不安。

“拉车的年纪已不小，我年轻方壮，却骑在他身上。”“发疯，这就叫你难过了？告诉你，罗少爷，这不止是个人骑人的世界，这还是个人吃人的世界呢。”四海顿时噤声。

过一刻，四海又问：“洋人为何同翠仙吵？”陈尔亨一怔，看外甥一眼，不知如何回答，过一刻，他说：“他不准她见别的朋友。”“呵，他打算同她结婚。”“不，他在英国有未婚妻。”四海说：“那就不公平了。”“是呀，又拿不出钱来，但是天天上来闹。”四海失声，“那怎么办？”陈尔亨咕咕笑，“你放心，翠仙有的是办法，小小一个罗便臣，难不倒她，她还有其他有力的客人可以赶走他。

呵。

他们口到客栈，吃饱了，说一会话，四海没有心事，便打起瞌睡来。

陈尔亨手头一松，坐不住，出外留哒。

客栈是一间间板房，什么声音都听得到，夫妻吵架，婴儿啼哭，老人呻吟，床上有臭虫，咬得人怪痒。

但一切都难不倒四海、他想着故乡的明月，母亲的叮咛、以及弟妹可爱的面孔，便进入梦乡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有人大力推他。

四海惊醒。

睁开眼睛，只见房内黑压压都是人头。

刚想说话，已被人大力掩住嘴，四海本能挣扎，“是我！”那是他舅舅，四海放下心来。

站在陈尔亨身边的是一个瘦削的男子，四海认出他是六合行的李竹。

另外还有一人面壁而站，个子比较小，身披一件长黑氅，看不清脸容。

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，叫四海好不讶异。

陈尔亨压低声音，“听着，四海，莫作声。”四海还来不及作出反应，只见舅舅取出一把剪刀，咔嚓一声，剪掉了他的辫子，再咬一咬牙，把他自己的辫子也剪断。

他扔一套衣裳过来，“换上它。”四海不知是什么事，但是十分听话，立刻剥下身上多日未洗旧衣换上新衣，接着舅舅也更了衣。

只听得李竹没声价催促，“快，快，莫连累我。”他们一行四人即时离开小客栈。

上了人力车，摸黑来到码头。

雾掩拢来，各人站在码头上，看不见腿，雾气徘徊在他们腰间，白茫茫浮沉不定，十分诡异。

只听得李竹沉声喝道：“下船去！”陈尔亨拉着两个人随着一块木板洲走下舢舨。

每走一步，木反颤动一下，一脚叉空，就要落水在黑色海面驶出去。

月亮悄悄在乌云边探出一角脸。

在月光下，四海看到他身边那小个子的面孔，吃了一惊，那人是翠仙！

她为什么要在浮刻逃亡？只见翠仙脸色惨白，作男装打扮，嘴唇紧紧闭着，一双蓝眼珠蓦然失去了生气，呆滞地凝望天空。

她忽然觉察有人注视她，惊惶转过头来，只是四海，稍微放心，伸出手，紧紧握住四海的手。

她的手如一块冰。

四海没有挣脱。

他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也这样握住他的手，手心也一样冰冷。

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，否则这些见惯世面的人不会惊惶失措。

李竹协助他们逃亡，已经担了天大的关系。

倒底是什么样的纰漏，令翠仙仓惶离开她多年建立起来的安乐窝，乘船逃亡？”四海看到前方有亮光，一只大船像怪兽似蹲在海中央，即将起航，气笛连连咆哮，吓得他们三人弹起来。

有水手丢下绳梯，陈尔亨先爬上去，接着是翠仙，她力气不够，抓住两次都滑摔下来。

四海忽然说：“趴到我背上，快，我背你。”翠仙双臂紧紧箍住他脖子。

四海提一口气，不知何处来的神力，手脚并用，像一只猿猴般，背着翠仙，敏捷爬上绳梯，直达大船甲板。

只见船身两边浪花激起，船已起航，那只渡他们过海的小舢舨转瞬间踪影全无，已脱离是非地。

曙光在东方出现，天色将明。

水手把他们三人带到船底一个暗舱里。

翠仙像是精疲力尽，倒在一角，动也不动。

四海这才定下神来，发觉他已离开香港。

船往何处去？他还不知道，他也没有发问的习惯，四海从容地听天由

命，他个性如此，民族性也如此。

3

翠仙病了。

不住呕吐、高烧、呼痛，且满嘴梦呓。

四海十分担心，自然而然，担起服侍她的责任。

陈尔亨却不经意他说：“何翠仙哪里死得了，不怕不怕，她原在阴沟长大，至多回到阴沟去，还不是如鱼得水。”但是翠仙的情况十分可怕，双眼窝了进去，嘴唇烧得爆裂滴血，口口声声“水水”，但一喝下去，随即连血一齐吐出来。

陈尔亨坚持：“她会好的，再凶险的难关她也渡过。

船渐渐驶入大海。

入夜，四海偷偷钻上甲板张望，穷了千里目，看到的仍然是海水，去到最远之处，海与天联成一线，四海再也分不出哪里是海，哪里是天。

一个老水手问他：“害怕吗？小伙子。”四海摇摇头，他只觉心旷神怡，说不出的舒服。

老水手告诉他，“看到海天分隔的线没有？那叫做地平线。”四海有个疑问：“船一直驶一直驶，驶到那条线的边沿，会不会掉下去？”老水手答：“我出入这个海不下十来次，船从来没掉下什么悬崖，西洋人说，地是圆的。”四海好奇了，“地方地方，地不是方的吗？”“外国人看事物不一样。”老水手呵呵笑。

四海扒在船的栏杆上，身子随着波浪起伏，月黑风高，他已远离家乡，剪了辫子，奇是奇在他内心却并不愁苦。

老水手发问：“你姐姐怎么了，好些没有？”姐姐？四海一怔，这才想起，人家指的是何翠仙。

他摇摇头。

老水手嗯一声，“杀了人，冤魂作祟。”四海猛地抬起头，什么，说些什么，谁杀人，何翠仙杀人？四海并不懂掩饰，他嘴巴张得老大，眼睛瞪得滚圆。

老水手笑了，“你还蒙在鼓里吧，真糊涂，抓到了，可是要一起治罪的。你姐姐杀了外国人、在英国人地头杀英国人，你想想，后果如何？”四海并没为自身担忧，他立刻转身离开甲板，匆匆下到船舱。

他把翠仙扶起来，看到她眸子里去，“翠仙，你杀了什么人？说出来，说出来会好。”翠仙已不似人形，同四海起初见到那个俏丽活泼刁钻的美人儿是两回事。

她牙齿碰牙齿，“是，”她虚弱地回答：“我杀了罗便臣。”呵，怪不得。

电光石火间，他把整件事贯通。

翠仙嚅动嘴唇，四海把耳朵点近去。

“你们走了之后，入夜，他又来了，狠狠地打我，他要取命，要活活打死我，我抢到我的火器，朝他胸口扳动，轰一声，他胸膛穿了一个大洞，血，

血喷得一天一地，他嘴巴还能说话，他哗哗哗叫——”翠仙的声音渐渐凄厉。

四海不怕，四海握住她的手，“你是保护自己，你没有其他办法，他要活活打死你。”“是，”翠仙不住点头，“他说打死一名支那婊子，犹如掐死一只蚂蚁。”四海声音忽然沉了下去，“罗便臣死有余辜。”翠仙已经力歇，“呵，死有余辜。”她又沉沉睡去。

四海猜想翠仙是被打断了肋排骨。

他呆呆地坐在她对面，守护着她。

四海时常听老人家说，过头三尺有神明，他暗暗为何翠仙祷告。

她只比他大几岁，她也叫翠仙。

四海想到乡间大宅高墙内的翠仙，内心温柔地牵动。

既然不能再见那个翠仙，对这个翠仙好，也是一样的。

这个时候，他舅舅提着灯，摇摇晃晃地进舱来，“喂，这只船上，什么都有。”他白饭黑饭都吃饱了。

见到外甥在一角发呆，他倒有点担心，“什么事，翠仙不行了？”翠仙在这个时候呻吟一下，动了一动。

四海冷静他说：“她会好起来的。”陈尔亨看了四海一眼，发觉外甥忽然成熟了，讲话口气像一个大人，他轻轻说“你都知道了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陈尔亨搔搔头皮，“当时她六神无主，满身血污，在赌场找到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只得一起去找李竹，李竹怕事，索性把与这件案有关的人统统赶往金山，一了百了，我们上船时，英国兵已在搜捕何翠仙。”四海不语。

过一会儿他才问舅舅，“你本与此事无关，为何与她一起逃亡？”陈尔亨这样回答：“人，有时候要捱捱义气的。”四海点头，这是他舅舅至今还能混一口饭吃的原因。

再过几日，不知恁地，天热了起来。

日与夜，单布衫都穿不住，浑身淌汗，简直像是夏天，但四海知道季节明明是十一月。

他极之讶异拉住老水手问长问短。

老水手答：“快到狮子城了，船朝南驶，必定越来越热。”“呵，那么说来，整个世界，一个冷一头热？”“也不然，你等着瞧，船渐渐往南驶，到了极南之地，天又转冷了。”“嘎，这么怪？”老水手笑，“嘿，不然怎么叫做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”四海深深吸一口气。

老水手一转身，打了一个突，低头匆匆走开。

四海回过头去，发觉翠仙站在他身后，她不知是什么时候上来的。

她披着一件黑长衣，迎着风，空荡荡像只空架子，全然没有重量，她颤巍巍他说：“天气好热。”四海一颗心落了地。

翠仙可以活命了。

他高兴到极点，“我替你打水抹身，再替你找吃的，”他扶着她下去。

四海服侍她一口口喝粥，这次好，她没有再咯出血来。

翠仙看着四海，“这些日子，都由你照顾我？”四海只笑笑。

“那么脏，你不怕？”她低声问。

她那双猫儿眼，恢复了三分神气。

四海顾左右，“你胸口不痛了吧。”翠仙点点头，“我会报答你的。”四海忽然笑了，他说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翠仙凝视他，过一刻说：“小兄弟，你会有出息的。”船在狮城泊岸。

骤然看到陆地，四海欢喜莫名，跟着老水手上岸观光。

翠仙叮嘱他，“你要小心，狮城也属于英国人，不要闹事，速去速回，替我买两套新净衣裳回来。

四海讶异到极点，“什么，又是英国人？他们倒是会得霸占地皮。”翠仙也笑，“四海，你真有趣。”可不是，船一泊岸，就看见一支米字旗，触目惊心。

四海安慰自己，“不怕，消息没传得那么快。”只听得翠仙嗤一声笑，“你以为你乘风破浪，已经逃过大难，你听过电报没有？重要消息即时立刻由这一头传到那一头。”四海失声了，“已经发明了？”翠仙笑，“可不是已经发明了。”四海额角沁出汗来。

翠仙笑，“你放心，是祸躲不过，我们此刻上亡命之徒，往后的日子，统统是拣回来的，去，高高兴兴的去玩。”四海细想，事到如今，乐得豁达，跟着老水手落船。

这一逛要待黄昏才回去。

老水手先去找亲戚，同样是中国人，讲的却是潮州语，四海仍然听不懂，内心嘀咕，这件事可真要想办法解决，否则的话，要紧关头，你叽叽我呱呱，一句不通，救不了火，也救不了人。

一群老人对四海极之友善，四海吃得饱饱，饭后有人捧上绿色凹凸果子，一剥开来，四海惊绝掩鼻，这么臭！烂了。

谁知众人吃得津津有味，“榴莲，榴莲。”留连。

四海静下来，他最爱留连的地方，是包宅墙外，将来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一定要把这些山海经告诉墙内的翠仙。

街上处处是大芭蕉树，开出鲜红与嫩黄的花来，香气清新，看样子，狮子城也绝对是个好地方。

“可惜有英国人。”四海喃喃道。

“他们无处不在。”老水手感渭。

“真厉害。”“是极度狡猾深沉的一种人。”“他们的皇帝，很会打仗很凶狠吧。”老水手笑说：“奇是奇在英国是女人做皇帝。”“女人！”“是一个胖胖的女太太。”四海瞪大眼睛，“噫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看过画片。”“普通人也见得到？”“他们风俗不一样，女皇帝书片挂在巡捕房，到处叫人看。”还有这种事，“神气吗？”老水手回答：“不过是个穿戴考究的外国女人，叫维多利亚，裙子一样光着膀子，一头一身金刚钻，都是进贡的宝贝。”四海的问题多得出奇，“他们是女儿国吗？”“去，去，替你姐姐买衣裳去。”四海尽挑薄衣裳。

老水手说：“也要备点厚衣，可是这里一年四季炎热，嗯，我在船上倒是收着一箱女服，你问你姐姐要不要。”他做起生意来。

四海莞尔。

狮城女服与他见过的完全不同，布上花纹斑斓，一搭一搭，配合得瑰丽夺目，缝工较粗，四海记得他们罗家家境尚好的时候，母亲的裙子密密都是细褶，褶内绣花，每跨出一步，裙子扬动，才露出隐藏的绣花来。

老水手又把他带到印度街，最吸引四海的是首饰铺，乡下孩子进了城，不知所措，贪好看买了一大堆镯子项链，那么便宜，当然是假货。

甫出店门，四海便看到英国巡捕擦擦擦操过，红上衣黑长裤，齐膝的皮靴，一脚踢上来，吃亏的一定是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。

暮色四合，四海收拾了游兴，他想回船去。

此刻，船底暗舱算是他的家，陈尔亨与何翠仙是他唯一亲人。

他把买回来的东西摊在翠仙面前，献宝似。

翠仙只是骇笑，“兄弟，你哪里弄来一大堆垃圾。”不表示欣赏。

她脸色已好得多，不知在船上何处弄来衣裳，仍作西式打扮。

她让四海看她锁骨，“断了，长回来，凹凸不平，”十分感慨，“洋鬼子把我们当猪狗。”陈尔亨听见了，在一旁懒洋洋他说：“你自己身上可流着外国人的血。”何翠仙恨恨他说，“我不是外国人！”“那么，”陈尔亨挪揄她，“你是中国人。”“我讨厌做中国人，一辈子不超生的支那族。”这下子连陈尔亨都动气了，“那你是什么东西？”何翠仙忽然用手掩着脸，像所有女子那样，号啕痛哭起来，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陈尔亨悻悻说：“杂夹种就是杂夹种。”船渐渐住西驶。

天气一直燠热。

四海发觉翠仙那件黑色长氅里有秘密。

他们三人在海上已经有一段日子，吃用却完全不愁。

每隔一段日子，翠仙便悄悄拆开长衣的缝子，取出一枚小小金币，拿到甲板上变换他们日常所需。

接着她搬上船舱去住，四海去看过，小小房内有小小的床，铺着洁白的床单，还有一扇圆型的窗。

翠仙向四海解释，“这是荷兰人的船，李竹也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四海不语，心里却想，那李竹，一定得到不少好处，外头这些人，不见利益，哪里肯出手帮人。”翠仙凄然一笑，“我历年来挣下的钱，为着逃命，也就去净了。”语气像老妇，其实她只比四海略大几岁，呵经历的事实太多，直把她催逼得老了。

“四海，下一站，我们到天竺。”四海大吃一惊，那不是唐僧带着孙猴子去取经的地方？到了西天了！

翠仙笑“哪里算西天，西天还远着呢。”“你怎么懂得这么多？”翠仙沉默一会儿，“各路人客告诉我的。”“西天可是有金山？”“你以为真的有一座座金山银金，予取予携？要用腰那样粗水炮射到山坡冲烂石块泥沙，然而用淘箩在水中慢慢淘出金沙来，运气好，整日才淘到一小撮。

“我不怕吃苦。”“四海，每个矿派都有主人，你争我夺，每日动刀动枪，不知葬送几许人命，你以为你肯吃苦就行？真是孩子话。”四海羞红一张脸。

晚上，他睡在醉若烂泥的陈尔亨身边，喃喃道：“妈妈，外边世界真如山海经一般！

返家以后，我会逐一告诉给大弟小弟，大妹头小妹头他们知道。”他舅舅呻吟一下，翻一个身，大有醉乡不住住何乡之乐。

四海忽然发觉舅舅从头到尾没有在这现实世界里生活过，他活着也似做梦，而罗四海不知恁地，误打误撞，闯进他的梦去，与他分享梦境里的喜怒哀乐。

一朝醒来，他仍在家里，母亲会同他说：“到西厢去问四婶婶借一壳米。”四叔四婶就住在前头，他们一家有鱼有肉，故此每月黄昏专等四海去借米，每日做一次好人，乐趣无穷。

四海叹口气，如今他离开了家，担起这项借米责任的，该是大弟了吧。要不，就是大妹头，男孩上门去又还好些，他们总怕男孩忽然转运有了出息

之后会记仇，而女孩，爱怎么欺侮都可以，她们凭什么翻身。

他离了家，一壳米够吃了。

四海鼻子发酸，终于那穷眼泪被他吞到肚子里。

他这些委屈，墙内的翠仙统统知道。

他什么都告诉她。

第二天清早，老水手同四海说：“小兄弟，厨房少了一名伙头军，你干不干？”四海大喜，“我行吗？”“肯吃苦，有志气。”四海茫然，吃苦是生活的第一步，不迈开这一步，什么地方都不用去。

“我愿意尝试。”俗云近厨得食，这下子四海不用愁了。

老水手把四海带到厨房，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的灶头，啊，不得了，生火用一块块黑色的煤炭，用风箱吹得通红，上边搁着铁板，大铜锅一只只排开，阵容庞大，厨房里热得人面色通红，心火旺盛，大厨一见他就喝道：“还不动手？”四海立即投入工作。

他负责烤面包，一片片簿簿的面包夹在夹子里，朝着炭火烤到两面黄为止。

别看这简单工夫，挺考人，稍不留神，立刻烤焦，一个早上四海聚精会神瞪着炭火，眼前渐渐一片血红，汗水直滴下脖子。

他用一块白毛巾扎在额头。

没想到第一天工作就获得赞赏，水手下来，大声说：“今朝的吐司呱呱叫，没有一块焦，船长问你们是几时转的性。”四海高兴得一颗心突突跳。

翠仙知道了这事，诧异问：“你喜欢做厨子？”半晌才喃喃说：“也好，行行出状元。”陈尔亨笑，“他怕饿，靠近厨房，比较稳当。”四海被说中了心事，但笑不语。

在厨房里，他手不停，什么都肯做，学一次即会，没他的事，也在一旁暗暗留神。

只是那炉火实在热，四海发了一脸疮，每晚临睡，四肢百骸均酸痛得如要分家，可是一觉睡醒，又像没事人一样。

船到天竺，他已成为厨房一份子，自由进出。

他舅舅说：“偷点好东西出来吃。”四海立刻涨红面孔。

“不中用的东西。”翠仙嗤一声笑出来。

她又长胖了，气色好许多，不知从何处弄了一把摺扇回来，自然没有先头那几把考究，但装模作样地扇起来，也很有风情。

四海觉得十分宽慰，倒底又活下来了。

一夜，四海在厨房轮值，师傅们均已休息，一名学徒开小差去了乘风凉。

偏偏有水手来说：“船长肚子饿想吃宵夜，快弄碟可口小菜。”四海头皮发麻，呆在那里。

4

“喂，快动手呀，我站在这里等你做。”

四海逼不得已，随手抓起蔬菜肉粒，烧红了油撒下炒一炒，手忙脚乱，加些胡椒细盐，以及华工吃剩的白饭，盛在碟子上，双手捧上。

水手见锅气十足，香喷喷，眉开眼笑捧着上去了。

这时那学徒气急败坏地赶到，“你做了什么，嘎，你做了什么拿上去，你作死？”两人战战兢兢，蹭在一角，那学徒是广东人，一边喃喃骂：“作死，作死。”半晌，船长房那水手又出现了，“喂，刚才那味小菜，叫什么？”用学徒走投无路，仍骂：“作死。”谁知水手会错了意，“杂碎？”竖起大拇指，“好好吃，船长赞赏呢，中国菜，顶呱呱。”他走了。

四海与学徒面面相觑。

杂碎？从来大师傅说：“我做了一辈子厨房，都没听过有杂碎这味菜，可是现在他们三日两头指明要吃杂碎。”船泊了岸，“要不要去观光？”老水手问。

陈尔亨冷笑，“有什么好看？人像猢狲，猢狲像人。”四海不以为然。

船上还有黑人，皮肤黑得像墨一样，四海开头只当他们开玩笑，用墨搽黑了面孔唬人，后来见全身如此，想必是真的了。

黑人地位很低，白人黄人都不同他们说话。

翠仙说：“比支那人还要低一级。”讲话的时候，没把自己当中国人。

那就真的很低了，白人也不同四海说话。

一日，四海在甲板上拾到一只彩色的皮球，刚在踌躇如何归还给它的主人，只见一个小小外国孩童蹒跚走近，大大的蓝眼睛，金黄头发，对着四海笑。

四海正想把球还他，他的保姆出现了，一阵风似卷至，抱起小孩，捂着鼻子，把那只球一脚拨进大海里去，匆匆走到上层去，当四海患猪瘟，要不，就是大麻疯。

之后，翠仙就温言对四海说：“不要乱走。”可是，那样卑微的他们，居然仍要看不起人，讥笑人家像猢狲。

四海不以为然。

翠仙拍打着扇子，“几时好上岸？真腻了，不是海就是天。”“忘了有人要抓你？”陈尔亨真会挖疮疤。

翠仙不语。

他们二人共了这样大的患难，却一点不见真情、再过两日，四海总算明白厨房找替工的原因了。

他到甲板去看热闹，只见船长站在船头念念有词，随即一个长条型大包裹被扔到海里。

四海替的，便是包裹里的人。

老水手说：“没想到阿根返不到家乡。”四海十分怅惘。

“他妈与老婆还在日夜盼他回去呢，”他停一停，“消息带到，都是明年的事了。”老水手揉揉眼睛。

过半晌又说：“离乡别井，谁也不知道葬身何处。”四海忽然之间害怕了，他又几时才可以回家？但随即他的好奇又战胜一切，他问：“这么大的船，怎么会动，靠风吹帆过大海吗？”老水手笑得眼泪都掉下来。

“靠机器推动。”“什么样的机器？”“呵那要读书才会知道，我不甚了了。”“可否带我去看看。”“咄，那种要紧地方，闲人免进。”四海心痒难搔，“机器又怎么会动？”“烧煤，一只大锅里喷出水蒸气，推着机器动。”四海

仍然想破头无法明白。

“洋人的法宝多着呢，海洋中可以填出陆地来，陆地可以凿开灌进海水，这样大的船照样渡过。”四海纵然动容。

翠仙同他说：“脏，上岸时当心饮食。”四海紧记在心。

但他还是一个孩子，看到玩蛇的人，便围上去观看。

只听见笛子呜哩呜的吹，一只竹箩的盖子缓缓被顶开，一条恶形恶状头作三角彩色斑斓的大蛇扭曲着身子钻了出来，像是会跳舞似，蛇信一吞一吐，头一前一后，四海不由得踏前一步，想看个究竟。

忽然之间，他耳边听得一声低喝：“不要动，跟我走。”这是谁？他抬起头，见是一个大汉，有点面善，既然大家是中国人，就放下一半心。

他不由自主跟着他进窄巷。

那大汉十分惊奇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四海亦愕然，这人是谁？语气没有恶意。

“香港的巡捕画了你们三人的画像悬红追捕，你可知道？”四海仍然瞪大他那双圆滚滚的眼睛。忽然之间，他想起来了。

当然他见过这名大汉。

在李竹的六合行。

他与舅舅离去，适逢他进来，陈尔亨与他碰撞一下，幸亏人家不予计较。

他怎么也在这里？呵，同在异乡为异客。

大汉追问：“那一男一女是你什么人？你莫叫他们连累才好。”四海半晌才说：“男的是我舅舅，女的是我姐姐。”大汉笑了，“何翠仙是你姐姐？”四海申辩，“我认她作姐姐。”大汉颌首，“你们只早走一步，英国人随即逐船搜捕，我曾被扣留问话。

四海嗫嚅问：“整个香港都知道了？”大汉笑，“不见得，不过出来混的人肯定都晓得。”“我们……的情况，是否凶险？”大汉双目炯炯有神，“外国人把我们当猪，猪杀了人，那还得了，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追回来正法，否则的话，威信何在？”类似理论，四海已听翠仙讲过多次。

他沉默了一下子，反问：“我们可是猪？”大汉仰起来，长啸一声，“当然不是。”不知恁地，四海好生敬仰此人，“请问兄台尊姓大名？”“你呢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罗四海。”“我叫庞英杰。”四海与他大力握。

又多了一个朋友。

“小兄弟，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落脚？”四海据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庞英杰微笑，那两个大人没告诉他。

“你呢，你又到什么地方？”四海想起来，“我知道了，你去做铁路。”庞英杰点点头。

“这铁路是什么，竟要那么多人去建筑，它是万里长城吗？”庞英杰大笑，“慢慢说给你听，别担心，我们还会见面。”“庞英杰，你的家乡在哪里？”

“我？我四海为家。”四海笑，“你总有母亲吧，你的妈妈在哪里？”庞英杰怔住，过半刻才喝道：“胡说什么？快给我上船去躲起来。”四海犹自问：“英国人为何那么厉害，船驶了那么久，每块地上都竖米字旗”“那还用说，他们号称旗不落之国。”四海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，呵地一声。

“回去吧，别告诉人你见过我。”“你乘哪只船？”庞英杰不语。

“我知道了，你也有仇家。”庞英杰笑，这小子不笨。

“你对头是谁？”庞英杰忽然豪气发作，刷一声剥下上衣，指着胸口一排四个圆疤，“朝廷的洋枪队！”四海先是退后一步，随即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圆疤这是铁莲子打的？”庞英杰又穿回上衣，笑起来，露出像狼那样的雪白尖齿。

“你犯了什么事？”“我得罪了一个老太婆。”“有那么凶的老太太？”庞英杰叹口气，“有，把我的朋友都抓起来——”他用手比上比脖子，“我多亏东洋人帮忙，一直逃到此地。”“老太太干吗生你气？”“我们嫌她迂腐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想废掉她。”四海颌首，“那就难怪罗，你要她死，当然她要你亡。”庞英杰怔住，他从来没用过这个角度去看过这件事。

四海拍拍他肩膀，“你要当心呵。”庞英杰又笑了，“你也是。”这时，四海发觉他腰间配着件武器。

四海指一指，“一把刀？”庞英杰点点头，小子问题真多。

“大刀？”庞英杰变色，连小孩子都认出来，看样子这把跟随他大半生的武器不得不丢弃了。

“它是你的记号？”他的眼睛看着远方，似想起大多往事，神色忽然温柔起来，“去，快回船上去。”四海点点头，一溜烟似跑开。

“一船舱中只有陈尔亨一人在喝闷酒。

四海问：“翠仙姐呢？”“嘿！我怎么会知道？”陈尔亨酸溜溜，“人家又混到头等舱去了，我同你都得靠这个女人呢，你看她多有办法，我同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告诉你，她死不了，不但不死，且活得更好。”四海微笑，“舅舅，我想念我妈。”陈尔亨不出声，灌了几口酒，牛头不搭马嘴地抱怨：“广东人的酒。喝死人。”“舅舅，我妈小时候，是否胖嘟嘟，外婆可疼爱她？”“听听这酒名，是否吓坏人，玉冰烧、五加皮，不知是啥东西。”“我还有一个大舅舅，他人在哪里？”陈尔亨忽然悻悻然，“我就是叫他给累的！”“怎么个说法？”四海好奇。

“你妈没同你说？”“说什么？”四海反问。

陈尔亨忽然又气馁了，“同你讲也没用，你还小。”四海不去勉强他。

可是陈尔亨又道：“四海，你总听过这首歌谣：不得了呀不得了，皇帝老爷坐牢监，皇后娘娘带监饭，小小鱼儿跳过镇海关。”“是，我听过。”陈尔亨又沉默下来。

“同大舅舅有什么关系？”“你大舅舅，嘿，好本事，化了名，跑上京去献殷勤，出死命卖力气，跟着一个姓谭的人办事，希望谋那一官半职，荣华富贵，谁知所托非人，油水没捞到，险些赔上小命，否则，罗家怎么当你母子如瘟猪？怕给你们拖累，要诛九族。”四海霍地抬起头。

一幅幅图书拼在一起，他有点头绪了。

“大舅舅呢，事发后他怎么样？”“溜到东洋去了。”还活着，四海松口气。

“丢下亲人不顾，是哪一国的英雄好汉。”四海笑，“敌进我退嘛，白送了性命，有什么好处。”陈尔亨诧异，“你倒是很识时务。”四海摊摊手。

“在厨房吃些残羹冷饭，你仿佛很高兴。”舅舅非常讽刺。

四海不语，舅舅是长辈，不好驳斥他，无论如何，他已吃饱，且靠自己的力气，不用成为亲人负累。

“把你当一只狗呢。”舅舅继续揶揄他。

四海忽然开口，“大家当我什么，我不放在心上，我只管我努力工作。”

陈尔亨生气了，拿五加皮瓶朝他摔过去。

四海闪得快，没摔中。

他躲在一角，不久便入梦了。

梦见自己回到乡间家中，已是春天了，一地菜花，他来到包家墙角，“翠仙，翠仙”，一个女孩子穿过砖墙走出来，乌溜溜的辫子，鹅蛋脸，异常秀丽，“翠仙，我来看你了。”真好，终于看到她了。

翠仙低下头去，忽然之间她老了，体态臃肿起来，“四海，你去了那么久。”头发已白，丝丝皱纹。

四海吃一惊，“我去了多久？”到了这里，他惊醒。

之后，四海时常做这个梦。

使他意外的，是厨房发薪水给他，做满半个月，付他两枚铜板，辅币上刻着徽章及外国字，另一面有一个头像，形状精致可爱。

四海问老水手：“这是多少钱？”“这是荷兰人的钱币，叫做基尔达，好买两套衣裳了。”“可是，我又不去荷兰，怎么用这钱呢？”“你到哪里去？到英国，可以同英国人换英镑，到金山，可以换美金。”“啊，万里通行。”“当然，有钱驶得鬼推磨。”老水手笑。

这四海头一次有收入，不禁趾高气扬起来，一直以来，他担心吃不饱，又担心家人会担心他吃不饱，他的太手大脚在家中至为尴尬，不像小妹头，乖巧，会做家务，吃半碗饭，已可顶大半天，到了十五岁，又会嫁出去，根本不是负担。

现在他凭自己力气赚钱，忽然之间，吐气扬眉了。

“将来钱多了，可存到银号里去。”四海踌躇，“有什么好处？”“会得钱生钱。”四海笑，“我妈说，有谁说能种银子树，准是骗子。”“不不不，这是合规格的银号，绝不骗人，不知多少商家信任它，小兄弟，你还进不去呢。”老水手呵呵笑。

四海不知何处来的豪气，“将来——”刚想吹牛，有人找他，“喂！怎么躲懒躲到这里来了，找你炒杂碎呢。”四海连忙贴身把两枚辅币藏好。

船驶往地球的另一边，绕过阿拉伯半岛，驶入红海，即将渡过苏伊士运河，经地中海，出直布罗陀海峡。

呵四海哪里知道这许多地名，他还以为天地虽大，顶多只有四个，不不不，七个海洋呢。

现在他知道船每停一处，厨房便大忙特忙，新鲜的淡水、鱼肉、蔬果，源源运上来，丰盛得令人光是看着都快活，四海挥着汗帮着扛与抬，忽然之间，他想到一个凝点，住了手，怔怔看着满箩菜肴。

一只船都不愁吃，为什么罗四海一家人却吃不饱？几时他家也能像这只荷兰船那样丰足呢。

别的水手在身后推他，“决动手，发什么呆。”那天晚上，他意外地看到何翠仙。

她进舱来，用扇子掩着鼻，忽然之间，同四海之间又恢复了一点距离。

她与陈尔亨商量一件事。

“……我想到荷兰落脚。”陈尔亨很冷淡，“随你的便。”“他说他愿意娶我，”“你已经决定了，还是来征求我意见？”翠仙不出声。

她无助地转过头来：“你说呢，四海，你说呢？”四海毫不犹豫地答：“我怕你吃亏，届时人生地不熟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不如大家守在一起，

牢靠一点，一定熬得过难关，待落地生根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翠个落下泪来。

没想到一个小孩子会给她这样好的忠告，一向自生自灭的她感动得不得了。

陈尔亨不以为然，“四海，你懂什么，这只船驶到花旗国东岸便要回航，我们去不到金山。”四海呆住。

“乘马车走陆路要大半个月，所以洋人要盖铁路，有火车就快。”翠仙问：“车岸可有营生？”“有，大埠尼铁吾住着不少中国人。”四海叫起来，“不，我一定要到铁路站去，在那里才赚得到钱。”陈尔亨冷笑，“这小子财迷心窍。”何翠仙咬一咬牙，“四海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到达彼岸，届时，无论炒杂碎，干洗熨，还是做擦鞋童，你会赚到钱。”“噢你不是说要嫁人吗？”“陈尔亨，你为什么不去死。”“呵，不稀奇，英国人一把我们搜出来，三个人立刻可以一起死。”翠仙拂袖而去。

四海冲出去找老水手。

他证实了陈尔亨所说。

你们运气好，荷兰人为着同英国人争狮子城，闹得不愉快，不放英国兵上船搜，可是这只船到了尼铁吾就一定落客，“小兄弟别气馁，我们快要经过沙漠了，你见过沙漠吗？”四海抬起头来，双目闪亮，“没见过”四海背脊如浇了冰水。

“小兄弟，别气馁，我们快要经过沙漠了，你见过沙漠吗？”四海抬起头来，双目闪亮，“没见过。”“一片无际无涯的黄沙，犹如海洋一般，人走进容易，走出来难。”“只有外国才有吧。”“咄，中国地大物博，什么没有，戈壁沙漠你不知道？记住了，莫叫人笑话。”四海唯唯诺诺。

“沙漠比海更可怕呢。”“因为沙是死的？”“不，沙漠是活的，”老水手神驰地形容，“沙漠中有各式各样的动物，蛇、蝎子、蜥蜴，又有林林种种昆虫、有针叶植物，又有最可怖的浮沙陷阱，人掉下去渐渐没顶，骸骨都找不到，沙漠中又有风暴，沙上有一痕一痕的浪，沙漠是奇景。”四海笑，“你见识真广。”“老了，荷兰人叫我告老回乡呢。”他揉揉双目。

四海若有所失。

忽然他想起，还未请教老水手尊姓大名。

老水手笑，“我就是个老水手。”他剃一个光头，头发长出来，好似刷子上的鬃毛，不过已经白了，皮肤长年累月在太阳下曝晒，又黑又厚，一如鱼皮。

“在家他们叫你什么？”“我已多年没回家，不知他们还记得我的名字否。”他不想说，四海也不想勉强他。

可是老水手终于回答了四海的问题：“我叫林之洋。”四海一听，“唷，好名字，之字像是一只船，可见你注定要在海中泛舟。”老水手大奇，“你识字？”“爸妈教过我点。”“你妈也识字？”“不错的呢，时常吟唐诗三百首。”老水手非常羡慕，“我要是识字，也可把历年来所见所闻记下，给人当消遣看。”“呵，后人一定可以自你宝贵的经验得益良多。”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尤其自四海那样老实的嘴巴说出来，更加可信，老水手大乐。

半晌他问：“你的厨艺可有进展？”“日常工夫，颇应付得了。”“四海，”他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，“你一个人呢，逃生又还容易点。”四海面色郑重起来，双臂贴近身子垂直，恭恭敬敬听老水手有什么言语。

只见老水手拍拍胸口，“你要到温哥华，我可替你设法，但你舅舅与姐姐二人，风险实在太太大，我帮不到他们。”四海呆住。

“同他俩分道扬镳，你愿意吗？”四海低下头。

“依我看，四海，你帮他们，多过他们帮你，尤其是你舅舅，你简直要背着他走。”老水手不以为然，“他拐你出来才真。”“家乡已没有活路，又传要开仗。”“又岂止你一人如此，四海，我们这些人离乡别井，为的都是同一件事。”“是什么事？”“生活得更好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船驶入地中海，天气转冷。

第一个吃不消的是陈尔亨，不住嚎叫抱怨。

翠仙冷笑道：“听，这声音，似不似猪猡？”“我都是为救你们才叫你们害的！过桥抽板，忘恩负义！”翠仙浩叹，“四海，你能怪洋人看不起我们吗。”事情几乎已经决定了，他们三人到了这个关头，非得暂时分开，各走各路不可。

翠仙说：“你，四海，你跟老水手走，他会替你找到船到温哥华，我，我跟荷兰人去打个转，捞点油水，再设法同你会合。”陈尔亨不住怪叫，“我怎么办，嘎，我怎么办？”“你那么大一个人，”翠仙冷冷说：“谁管你。”“叫我走陆路？红印第安人剥人头皮哪，叫我去死？”翠仙叱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红人的英语讲得比你好好，要你人皮干吗，我自会付你盘川乘车。”陈尔亨要听的不过是这句话。

翠仙双目红了，紧紧握住四海的手，“小兄弟……”已经哽咽。

四海轻轻说：“我听老水手说，温哥华有一道铁索桥，每月一号，黄昏戌时前后，我会到那里等，直至见到你俩为止。”翠仙只得说，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“不要叫我等得太久。”“如果去得到，等也无妨。”四海也为之黯然。

他们三人在一个黑夜落船。

5

老水手亲自送四海到另一只大船上，同伙头将军大力保荐：“你们没吃过杂碎吧，嘿，人人赞好。”他只说四海是他的侄子。

他居然还替四海弄了一套身份证明文件，有了它，罗四海可以自由进出海关。

在文件上，罗四海是一个十六岁，来自上海，受过训练的厨子。

四海从没有撒过那么大的谎，他脸色通红。

分手时，老水手还坚持送他两只金戒指。

四海嚅嚅道：“那文件，是假的吧。”“嘿，白纸黑字，真珠般真。”“那，”四海更加感激，“你一定使了不少银子。”老水手凝视他，“我出海那年，只比你大一岁。”“你妈可有不舍得你？”“倒底是孩子，口口声声妈妈，那牛家乡闹饥荒，我由我爹送给一个行船的叔怕。”“你……不挂念家人？”“统统不记得了，”老水手搔搔头，“人家说，月是故乡圆，我也不觉得，总要活得下去，才会抬头看明月，你说是不是四海。”四海侧然。

老水手忽然抬起头来，他的双目闪出亮光，声音滋润，“只除了一个

人。”“谁？”“我的小表妹，本来是要娶她的，后来，”他的声音转悲，“她嫁到一户李姓人家，他们对她很好，但她不争气患痲病死了，我前些年回去，再也没看到她。”四海呆呆地聆听。

老水手轻轻说：“她叫……翠仙。”四海一震，没作声。

呵翠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名字。

可是每一个离乡别井的男子，心中总有一个翠仙。

老水手抬起头，看着银盘似月亮，直至乌云把它遮住。

临别，他又赠棉衣给四海。

四海一个人上了那只叫仙打马利亚的西班牙商船。

后来，他才知道西班牙人督信圣母马利亚。

在仙打马利亚的厨房里，他学会了做西菜，也进一步把他的炒杂碎发扬光大：几乎什么剩肉剩菜都可以在锅里爆一爆上蝶，要就加些甜酸酱，要就加些蒜茸，妙不可言。

晚上，就睡在厨房边，与大老鼠作伴。

近厨得食，老鼠又黑又壮，皮色光滑，吱吱作响，来咬他的足趾。

四海真正的寂寞了。

西班牙话难学难懂，船上再也没有林之洋那样可遇不可求的老水手。

罗四海沉着缄默，看上去，比讹称的十六岁还要大。

他第一次看到地图。

叫大幅蓝色底的挂图，上面有一块一块不规则的棕色地形。

水手见他盯着看，便笑着解释给他听：“蓝色、海洋，棕色、陆地，中国、那里，西班牙、这里。”“温哥华呢？”“该处。”四海呆住了，那么远。

他牢牢记住中国的地形，那像一块横放的海棠叶。

“从中国到加拿大，半个世界，中国人，勇敢，西班牙人，亦勇敢。”四海鼻子一酸。

“原本，自广州到温哥华，走太平洋近，”他在地图上比划，“但，太平洋没有大埠，少生意做，现在，仙打马利亚得绕过甫美洲，因为巴拿大运河尚未动工，你带够衣服没有？天气要冷了。”那一大堆话太过复杂，四海一字不懂，他怔怔地看着整个世界，忽然用中文问：“这地图，怎样画出来？”水手笑，“由勇敢的人去探测绘图，将来，人类会飞到天空。”四海也笑，“飞到月亮？”“为什么不，就飞到月球。”船渐渐驶往南方，气温降低，清晨，船桅挂着一条条冰柱，下雪了，鹅毛似飘下。

四海温柔地想到，在家乡，这种天气，天井后边菜园里的塌棵菜最好吃，拨开雪，整棵拔出来，拿到厨房，炒鸡蛋吃，呵，真正美味，要过年时才能尝到。

他想家想得很厉害，已很久没有淋浴，但是，却不愁肚子不饱。

这不是他出来的原因吗，愿望已经达到。

终于，他看见冰山一幢，浮过海面，那是万载玄冰，水手们大是紧张，敲响警钟，小心回避。船，驶过南美洲最南边的一块土地，叫火地岛。

深夜，四海自言自语：“舅舅，翠仙姐，你们好吗，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反而没有那么牵挂母亲及弟妹，四海知道他们在家里，等他回去。

到了最寒冷的地方，一调头，就是比较暖的国家了。

越是热，大人穿的衣服越少，花鸟动物的颜色越是鲜艳。

仙打马利亚所载主要货物是可可与咖啡。

四海喝过，皱着眉头吐出来，苦的，却又加糖，真弄不懂他们，四海不爱吃，据说还顶名贵，达官贵人争着要。

他终于被勒令去洗澡。

那是他第一次用肥皂，有股清香，四海喜欢这个。

西班牙人教他用一把刀，刮掉上唇与下巴多余的汗毛，果然，看上去整齐不少。

四海知道洋人嫌他脏，他就落力整顿外表。

鞋破得底面分了家，四海忍痛买双新皮鞋。

终于抵达目的地了。

西班牙人同他说：“罗，你在此处下船。”他目定口呆，举目无亲，不知到何处去借宿。

水手蛮同情他，“到罗布臣广场去等，那是人力市场，雇主会到那里去挑人手。”四海忙不迭点头。

“有人给你五角钱，你好答应了。”四海背起包袱，“铁路站……”水手挥挥手，“那是送死之地，你是厨子，你不是苦力，另外找好一点的工作去。”四海只得上岸。

水手也很不忍，“祝你好运。”四海摸到罗布臣广场，只见一辆辆马车在一边等，雇主在车边忙与工人接洽，谈得拢，工人便跟着主人家坐马车离去。

四海等了一日。

无人与他接头。

他块头不够洋人大，言语又不够人流利，不获青睐。

月亮升起来，广场人散尽，他知道一天已经过去，无奈地取出干粮，狼吞虎咽吃下，在街上踟蹰。

至此，他离家已超过半年，因为天气已经转暖。

倒了那夜，四海才知道，舅舅不是不照顾他的。

几乎绕遍整个世界，见闻多广的罗四海，看样子就要露宿街头。

满都是外国人，人生地不熟，到哪里去找陈尔亨与何翠仙？罗四海走运走到今天为止。

他约了他们在铁索桥等，如今桥在何处他也不知道。

四海蹲到一间酒馆门口，不久便听见争吵声，在嬉笑及挣琮乐声中有人被推出摔倒街上，爬起来，恨恨地拾起帽子，拍拍身上灰尘而去。

四海不敢进去。

他身边还有储起的几个工资，他要额外小心，他绕到后门，耐心地等，直到有人抬出垃圾，四海见是中国人，大喜，扬声问：“大叔，可要用人？”那中年人转过头来，见是个孩子，讶异，“你是哪一水船来的？”“今朝的仙打马利亚。”“你不是柯德唐的人？”“谁是柯德唐？”“柯是铁路工头，已聘了万多二万华工来此地。”“请问，四海焦急地问：“如何去找柯德唐？”“你干哪一行？”“我是厨子。”“喂，柯德唐最等厨子用。”“我这就去。”那人笑了，“人家已经下班了，明日请早。”四海顺手接过那大叔手中垃圾，干干净净处理掉。

那大叔问：“你的同伴呢？”“只我一个人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罗四海。”“几岁？”“十四岁。”“家乡何处？”“宁波镇海。”“今夜到我处马虎宿一夜吧。”到处都有好心的人，罗四海又得救了。

只见那大叔还拖着一条辫子，身穿宽大唐装，油腻邋遢。

里头有人喝叫他，“阿王，你滚到何处去了？”“叫你呢。”四海说。

“你听得懂英语？”王叔讶异问。

“一两句。”“他们的字像鸡肠——”“阿王！”阿王叮嘱四海，“你在这里等。”进去了。

四海一跤坐到在地，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，他惊惶、害怕、凄凉，还有，肚子又饿了。

双目不禁濡湿，恨煞自己的肚皮。

他突发异想，为什么不能趁桌上有食物之际尽情地吃，吃得饱胀，然后凭这饱肚顶他三五七天，不用再愁？人体构造肯定有问题，怎么搞的，一天到晚，吃完又吃，吃完再吃，成日就是吃，民以食为天，都不用干别的事了。

这时，阿王又出现在后门，“罗四海，接住！”一件东西丢过来，四海眼明手快接住，是一团面包头。

他连忙塞进嘴里，咽得太仓猝了一点，把眼泪逼了出来，幸亏一个人，幸亏妈妈在万多里以外，否则看到这幅行乞图，不知要伤心到什么地步。

他把面包大块大块用牙齿撕下来，吃得十分香甜，嘴干，在附近桶中掬点水喝，他蹲下，等老王收工带他走。

他等了许久，老王才出来，天都快亮了，酒馆才打烊，可见生意极之兴旺。

老王累得脸皮打搔，“唉，三年前今日，我还有打老虎的气，现在不行了。”四海跟在他身后。

他住的不远的一间木屋，开了门，点上灯，四海发觉那是一间作坊，堆满一包包脏衣物。

老王对他说：“你挑个地方睡吧。”四海奇问：“你呢？”“我？我还要把这些衣服洗出来。”啊，不用睡？“我要赚钱付人头税，”老王同四海说：“付了这要命的五百块，我就是这个国家的老百姓，我可以回家娶老婆，然后把她也带来此地，生儿育女。”四海默默地看着老王，忽然动手拆开脏布包，“我帮你。”老王深庆得人，“好，好。”四海忍不住问：“日做夜做，多久才蓄储到五百元？”那老王四面张望一下，压低声音，一你若做铁路工人呢，一年也储不到四十块。”“什么，”四海大吃一惊，但是双手已不停地操作，“不是说一天有一块钱工资吗？”“你听我讲呀，”老王拿条小板凳坐在他对面也洗起衣，服来，他喜欢这小伙子，有他陪着说话，不渴睡，故此一五一十为他分析：“首先，冬季有三个月严寒结冰，开不了工，无钱可赚，其二，食用衣服支出百多元，房租需廿多元，税金要五块钱，一年到头难保不服一两帖药，又是十元八块，还有抽烟呢，喝杯茶呢？”四海呆住。

“到头来还欠六合行一笔佣金。”他埋头搓衣服，掠出一件又一件。

老王佩服这少年人双手，像机器一般敏捷。

他咳嗽一声，“我就比较有办法，”自得地呵呵笑，“这个洗衣场是我自己生意。”手泡在水里久了，起皱纹，十只手指如红萝卜，指缝沁出血来，但，这是他的生意。

“我已剩了两百多块了。”四海只知不能白住白吃老王的，以力气偿还。

“你有亲友在此地吗？”“我舅舅叫陈尔亨。”老王摇摇头，“没听说过。”“姐姐叫何翠仙。”“小孩子讲孩子话，女子到不了这里，衙门不让中国女子

入境。”四海吞一口涎沫，“我姐姐不是普通女子。”“呵，”老王椰榆他，“三头六臂，是女强盗吗？”四海气馁。

老王偷偷在四海耳边说：“没有女人，就没有孩子，不让我们生孩子，把我们当民族，”他叹口气，“不过说实在的，我们的确不同种。”老五拎起一件湿漉漉的长袄，“你看这条袄子，什么布，铁皮一样，据说是法兰西那边矿工发明的，叫骡仔布，这条袄子还有名字给你叫呢，看到没有，名牌钉这里，叫李维斯。”皮都还没布厚，擦多两擦，手起泡。

“只有我肯接这等衣袄来洗，”老王突生异想，将来，会不会有洗衣机器？”四海笑，“有了机器，你就赚不到钱了。”老王却有生意头脑，“咦，我添置机器洗更多的衣赏呀。”四海笑着埋头苦干，硬是把一堆堆脏不可名的臭衣服全部洗出来。

“难为你了，小兄弟，你休息吧。”四海一骨碌倒地。

“你还有什么亲友？”老王谈兴不浅。

四海人已有一半走进梦乡，含糊他说：“我还认识一个庞英杰。”老王翻身坐起，“你怎么不早说？”四海已经疲倦得舌头都大了，“一时没想起他。”“唉呀，这些衣裳就是庞兄判给我洗的呀，他此刻做柯德唐手下的小组长呢，管三十个工人同正副两位厨子，他直接同洋人办交涉，了不起，有什么话，同他说即行——”老王口沫横飞。

他没听到回音，一转身，发觉那剪了辫子的小伙子已经扯着鼻鼾熟睡。

“嘿！”他自己一瘫下来，四肢也与身体分家，再也动弹不得，沉沉睡去。

像所有的华工一样，他出卖的是苦力，所得的不过是温饱。

天已经亮透。

四海惊醒，要命，肚子又饿了，咕咕响。

他小心翼翼摊开包袱，只余一只饼子，吃了它，下一顿不知在哪里。

正犹疑，听见老王的声音说：“我带你去见庞英杰，他为人豪爽，必叫你吃饱。”呵，罗四海，你福星高照。

天气干燥，晾出衣服已干了大半。

“洗与熨各有价钱，来，把昨天做妥的衣服交还，同时去拿今日脏衣，我顺带与你见庞兄去。”他怦然把四海当作伙计。

长年累月在洗衣场工作，雾气腾腾，老王身上也有一股暧昧气味。

在日光底下，四海看清楚了他，他双目深陷，脸色青白，体力分明已拉扯到极限，快要吃不消了。

四海不语。

他吃了手上的饼。

老王把他带到铁路建筑现场。

老王有一辆马车，拖着一只四轮车斗，载满干净衣物，打算沿途派送。

铁路沿着富利沙河而筑，马车到了第一站新西敏市。

四海不由得在车头站了起来。

工场像一个最大的市集，离远就听见吆喝声，机器滚动声，蒸气像雾一样在地面飘动，人来人往，肩擦着肩那样过。

昨夜下过一场雨，地下是足踝深的泥泞。

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碧绿的森林，古木参天。

熙来攘往的人群中，四海看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，他们最易辨认：辫子、唐装、小个子。

四海兴奋得双眼发亮，一时间他还以为回了家，那么多自己人！

他挥舞着拳头，“铁路，铁路。

老五笑了，“此处是最大一个补给站，铁路已通过汉门、枫树岭、合普、伸展到爱莫利及耶路去了。”“带我去看铁路。”老五被他逗得笑出来，“你以为铁路是生铁铸成的一条大路吧。”四海霎霎眼睛。

“来，我带你去看。”马车在泥泞路上调头，路窄人逼，造成磨擦，有人开口大骂，四海一听，居然是广东话，大乐。

王大叔，这好像是我们的地头嘛。”老五抬起头，看到远处积雪的高仕山去，过一会儿才说：“将来吧，小兄弟，将来也许，但此刻，我们身在异乡，我们是异客，不是主人，我们只是苦工，慢慢你会明白。”讲到这里，忽然之间，远处传来极大极大闷雷似一声轰隆，整个地面为之震动，马匹受到惊吓，仰头嘶叫。

四海双耳作闷，忙问：“那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？”“爆山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小兄弟，你以为铁路筑在平地上？要开山辟石钻山洞的呢，多大的工程！否则，怎么会叫我们中国人来做，只有我们肯拼死命出死力，白人肯吗？黑人肯吗，谈也不要谈，今日这一炸，不知有无人命损失，今晚便可知道。”老王无限感慨。

四海握着拳头，浑身汗毛竖了起来。

“不辛苦的营主，也轮不到我们。”他策着马车往前走。

四海终于看到了铁路。

同他想像中的完全不同。

先挖出一条宽但平路，然后铺上铁轨与枕木，再均匀地铺上碎石子。

一望无际，直到它拐弯在山谷消失，似一条蟒蛇，迂回地游向山中。

“看到没有？”四海点点头。

“已筑了三年，一直往内地移，要贯通整个大陆。这是洋人的梦。”四海吞一口涎沫。

铁路到了合普镇，沿山而筑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激流大河，一失足，粉身碎骨，遗体捞都捞不着，逝者是谁？不外是张老三，王小二，有什么要紧？家乡等他几年，也就渐渐淡忘，就像从来未曾生过下来，老王揉了揉眼。

见有人经过，他大声问：“庞英杰可在附近？”似乎人人认识庞氏，大声回答：“他今午与柯德唐开会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申请沿途茶水供应，洋人不让我们烧火堡水。”“不止是这个吧。”“上个月薪水，每个时辰计，少发了一个仙。”“又吃我们的。”“可不是，此事如不获解决，庞英杰叫大家会下来暂时不开工。”“做得很对。”“到前头去等，他就要出来了。

老王带着四海往码头去。

四海只见马车往来不绝，载着粮食、木材、工具，还有，老王指给他看，一箱一箱的火药。

极重的货物由驴马的背脊转到苦力的肩膀上，背着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。

四海心想，建筑万里长城的情况，一定与这里相似。

有人扬声，“可是找庞大哥？”“劳驾传一声，说是王得胜与罗四海找。”“稍候。”四海内心忐忑，原来士别三日，庞英杰的场面已经做得那样大了，不知他还有没有空记得他那样的小朋友。

正在彷徨，一把豪爽的声音已经传来，“四海，是你吗？”

呵，他记得，他没有忘记，四海心一热，如遇到亲人一般，泪盈于睫，“庞大哥。”“有志者事竟成，你终于到温哥华了。”四海看仔细了庞英杰，只见他已经完全作西洋打扮，留着胡须，前短头发，戴宽边帽子，穿皮靴，十分神气。

四海立刻决定他也要学他的庞大哥。

他跳下车，欢呼一声。

四海太过忘形。

他跳下泥泞中，没防溅起的泥浆会沾污别人的衣裳。

附近一间平房的台阶前站着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小姑娘，穿一身漂亮的花布裙，见泥斑飞来，连忙后退，可能有一点两点溅到她裙子，可能没有，但是她生气了，低声骂：“支那猪。”四海在厨房做过，当然知道猪猡是什么，即时沉不住气，反唇相稽：“看牢你的大嘴巴。”小姑娘睁大碧绿的眼睛，哗，该只支那猪会说英语，了不起，她躲到家长后，回嘴道：“回支那去！”她家长是个一板高大，穿着整齐的外国人，两撇八字胡往上绕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拉住女儿的手，“沁菲亚柯德唐，不得无礼。”啊原来他就是柯德唐工头，看样子是个正直的人，四海不禁对他有好感。

站在一旁的老王却吓得面无人色，只是按住罗四海没声阶道歉。

庞英杰笑着介绍说：“我表弟。”柯德唐说：“欢迎到温哥华。”随即带着女儿进屋去了。

老王犹自抱怨，“你这小家伙，怎么一张嘴就同人吵架？”“她骂我猪猡。”“管她说什么，我们又不用一辈子服侍她，赚够了钱，回家去娶老婆生孩子，届时，她叫我皇上我也不理。”庞英杰呵呵笑，“这的确也是办法。”四海掩不住兴奋，“庞大哥，别来无恙呵？”“托赖，四海，你长壮了。”庞英杰看着他，“我们看看怎么办。”“还有，”四海大着胆子说：“我肚子饿。”“先吃饱再说。”外国人的肉肠面包以及菜汤甚合四海脾胃，王得胜却皱眉，搓搓手，“唉，有烧饼油条豆浆就好了。”庞英杰劝他，“老王，吃肉才够力气，入乡随俗好。”“我家还有一罐腐乳，我肠胃比较适合那个。”“闲来不妨学学英语。”“舌头绕不过来，”老王搔搔头皮，“再说，我们在此逗留三五载就要走的，那么殷勤干什么。”“你不是要回乡取老婆带过来落地生根吗？”“来了再讲。”庞英杰只得摇摇头。

四海插嘴道：“王大叔睡觉时间都没有。”王得胜打个呵欠，佝偻着背脊，一味陪笑，活脱是洋人印象中的华人。

四海正在大块吃肉，大杯喝水，忽然有一精壮华工进饭堂来，在庞氏耳畔说了几句话。

庞氏一听，脸就挂下来了。

他低着头，开头一声不响，随后问：“死的是谁，伤的是谁。”“工头米勒并无敲锣警告，即引爆炸药，遇害的工人有邱恩好、莫惠文及李文辉。”他站起来，“我去看着。”四海紧紧跟在他身边。

“小兄弟，你随王得胜回洗衣房去。”“不，让我跟着你，”庞英杰已无暇

与他答辩，一手扯起他，拉上车，呼啸一声，直奔目的地。

四海又愤怒又紧张，又有点恐惧，就那样，三个同胞的性命就牺牲掉了，原来所有关于铁路的传说都是真的，甚至更坏，看样子，每一里铁路边，不知埋葬了多少华工的白骨。

马车飞快赶往现场，沿着铁路跑，四海只见那铁路连绵不绝，不知多长。

庞英杰提高声音，盖过风声：“看到没有，华工的血汗。”四海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在平地上，”庞英杰告诉他，“二千个工人不停操作，一日一夜间，铁路可推进计五里，同样的工程，白人要做七日七夜，可是白人每日工资一元半，我们只拿一块钱！”四海无言。

马车奔驰，直到他们看到滚滚河水。

四海看到河畔搭着一列一列简陋的营房。立刻有人过来拉住马，“庞大哥，那边，众人已围住了米勒，要活活打死他。”庞英杰跳下车，四海紧紧跟他奔向现场。

离远已听见喊声震天，“打！打！”，约四五十个苦力一步一步向河边逼去，一个洋人举起双手，已退无可退。

他大声喊饶，“这各事不会再发生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！”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保证，终于，米勒在河边站停，华工一伸手，便可触及他的身体。

他避无可避，只得转身往河中一跃，落入水中。

可是工人没有放过他，自地上拣起石块，便朝他扔，一时间数百块石头落到水中，溅起水花，此起彼落，煞是好看。

四海拍起手来。

庞英杰瞪他一眼，四海只得收了手。

庞英杰大声叫工人冷静下来，但是工人情绪激动，已不听劝告，河水把米勒冲往下游，他们就往下游追，一边追一边骂，一边扔石头。

眼看那米勒逃不过大限，杀猎般嚎叫，半途忽然杀出一只舢板似独木舟，另一洋人奋力划着它来搭救同伴，几经艰难，终于把米勒拖上小舟。

可是两人背脊已中了数下飞射而至的石块，米勒额角血迹斑斑。

此际，枪声响了。

工人骤然静下来。

庞英杰把枪收回腰间，“各位兄弟，有事慢慢商量。”大家也已精疲力尽，蹲在河边，任由米勒乘独木舟驶往下游。

大部分工人木着面孔，但是也有人轻轻哭泣。

庞英杰看着天空，长叹一声。

三位工人就葬在铁路附近。

没有土馒头，也没有碑文。

活着的人把死者的杂物自营房抬出来，四海只见到几包草药几件破衣裳，众华工迅速把它们分掉，又默默回到岗位上去。

那日的大事，叫做完结了。

回程的时候，庞英杰非常沉默。

到了市集，他才说：“小兄弟，你的问题一向最多，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四海茫然摇摇头。

“你都看见了？”四海访惶地点点头。

庞英杰又叹口气，“你跟着王得胜做洗衣房吧。”“我——”四海不愿留在后方。

“小兄弟，听我活。”四海已被该日情景吓坏，只得退一步想；半晌，四海才问：“庞大哥，你可知道我舅舅与姐姐的下落？”庞英杰讶异：“什么，你还没有同他们联络过？”一听此话，四海惊喜交集，知道他俩已经到了温哥华，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。

“他们早在此地，不过何翠仙已易了名字。”庞英杰笑笑，他还有一句话不好说出来：何翠仙干的仍是者本行。

“带我去见她。”“我不去那种地方，你叫王得胜带你去。”“慢着，庞大哥，今日是几号？”“你说的是咱们的阴历吧。”“有什么分别？”“分别大着呢，洋人的阳历，分月大月小，月小三十天，月大三十一日。”“嘎！”“要演的多得很，你年轻，不要紧。”“今天是阴历几号？”“一号。”“那么，请带我到铁索桥去。”“铁索桥在镇北，要渡河过去，谁耐烦陪你玩。”四海瞪大他那双圆滚滚的大眼睛，不知恁地，庞英杰叹口气，“好，我带你去。”回到洗衣房，推开门，没有动静。

密密麻麻晾着的衣物好似森林一排排，晾在外边又怕人偷，一个个木桶的开水泡着待洗的脏衣服，一只只熨斗在木板桌上排开，附近有一锅炭，那只冷了便添上炭。

“王大叔。”没人应。

四海这时才看到有人倒在木桶边，太像一堆脏衣服了，所以进来时没发觉。

那正是王得胜。

四海过去扶起他。

他自昏迷中苏醒过来，“呀，”他说：“要命，那么多工夫要赶，我怎么睡着了。”他想提起熨斗，再也没有力气，只见眼前金星乱舞，身子不听使唤，慢慢软倒在地。

四海突有不吉预兆，觉得王得胜回乡娶妻生子的愿望不易达到。

而年轻的他如果不小心，很容易就步王得胜的后尘。

四海有了个概念，身体最重要，像他们那样的人，如果没有力气，一切宣告完蛋。

他问王得胜：“我替你找大夫。”“唉，千万不要，洋大夫不是个个肯看我们，即使来了，给的药、一丸一丸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还有，贵得不得了，碰不得，碰不得，我躺一会子即好。”四海沉默。

他伸出强壮有力的双臂，替王得胜把工夫赶出来。

王得胜看到他奋力操作的情形，喃喃道：“壮了壮丁，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壮丁，如果我有五个像你这般的儿子就好了。”他取出草药在嘴中缓缓咀嚼，沉沉睡去。

工作完毕，四海在喝水，庞英杰来找他。

“王大叔病了。”庞英杰不语，司空见惯，已经麻木不仁。

一个倒下来，另一个接上去，有的是人，有的是命。

半晌他说：“王得胜患的是坏血病。”“有得医吗？”“洋人说是吃得不好，又太过操劳，上个冬季他倒下过两次。”四海不语。

“你不是要到铁索桥去？”是，莫要错过了时辰才好“庞英杰仍然驾一部马车。

一出门，四海见到了奇景。

他看到了火车。

或是正确他说，他先见到一节火车头。

只见它巨无霸似蹲在铁轨上，狰狞、诡秘、黑墨，宛如生铁铸成。然之间，它身畔的磨轮转动起来，咔嚓咔嚓向前推动，它的鼻子喷出团团白色浓烟，嘿嗤嘿嗤，大地像是震动了，它似一只龙头，张牙舞爪，要腾空下海。

四海张大了嘴。

难怪叫火车，总算叫他见识到了。

可是，”这样一头怪兽，有什么用呢，为何劳师动众冒死命为它筑一条铁路？浓烟散开，火车头缓缓经过他身边，他明白了，原来火车头后边连着一卡一卡的车厢，连绵不绝，不知可以载多少人与货。

四海瞠目结舌，啧啧称奇，“怎么发明的！”庞英杰完全同意。

“比马车快？”“快一百倍。”“呵，那不是同飞一样？”“小兄弟，你形容得很好。”“十几时我们也要有火车。”“快了，快了。”“那么，我们可以为自己人筑铁路。”“是，是。”庞英杰无奈的笑了，在码头放下马车，与四海渡河，到铁索桥去。

他不知罗四海约了什么人在那里见面，为安全起见，他带着枪。

四海轻声问：“枪用来对付白人？”庞英杰摇摇头，“红人。”四海没见过红人，想像中他们面孔一如关公那样血红。

“红人最凶狠的一族叫苏族，已叫白人赶尽杀绝，只剩酋长坐着的牛率领着若干部下逃到洛机山北部出没，为防万一，工头都配枪。”“坐着的牛？”“那是他们的名字。”“听说红人喜活揭人的头皮。”“现在也不那么野蛮了，此刻他们非常潦倒困苦，十分嗜酒，打猎度日。”“好像只有白人挺得意。”“嗯。”“白人之中，又数英国人最厉害。”庞英杰讶异，没想到罗四海观察力那么强。

他点点头，“不久之前，这一大片土地，也属于英国，如今加拿大独立了。”“独立？谁做皇帝？”“不叫皇帝，叫首相。”“宰相？”“差不多。”可是四海起了疑心，“无论他们叫什么，实则上，都是皇帝吧，他们最终还是想做皇帝吧。”“不不不，在外国，首相是首相，这位麦当劳，由人民选出来。”“你选过他？”“黄人不能选首相。”“看，我说其实还不是皇帝。”庞英杰叹气。

四海忽然老气横秋，“宰相也好，皇帝也好，最要紧让老百姓吃饱。”庞英杰指一指，“前面就是铁索桥。”桥并不是很长，由山谷一头通到另一头，窄窄地，可容二人擦身而过，两边均有扶手，十分坚固，可是谷下万丈深渊，谷边瀑布飞射而下，四海有点目眩神驰。

庞英杰问：“你约了谁？”“我姐姐。”庞英杰一怔，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。

此时，他们身后忽然传来冷冷声音：“有什么好笑的笑话？”四海欢欣兴奋地大喊：“翠仙姐！”庞英杰猛地抬起头，他久闻何翠仙艳名，但今日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只见暮色下树影中站着俏生生的一个人儿，雪白鹅蛋脸儿，透明的猫儿眼，身量极高，一头棕色卷发，分明是一个西洋美女。

此刻她且不理睬庞英杰反应，一步踏前，“四海，你来了。”声音哽咽。她紧紧握住四海的手。

庞英杰这才给她一分尊敬，谁说欢场女子无真心，该刹那何翠仙真情流露。

“翠仙姐，你来过几次？”“这是我第二次来了，上个月我等到天亮。”“翠仙姐，我刚刚到，翠仙姐，我舅舅呢？”这下子轮到何翠仙自鼻子里哼出声来。

“舅舅怎么样？”“他，他好得不得了，不消你牵挂。”四海放心了，他到此际才有空打量何翠仙，只见她披着件黑色丝绒长披风，仍作西洋打扮，美艳得宛如林中仙子。

“翠仙姐，教我讲外国话。”“且不忙这些，四海，我现在不叫翠仙了。”“叫什么？”“叫翠茜亚。”“翠仙呀？”四海摸摸头皮。

翠仙笑，“不得胡说。”谁知身边又一声冷笑。

翠仙忍无可忍，“四海，这老粗是谁？”四海忙道：“这是我朋友庞英杰。”何翠仙斜眼睨着庞君，话却好像是说给四海听：“外头不知多少混混自称英雄豪杰，你莫上他们当，许多人自称是你的朋友，到头来拐了你去卖。”四海怕庞君误会，急急解释：“翠仙姐，庞大哥真心照顾我。”翠仙恼怒，“装得不像，焉能骗得你入壳？”可是庞英杰一点也不生气，何翠仙的激将法失效。

“你此刻在何处食宿？”总算言归正传，“我同朋友一起，在一间洗衣铺作息。”“明日我来看你，为你添些衣物。”“舅舅在哪里？”“白天睡觉，晚上在赌场。”“他还在赌？”“啊四海，你有所不知，他翻了身子，虽然仍是赌，他现在身为赌场老板。

“嘎？”四海大吃一惊。

“趁温埠筑铁路，龙蛇混集，陈尔亨还不乘机混水摸鱼。”四海忽然咧开嘴巴笑了，都活下来了，且比从前更有办法。

何翠仙告诉他：“我家在瓦斯镇，门牌三〇八号，你住哪里？”四海报上住址。

“什么，那一带同猪栏差不多。”翠仙皱上眉头。

四海却说：“不，翠仙姐，我心满意足。”翠仙叹口气，“我要走了。”她吹一下口哨，有人自树荫中牵出两匹马来，那人用彩巾裹头，皮子漆黑，是一个黑人少年，年纪同四海差不多，身子扎壮，比四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只见他蹲下，双手叠在一起，给何翠仙双足踏上去，翻身上马，侍候完主子，他敏捷地跃上另一匹刀，两匹马一前一后的去了。

四海松口气。

“庞英杰到这时才开口，‘放心了？’四海点点头，难怪都说年轻貌美的女子最最有办法。

四海猛地想起，“英国人……”“那不过是一个低级军官，你们躲在这里，暂时是安全的。”“何以见得？”“这一两年涌进温埠的华工实在太多，无法逐一辨认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该夜，返回洗衣场，有人在门口等他们。

庞英杰认得那人是中医老赵。

那老赵迎上来，“王得胜不行了。”庞英杰十分镇定，“今夜？”老赵摇摇头，“明日中午。”一如神算。

四海对生离死别尚未习惯，鼻子发酸。

“他同我说，他储蓄了好几百块钱……”“我会设法找个可靠的人替他带

回乡下去。”“他还不晓得自己的事。”庞英杰看四海一眼，“你陪他这一晚吧。”四海一怔。

“你怕？”四海摇头，“不，我不怕。”他推门进去。

王得胜躺在被褥堆中，还没接近他，四海已嗅到一股极难闻的气味。

王得胜是苏醒的，“他们走了？”四海喂他喝水。

王得胜的脸在微弱的灯火下宛如一具骷髅，四海忽然明白什么叫做油尽灯枯。

“小兄弟，这间作坊，就送给你了。”“你说些什么。”四海不敢看他。

王得胜忽然笑了，“人是万物之灵，对自己的生死，总有点数目，小兄弟，我来不及娶妻生子了、过年过节，你替我点一支香，拜拜我。”四海装作没好气，“决休息，别乱讲。”王得胜静下来。

四海只当他睡了，过一会儿他却嘟嘟囔囔地哼起小曲子来：“啊，叹人生，如花草，春夏茂盛，冬日凋零。”声音渐渐低下去。

他睡着了。

再也没有醒来。

7

中医老赵算得很准，中午，不迟不早，四海承继了那间洗衣坊。

在那种蛮荒的，只讲究生存的地方，死亡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悲伤。

同一天内，山泥崩泞，活埋两名华工。

翌日，富利沙河有船沉没，一名华工没顶。

再过两日，一条枕木自高堤滚下，一名华工走避不及，压毙。

但是当地的世纪报却这样公布：自六月十五日以来，铁路上并无死伤。

很明显，没把华工计算在内。

翠仙来看四海，她那日作男装打扮，头发压在帽子底下，一进门便拧住鼻子，对黑男仆说：“高利活，这种地方连你都不要住可是。”翠仙又对四海说，“我替你雇两个工人，还有，这里搭一个阁楼，你在阁楼上睡，比较干燥，那边整几个架子出来，湿衣服挂上边，窗户挖大些，光亮点，大门前装个柜台，那才像一片店，门外挂一个招牌，叫什么。叫四海洗衣可好？”

“不，”四海说：“叫得胜洗衣。”翠仙一怔，才点点头，“四海，你就是这点好。”“翠仙姐，你对人才没话讲。”翠仙的声音低下去，变得十分温柔，“我对你不一样，我讲过要报答你。”她轻轻握住四海的手。

半晌才说：“高利活，把我买的衣裳给四海。”四海自黑仆手上接过一大叠新衣物，诚恳他说：“谢谢你，高利活。”高利活笑了，露出雪白牙齿。

翠仙说：“我明日就叫人来开工。”那天晚上，四海见到了舅舅。

四海无法不笑。

陈尔亨在一间简陋的木屋内开赌档，灯光通明下他蹲在长木台后面，嘴巴不知嚼些什么东西，一边吆喝：“鱼虾蟹，买定离手！”他的客人华洋杂处，一个个铜板那样下注，已足够使陈尔亨衣食不忧。

老陈猛地抬头，看到了外甥，他朝四海挤眉弄眼，表示春风得意，四

海知道他走不开，悄然离开赌档。

一出门，就碰到熟人。

是那位沁菲亚柯德唐小姐。

她穿着一袭粉红色碎花衣裙，淡黄的头发上绑一只同色大蝴蝶结，雪白的小面孔，看上去真似朵花一般秀丽，四海有点自惭形秽，闪在一旁。

柯家住在西边的山上，高高在上，怎么会到这种地区来？立刻有人解答了四海的凝团。

“没想到外国人会那么好心。”“可是也有条件的，叫我们不要拜祖先，叫我们信耶稣。”“不管他了，你看她，硬是医好了孙小三。”“小三真幸运，都没有进的气，被扔在路边，柯夫人拣了他回家，居然活了过来。”四海一怔，没料到那刁蛮的小姑娘会有一个慈悲为怀的母亲。

他不再仇视沁菲亚柯德唐。

四海低下头，侧一侧肩膀，想找路回家。

谁知有人拦住了路。

“支那人，让开！”一声娇吆。

何太太连忙叫女儿噤声。

这就是怨家路窄了，柯德唐母女不知怎地，已经站在他面前。

四海学着洋人那样除下帽子，正眼不看沁菲亚，只对柯太太鞠躬，“夫人，你先走。”柯太太有点意外，“谢谢你。”拉着女儿疾走。

沁菲亚犹自回过头来瞪着四海。

四海讶异，面孔长得那么好看，心肠却如此凶恶，何故？看年纪，沁菲亚应同包翠仙差不多，呵，四海叹口气，抬起头，那个翠仙。

如今想回头，收拾衣服离家那一幕，已好似是前世之事了。

翠仙早已嫁了人了。

回娘家探亲的时候，不知有没有到那面墙下去等小朋友的音讯，抑或，早已遗忘少女时期的玩件。

四海是那样想念她，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女孩子。

有钱使得鬼推磨，果然，在何翠仙的指使下，三个洋鬼子上门来为得胜洗衣铺装修门面。

这是镇内第一间门面有字号的洗衣店。

翠仙还替他雇了两个伙计。一个黑人，一个红人，均年轻力壮。

四海有意见：“为什么不照顾自己人？”，翠仙摇摇头，“四海，你不懂那么多，请华工，你着说他两句，他便怪你摆老板架子，你对他有礼，他便坐大，很难管教。”“可是庞大哥管十个人，此地华工都听他的。”一提到这个人，何翠仙便恶向胆边生，柳眉倒竖，厉声问：“四海，你倒底听谁讲？”四海一叠声应：“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”翠仙犹自生气，“他有枪有鞭，你有什么？”四海实在忍不住，“翠仙姐，庞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”翠仙一顿足，走了。

可是四海内心隐隐纳罕，她那么恨他，何故？恨一个人，是需要些力气的。

日子过得快，四海聪明伶俐，很快说得一口英语，文法造句不大正确，可是已足够表达意思。

说也奇怪，他十分有生意头脑，又会动脑筋革新，洋人怕中国人的洗衣脏，因为目睹工人嘴里含水喷到衣服上熨，四海设法找了喷壶来，免用嘴

巴。

开一片小小洗衣店也不容易，自然有人登门勒索生事，但是四海一则沾庞英杰的光，二则，何翠仙也照顾他，小小罗四海居然赚到利润。

他想把利钱存到银号去。

翠仙沉默一会儿说：“他们不受支那人做存户。”“钱又不分黄同白。”“权且忍耐，有一日，他们会为黄人开银号。”“几时？”何翠仙说：“决了。”四海忿忿不平，“快是什么时候，一百年还是二百年？”翠仙有信心，“当你的孙子赚大钱的时候。”四海不禁大笑起来。

翠仙却悠然，“四海，时间过得不知多快，我们终有那一日。”“算了，我只不过想吃饱肚子。”“四海，切莫气馁。”四海看着何翠仙，她学西洋女时髦打扮，头发上插条长长羽毛。每次笑，羽毛便轻轻颤动，头上似停着一只鸟，随时会振翅飞走。

他从没问她，她可有嫁给那荷兰人，从荷兰，又如何来到温埠，他不知道。

他去过瓦斯镇探望她，大屋有好几屋高，乐师弹着琴，挣挣琮琮，婢女捧着各式饮料招呼客人。极之热闹，她生活究竟如何，四海也不想深究。

正如他不想母亲知道他目前的境况，他熨得满手起泡，尚未痊愈就浸到水中擦洗，一块一块烂肉永远出水，他见了人，不敢伸出手来，怕人嫌脏。

一日，随庞英杰去柯德唐家做翻译，他又见到了柯太太。

柯太太一声不响，转入屋内，稍后取出一小盒药膏，轻轻同他说：“晚上睡前擦这个，好得快。”四海默默接过药膏，放进口袋、一直捏住宅，直到盒子发烫。

四海那日的翻译内容如下：庞：“柯先生，即使不是为着华工着想，为着你们的健康，也应照顾到我们的医药问题，许多病都会传染。”柯：“六合行在爱莫利镇的代表李顺答应负责这个问题。”庞：“李顺推搪。”柯：“恕我无法干涉。”庞：“我恐怕疫症会得蔓延。”柯：“不必虚惊，去年传说华工传染麻疯及天花，还不是一场谣言。”庞：“柯先生——”柯：“严寒快要来临，你教手足设法过冬是正经。”谈话到此为止。

庞英杰无功而退、柯德唐随即与一班同胞出去了。

四海没见到柯小姐。

庞英杰随即接到消息，枫树岭那边有工人出了事，又匆匆赶去。

那夜，临睡之前，四海在阁楼上用柯大大的药膏细细把伤口搽了一遍。

他看到红人伙计悄悄溜出洗衣店。

四海好奇心强，尾随在他身后。

红人也机灵，发觉了，转过头来，拍拍胸口，“四海，朋友。”四海也笑说：“踢牛，朋友，深夜，到什么地方去？”踢牛手中挽出一个包袱，他恭恭敬敬把它放在地上，小心翼翼打开，四海看得有点心惊，不知布包中会滚出什么东西来。

只见踢牛小心揭开包裹，四海踏前一步，噫，他讶异，是一顶美丽的羽冠。

踢牛将它缓缓捧出，庄严地带在头顶，“踢牛，一族之长。”那顶雪白绣珠的羽冠使踢牛看上去与平时好比判若两人，四海从来不知踢牛原来是酋长，不禁刮目相看。

“你的族人呢？”“全遭白人杀害，土地，牲口，都叫白人抢走。”“啊。”

踢牛声音悲凉，“一族之长，现在替黄人洗衣铺打工。”四海见他说得有趣，忽然想笑，却又不敢，只得低下头。

踢牛说下去：“月圆之夜，踢牛到空地舞蹈，祈祷，盼上苍庇佑。”四海说：“那你去吧。”“黎明，踢牛自会回来。”“祝你幸运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踢牛携着他珍贵的羽冠包袱园到洗衣店，而四海发觉柯太太的药膏真管用，伤口缩小边沿结痂，众人又开始操作。

黑人赫可卑利对四海说：“老板，你赚了钱，可以回乡下，你真幸运，我们什么地方都不用去。”四海讶异，“你没有家乡？”黑人抬起头，“我在此出生，我父亦在这里出生，我祖父被白人掳拐，远渡重洋，卖作奴隶，爱比林肯释放黑奴，我们营生仍苦，永远回不到家，因我不知家在何处。”这时踢牛忽然说：“白人，蛇舌，吞噬一切。”四海早已深觉白人厉害，至今又有深一层认识。

那天黄昏，庞英杰来探访四海。

四海已知道那朝枫树岭事故。

有商名华工不知何故突然发难，殴打白人工头，被抓起来，关进牢里。

“其余数十名同组华工手持斧头、泥铲、锄头，硬是包围了简陋的监牢，要求放人，否则发誓推倒监牢，白人见人多，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中国人。

庞英杰赶去，摆平了这件事。

他说：“我告诉手足，那两位兄弟的确有错。”四海问：“那两个人呢？”“在我游说下，他两又回到监牢去接受处分。”其余手足呢？”“气平了，也就愿意复工。”“倒底是什么纠纷？”“有人骂人是梳辮子的猪猡。”四海沉默半晌，“我们可是猪猡？”“当然不是，可是捱骂之后，出手伤人总也不对。”四海深深叹息，“我想家，我想回家，在家，即使捱骂，我不会悲哀。”“我懂得你的意思，四海。”说到这里，庞英杰忽然咳嗽一声。

四海讶异，他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“四海，两位兄弟，每人判罚款十六元。

四海即时明白了。

他立刻解开贴身马甲口袋纽扣，掏出纸币，数给庞英杰。

庞英杰十分豪爽，“我叫他们向你道谢。”四海双手乱摇，“不不，千万别，不用说到我，这是小意思。”庞君笑，他策马而去。

何翠仙不知恁地知道了此事，破口大骂：“三十二块钱，他妈的我兄弟要洗熨多少件衣裳才赚得了三十二块？就此叫那郎中哄骗了去，真不甘心。”四海只是陪笑。

“你！你这样乱阔绰，一辈子返不了家乡。”四海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怕这种诅咒，抗议道：“翠仙姐。”“你这个蠢人，荷包襟牢点你会不会，以后钱全交给我，我替你收着。”声音低下去。

她想到她自己，爱吃爱穿，又喜买时髦衣裳胭脂水粉花露水，还得雇保镖佣人，在这种小镇，收入同在香港，真是没得比，幸亏会得钻营，不然，何尚有余。

她气馁了，“四海，我想家，你想不想？”四海故意说：“我现做老板呢，家有什么好？”“可是我回不去了，你看我双手，四海，夜夜我都做噩梦，指缝有血滴下，四海，我杀了罗便臣，我一辈子回不去了。”四海不语。

“我想念香港，我的客路比谁都广，谁不知道香港有个何翠仙，我何止认识一两个爵爷。可是火枪嘭的一声，我的梦就粉碎了，不得不跑到这种腌

攢地方来……”她用手掩着脸。

四海怕她哭。

正想温言安慰，她却放下了手，盈盈地笑，“啊，四海，这都是命。”四海又放心了。

这时庞英杰匆匆进来，他来还钱，“四海，兄弟们凑的分子，都说不能叫你付。”一时没把男装打扮的何翠仙认出来，又说：“四海，今晚我要出发到那鲁镇去看地盘，此去要一两个月，你自己保重。”“庞大哥，”四海说，“那鲁镇那么远，也干你事？”庞英杰笑，“铁路到哪里，我到哪里，那怕铺到交技利。”他一转身，不提防看到一双关注的眼睛，他呆住，这不是何翠仙的猫儿眼吗？”他缓缓别转头，戴上帽子，朝她颌首，一声不响离去。

庞英杰走了很久，何翠仙才说：“那流氓……”连她自己都觉得口不对心，气势虚弱，说不下去。

四海早已看出猫头来。

他走到一角，取起衣裳逐件折好，一边自言自语喃喃说道：“去交技利就去交技利好了，庞大哥那样宽的肩膀，什么担待不起。人一走，就错过机会。”洗衣场内一片静寂，针落在地下都听得见。

四海见没有回音，又说：“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眼看绝路了，却又碰到这样难得的一个人，跟了去，从此落地生根，倒也是好事。”又是一片静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何翠仙张了张嘴，四海以为她要骂他，但是没有，她的嘴又合拢。

又过了不知多久，她才嚅嚅说：“四海，你真认为如此？”四海点点头。

何翠仙悲哀了，她垂下头，“可是，你看我，四海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。”这时四海斩钉截铁地道：“翠仙姐，你与庞大哥在我心目中，一般高一般大，一分不差。

何翠仙喜悦地又说：“四海，你真认为如此？”四海又颌首。

“我回去想想。”“庞大哥的营房就在前边。”翠仙出去了。

四海内心，有一股跳跃的喜悦。

第二天，他去瓦斯镇找何翠仙，只听她的姐妹说：“嘿，你说奇不奇，她昨夜收拾细软只说要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个要紧的人，个多月才回来。”四海笑了。

何翠仙会有办法的，如果她对异性没有办法，还有谁有办法，四海放下心头一块大石。

那夜，四海早早休息。

天气转冷，听说到了冬天，全地结冰，要生火取暖。那一夜，四海额外怀念母亲。

即将天亮之际，四海听到木屋外有异声，他耳聪目月，立刻自阁楼爬下，手持铁枝，出去视察。

一开门，只见一血人滚进门来。

呈海连忙丢了铁枝去扶起他，看清楚伤者面孔，正是他舅舅陈尔亨，他的左耳已被割掉，血流如注。

四海心中有数，吃他那口饭，自然不免得罪人，这次仇家出手了。

只见他胸口还有两个刀伤的窟窿，血汨汨冒出。

四海唤醒伙计，把他抬入屋内。

踢牛一看，咧齿笑，“伤口没刺透内脏。”他有上方止血。

四海一颗突突跳的心总算自喉咙咽下胸腔。

陈尔亨双眼翻白，作不了声，已经昏迷。

他们把他扛到阁楼上边去休息。

天一亮，四海便出发到柯家去讨药。

黑人管家出来问：“支那童，你找谁？”“我想见柯太太。”“夫人没有空。”“请告诉夫人，有关人命。”管家好心，她知道华人的苦处，“我试试替你通报。”那时，温埠已经开始日日下雨，颇有寒意，清晨，天膝亮，雨声嘀咯，四海的思潮飞出去老远，回忆到孩提时期，在江南家乡的春天，也朝朝下雨，他与弟妹，总乘机赖在床上不起来，直到父亲拿着板子前来，假装要打。

四海双目润湿。

他听见脚步声，连忙抬起头来。

是柯德唐太太，她说：“果然是四海，是谁受了伤，我可否看看他？”

“夫人，我恐怕那是可怕的伤口。”

“相信我，我见过更恐怖的伤势。”“他在洗衣场，地方腌攒。”“我找到药箱即同你去。”四海没想到她会那么好心。

事不宜迟，他随即与柯太太出发。

柯太太有秀丽的棕发与蓝色玻璃眼珠，态度和蔼可亲，路上闲闲问四海：“你多大了？”“十五岁，夫人。”“什么，”柯太太讶异，“只与沁菲亚一样大？”四海不语。

“可是你已经是一家洗衣店的老板了，听说你还替人客补衣服？”“是，夫人，改短、接长、织补、旧换新、染色，什么都做。

“旧换新？”“是，夫人，穷人买不起新衣，三件旧衣补一点钱，可以换新的。”“那你岂不是要蚀本？”“不，夫人，旧衣补妥洗干净后便宜些卖给更穷的人，可以赚些微利润。”“你很能干哟。”“但我愿望并非如此。”“我可以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吗？”“夫人，我想进学堂读书写字，我想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，还有，火车倒底如何开动，以及天气何以诸多变化，听说这一切一切，书本里都有解释。”柯太太点点头，“四海，你有志气。”四海不再言语，他挂住受伤的舅舅。

柯太太提着药箱爬上阁楼，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得胜洗衣铺里外都十分整洁，她深呼吸一下，咦，没有异味，工人都穿着一式的蓝布制服。

她讶异了，这个小小华童，可能是管理科天才呢。

伤者躺在木板上，全身血迹斑斑。

柯太太替他检查过了，轻轻告诉四海：“你的朋友不会死，不过很有点麻烦。”她替陈尔亨洗净伤口敷药，并且留下几颗药丸，然后告辞。

四海坚持送她回府。

柯太太笑，“四海，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国人。”那夜，陈尔亨缓缓醒转，雪雪呼痛。

黑人赫可卑利对四海说：“那老千醒了。”四海轻问：“你叫他什么？”“每个人都知道，他是老千、骗子、赌棍。”可是他终于付出了代价。

踢牛告诉四海：“白人的药，怪异、诡秘，服下之后，新肉即生。”四海嗯的一声。

过几日，柯太太又来替陈尔亨洗伤口，并教会四海包扎，陈尔亨已可斜斜靠着喝牛乳。

老陈嘴巴喃喃咒骂，从未停过。
连赫可卑利都叹道：“你那舅舅，真是奇人。”

8

四海比以往更辛勤工作。

当陈尔亨可以拄着拐杖站起来的时候，下雪了。

四海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鹅毛大雪，连日连夜，落得膝盖深。

华工告诉他，爱莫利与耶鲁的雪更大，根本无法开工，实在等钱用，拼命上，有人冻死在工地上。

四海与干货商接上头，买了些冬衣，廉价转售给华工，工人们路经得胜洗衣，推门进来，“老板，尝口茶，暖一暖”，全部冷得佝偻，鼻子嘴巴呼噜呼噜，手脚生满冻疮。

传说有人实在冷不过，自雪地回来，倒盆热水浸浸脚，足趾一遇热水，一只只脱落。

四海劝喻他们穿羊毛衫，皮鞋，“入乡随俗，只有西人的衣服才抵抗得了寒气。”北国的冬天永远苦。

可是华工仍然一批批涌至。

旧面孔捱不住，由新面孔顶上。

一日晚上，四海等陈尔亨酒醉饭饱，温和地与他说：“舅舅，有件事同你商量。”“有话说吧，爽快些。”“舅舅，你不如回家走一转。”陈尔亨有点心动，不作声。

“只要不回香港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到上海好了。”陈尔亨自鼻子哼出来，“我没盘川。”“回到镇海，同我妈说一声，我还好，就可以回来了。”“那多好，她生了个发财儿子。”“我打听过，有船肯载你回去。”陈尔亨怔住，“你有船票？”四海微笑，“这种小数目，我还拿得出来。”陈尔亨怪叫起来，“好小子，你真的发了财？”四海不作声。

由踢牛做中间人，他自红人处买到优质皮货，转售给白人，他的英语流利，手法殷实，不虞没有生意。

陈尔亨悻悻然，“好哇，外甥发财，舅舅捱穷。”四海说下去，“另外有点钱，你替我带回去给我妈。”陈尔亨双目发亮“一定，一定。”四海轻轻抓住他衣襟，“你保证要交到她手中。”陈尔亨叫起来，“你不相信我？你不把我当舅舅，你不想想，你妈是我什么人！”四海逼视他，看穿他的心。

陈尔亨见到那双清晰明亮的眼睛与抿得紧紧的嘴唇，忽然噤声，他发觉外甥已经成人，这些日子来，四海不单长高了大半个头，且已精通世事，什么都瞒不过他。

陈尔亨终于说：“我保证送到她手。”四海放开他。

老陈心有不甘，“但是我不保证海上有强盗船，上天降落风暴，我会大病一场，呜呼哀哉……”四海笑，“不怕，你吉人天相，逢凶化吉。”陈尔亨气馁。

受伤后他身体大不如前，已不适合再过冒险生涯，他打算回乡去，别人会捱饿，他不会，他有的是办法。

“天气稍暖，我才走。”他还想讨价还价。

“舅舅，这冬天不是人过的，你趁早走吧。”一人家问起我耳朵，我怎么说？”“这里有的是大黑熊，只说给够熊咬掉了耳朵好了。”“啐！”陈尔亨已不是外甥的对手。

他满怀委屈的上路。

四海到码头送他。

陈尔亨自甲板看到外甥一板高大站在河畔，身穿凉熊皮裘长大衣，足蹬皮靴，双手插口袋中，是，他已经站起来了，没真想到那小子会站得那么好。

他有点宽慰，喃喃道：“哼，不是我把他带出来，他会有今天？还在乡下饿肚皮呢。”四海当然没听到这番怨言，他只希望舅舅能回家替他报个信。

近年底，外国人有个大节，四海自告奋勇，到柯家去帮忙。

柯太太问他：“四海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节？”四海微笑，“是你们圣人的生日，一如我们孔子诞。”“四海，那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。”四海只是笑。

他帮柯太太除下窗幔，拿去洗净换上。

“四海，你们国家要打仗了，你可知道。”四海只晓得这些年来一直打，又一直吃败仗。

“外国军队四方八面已开到你们的首都，一触即发，柯德唐先生说，难免一战。”如此一来，四海想，生活必定更艰难了。

柯太太说：“你可有闻说过义和拳？”四海摇摇头。

“听说他们有魔法，把身体练得刀枪不入，每战必胜。”刀枪不入？不可能！四海见识已广，知道火药厉害，即使是一座山，说要炸开，也就化为雾粉。

人不过是血肉之躯，如何挡得了枪炮。

柯太太说：“四海，你好似不相信义和拳。”四海不语，低头操作。

“你舅舅的伤势好了吧。”柯太太改变话题。

四海答：“大好了，多谢你的问候。”“有无查到凶手。”四海一怔。

“四海，你应报告镇长，将凶手绳之于法。”四海说：“外国人的法律，不管支那人。”柯太太讶异了，她甚至有一点震惊，“四海，你也这样想？我满以为你愿意成为我们一份子。”柯太太恁地天真！四海默默把厚厚窗幔折叠好，“夫人，我下星期一定归还。”离开柯家，四海驱马车离去，他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欢笑声。

四海往笑声处看去，来池塘结了冰，一群少男少女正在冰上嬉戏。

四海不禁心向往之，他多么想学他们那样穿上那种冰鞋，在冰上飞驰，不过，身分两样，地位两样，切忌有非份之想，他低下头，策车离去。

就在此际，四海忽然听得一声惊叫，他抬起头，刚好看到一个女孩身形一侧，坠入冰中，呵乐极生悲，塘上的薄冰破裂，她跌下水中。

啊，严寒天气穿着厚衣，遇水即沉，她性命恐怕不保。

刹那间，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明明不关他的事，四海却已经在车头抢过一捆绳索，跃下马车，一边脱衣服，一边朝池塘奔去。

到了塘边，四海呆住，他看到了最诡异的景象，原来少女坠到水中，并无即时下沉，一直被塘底水冲往下游，她的脸在透明的薄冰底下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充满惊怖的大眼睛绝望地盯着她的朋友，手脚无动挣扎，但是

无法突破那层冰，无法游上岸。

她的朋友一直在岸边哭叫奔走，但是没有一个敢跳下去救人。

她是沁菲亚柯德唐。

四海飞快地将绳索一头结在树上，另一头绑在腰间，奋地蹬破冰层，坠入水中。

头部一没入冰水，四海已听不到岸上声响，他只觉全身一阵麻痹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救人，救人，不管她是谁，救人！

他缓缓伸出手去，一把捞紧少女的头发，把她往身边拉呵他用全身力气抓住她不放，遇溺的她尚有一丝余力，亦紧紧拉住他，两个年轻人直往池底沉下去、四海心底一片平静，他在心底念，妈妈、妈妈。

忽然他的脚又弹了两弹，奋力浮上水面，但是头顶不破那层该死的冰。

少女在他怀中已经昏迷。

四海吸进一大口冰水，他已无法换气。

妈妈，妈妈。

就在此际，忽辣辣一声，冰打破了，一股大力把四海与沁菲亚一起扯住，再来一股力道，把两人齐齐拉上岸，啊，大人赶到了，整间屋子的佣人连柯太太，还有附近的工人统统前来搭救。

沁菲亚立刻被抱进屋内去，四海颓然靠在树根边。

要到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得全身冻得犹自针刺一样，忍不住哀号几下。

有双手把一张厚毯子搭在他肩上，是那好心的管家，“小伙子，你跟我进屋来烤火换衣服。”那个黑人妈妈极高极胖，一阵风似把四海卷进屋内。

四海连忙剥下衣服，牙齿碰牙齿嗒嗒响，用毯子紧紧裹住身子，接过管家递给他的一杯热汤，喝下去，才觉有一丝暖气自胃部上升。

那样精壮的小伙子都没有力气了，只是喘气。

这时管家宿舍门被打开，“四海在这里吗？”是柯德唐接到消息赶口家来了。

管家扬声，“是，救人的英雄在这里。”四海如尚余血气，一定涨红了脸，但是他只能微弱地问：“女孩无恙吗？”“她没事，医生正诊治她，你呢，你好吗？”管家代答：“他只需躺一会儿。”柯德唐过来，蹲下，“四海，我们感激你。”四海笑一笑，不知怎么回答，半晌，他说：“举手之劳耳。”柯德唐点点头，出去了。

管家双手叉着腰，“支那童，你勇气不少哇。”即使是救了人命，支那人仍是支那人，仍然只配在黑人宿舍里逗留。

稍后，烤干了衣服，四海就回得胜洗衣铺去了。

翌晨，柯德唐来探访他。

他并没有提到沁菲亚，他只是对四海说：“有些人，天生有勇气，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挽救他人的生命，这是极其难能可贵以及高尚的一种情操。”四海谦卑地站着不语。

“四海，柯太太说你希望入学，我会保荐你进学堂旁听，但愿你可以得益。”四海猛地抬起头，双目闪出晶光。

柯德唐看着他，忽然说：“你们这一民族会有出头一日。”四海不知那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上学！

他被安排坐在课室后边极角落的一个位置上，一出现就引起极大骚动，三天之后，震惊的家长们跑到镇长处抗议，以退学威胁，教师对四海温和的

说：“看样子我们只好另外想办法。”四海感慨他说：“孔子曰，有教无类。”那教师同意：“孔夫子是伟人。”退了学，四海仍觉兴奋，同他夥伴踢牛说：“……真是一个好地方，学生可以自由发问，与教师讨论功课，课程共分五个科目，最有趣的是物理与生物，你知道电是怎么发明的？”踢牛板着面孔，一点兴趣也无，隔一会儿他说：“四海，你真相信白人的蛇乱”“踢牛，听我说——”“我很高兴他们把你踢出学堂。”“我有他们的书本，我可以自修，不懂，可以查字典。”但是柯德唐太太已差人来同他说，他一星期可以到柯家去二至三次，由柯太太替他补习功课。

四海却十分犹疑，他不欲高攀，有点羞怯，只推说工作忙，只可以去一次。

但他的求知欲实在强，新的知识令他震荡，“原来如此”的感觉使他兴奋得脸红耳赤。

四海希望他是全职学生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单是埋头埋脑读书。

可是他听说许多学生都逃学，不可思议。

一日，他神气活现对赫可卑利说：“你知道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吗？”那黑人没好气，“老板，忘记苹果与香蕉，踢牛要离开我们了。”四海连忙放下苹果，“踢牛，你往何处去？”踢牛忽然扭怩，“我，我打算结婚。”“好极了，女方是谁？”“我们在市集相识，她父亲在印第安保留地有一间房子，愿意叫我去住。”“你不愿再替我工作？”“他们每晚都要求我回家。”“那么你一天做十个时辰，我仍付你五角钱。”赫可卑利抗议，“老板，我——”“我另外找人帮你。”四海不知道，这就是店铺扩张第一步。第二天晚上，有人到得胜洗衣挑畔，拔出枪，出言侮辱，四海趴在地下，学狗叫。

四海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，穷途潦倒的白人坐旧金山北上温埠找工作，吃不了苦，流落酒馆，喝上两杯，例找比他们地位更低的人生事出气。

有人点了火把，要放火烧店铺。

四海手中也已握住枪，只是赫可卑利同他说过：“四海，白人杀你，固然死路一条，你杀了白人，也是死路一条。”四海当时叹息，“白人的地方，奈何。”踢牛气炸了肺，大力捶打胸口，“不，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土地！”四海缓缓举起了枪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店门推开，进来两个大汉。

四海一看，知道来了救星，那是柯德唐两个得力助手，同华工一向关系良好。

他俩假装没有看见罗四海，诧异地对白人说：“你们躲在这里？外头有好酒不去？”做好做歹拉走了同伴。

四海这时才发觉冷汗已如雨下。

踢牛自角落出来，“幸运的四海。”四海却重重一拳敲在柜台上，“几时，几时毋须白人保护可以自由自在做生意。”“回支那去！”铁路浩浩荡荡的铺出去。

四海随柯德唐到怒马峡去看路轨，只见一边是峭壁，峭壁下是沸腾的激流，整齐的铁路硬是自峭壁爆山劈石铲平出“我很高兴他们把你踢出学堂。”“我有他们的书本，我可以自修，不懂，可以查字典。”但是柯德唐太太已差人来同他说，他一星期可以到柯家去二至三次，由柯太太替他补习功课。

四海却十分犹疑，他不欲高攀，有点羞怯，只推说工作忙，只可以去一次。

但他的求知欲实在强，新的知识令他震荡，“原来如此”的感觉使他兴奋得脸红耳赤。

四海希望他是全职学生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单是埋头埋脑读书。

可是他听说许多学生都逃学，不可思议。

一日，他神气活现对赫可卑利说：“你知道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吗？”那黑人没好气，“老板，忘记苹果与香蕉，踢牛要离开我们了。”四海连忙放下苹果，“踢牛，你往何处去？”踢牛忽然扭怩，“我，我打算结婚。”“好极了，女方是谁？”“我们在市集相识，她父亲在印第安保留地有一间房子，愿意叫我去住。”“你不愿再替我工作？”“他们每晚都要求我回家。”“那么你一天做十个时辰，我仍付你五角钱。”赫可卑利抗议，“老板，我——”“我另外找人帮你。”四海不知道，这就是店铺扩张第一步。第二天晚上，有人到得胜洗衣挑畔，拔出枪，出言侮辱，四海趴在地下，学狗叫。

四海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，穷途潦倒的白人坐旧金山北上温埠找工作，吃不了苦，流落酒馆，喝上两杯，例找比他们地位更低的人生事出气。

有人点了火把，要放火烧店铺。

四海手中也已握住枪，只是赫可卑利同他说过：“四海，白人杀你，固然死路一条，你杀了白人，也是死路一条。”四海当时叹息，“白人的地方，奈何。”踢牛气炸了肺，大力捶打胸口，“不，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土地！”四海缓缓举起了枪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店门推开，进来两个大汉。

四海一看，知道来了救星，那是柯德唐两个得力助手，同华工一向关系良好。

他俩假装没有看见罗四海，诧异地对白人说：“你们躲在这里？外头有好酒不去？”做好做歹拉走了同伴。

四海这时才发觉冷汗已如雨下。

踢牛自角落出来，“幸运的四海。”四海却重重一拳敲在柜台上，“几时，几时毋须白人保护可以自由自在做生意。”“回支那去！”铁路浩浩荡荡的铺出去。

四海随柯德唐到怒马峡去看路轨，只见一边是峭壁，峭壁下是沸腾的激流，整齐的铁路硬是自峭壁爆山劈石铲平出来。

峭壁下躺着一具工人的尸首，他由绳索锤下凿石时不幸失足坠毙，同伴要求洋人处理遗体。

柯德唐得到的报告如下：“没有人敢下去，河水又太急，独木舟也够不到，约二千名华工静坐怠工，”助手沮丧他说：“也不能怪他们，物伤其类，可惜庞英杰不在此地，叫他去谈判，或有希望。”柯德唐转头问四海，“你可愿做我的翻译？”四海战兢，“我试一试。”一见到那么多同胞，四海十分激动，他们每人都有愤怒焚烧的眼睛，衣衫尽管褴褛，身份不过是苦力，但在岗位上，却自有其尊严。

柯德唐说：“在这条铁路上，没有人的能力胜过华工，”他开口：“各位伙伴——”四海刚想翻译，一块鹅卵石已飞射而至，打中他左眉骨。金星乱冒，血流如注。

“走狗！”“叫庞英杰来同我们说话！”“你是谁？还不滚回去舔洋人的鞋底。”四海掩住伤口，忽然之间落下泪来。

他把眼泪擦干，转头同柯德唐说：“柯先生，我下去把尸首升上来。”

柯德唐凝视他，“四海，你毋须急急证明任何事，我清楚你的为人。”四海冷静他说：“下面躺着的人是我们自己人。”“好，你可以得到十块赏金。”工头替四海绑好绳索，缓缓放他下峭壁。

说是说三月天，寒风却仍然削面，四海身子摇摇晃晃吊在半空，有上天不能，入地无能的感觉，浑身发抖，他咬紧牙关，抹掉眉毛上汗水，缓缓沿峭壁而下，四肢已遭凸出的山石擦损。

过了像是一百年那样长，四海的双脚总算碰到实地，那是突出的一块平台，他看到同胞的尸首就落在不远之处，抬头往上看，只见无数人头正在白云下张望，看他是否能够达成任务。

四海握着拳头，手心汗出如浆，他摸到尸身附近，蹲下来，轻轻说着：“大叔，我这就带你上去，将你安葬，大叔，你要帮我忙。”“那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男子，额角高高，相貌端正祥和，横躺在石上，后脑有极小的一摊血，已经凝固，近黑紫色。

四海再度流下泪来。

因附近无人，他不打算抹干眼泪。

他扶起尸首，小心翼翼，犹如服侍一个病人，将他背在身后，用绳索绑好，便示意悬崖上边的工头扯他上去。

两个人重，反而减少了摇荡，一尺一尺那样拉上山去，终于到了山顶，柯德唐亲手握住四海的手，助他落地。

众华工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哄而散。

明日想必照常开工。

四海已用尽力气，坐倒在地，一脸血污，不住喘气。

柯德唐对四海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不知是谁，用一幅棕色油布，覆住了四海的大叔。

四海不由得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，乡下何处？”工头答：“此人昨日抵涉，今日就来上工，我还来不及登记他的姓名。”四海忽然忍无可忍，望着天空，像受伤的狼一般嚎叫起来。

天下起潇潇雨。

第二天，四海却如常到柯家学功课，正在造句，柯德唐进书房来，对他说：“四海，有好消息。”四海连忙放下笔站起来。

“四海，庞英杰嘱我告诉你，他要结婚了。”“同谁？”四海冲口而出，紧张得不得了。

“同一个西洋女子。”柯德唐也深觉奇怪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叫翠茜亚。”四海马上咧开嘴笑。

“你认识那位女士？”柯德唐更觉纳罕。

“是，她是我表姐。”“呵原来如此，你们中国人极多表兄弟姐妹，但她却是西洋人。”“她母亲嫁的是葡萄牙人。”“听说她是个美女。”柯德唐笑。

“是的，柯先生。”“四海，庞英杰打算随着铁路过活，铁路铺到何处，他便在何处落脚，你别看这几个埠今日如此热闹，铁路一盖好，人群一散，即成废墟。”四海想一想，大胆他说：“我不会担心温哥华。”柯德唐立即答：“当然，整个大温哥华是例外。”“交技利也不会。”柯德唐点点头，“四海，你很有见地，莫非想在此落地生根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“四海，何故？”四海很简单地答：“吃得饱。”柯德唐默然，过一会儿：“那你得设法筹那笔人头税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北平打仗了，你可知道？”“夫

人同我说过。”“四海，你似不甚关心。”“我们已习惯了，谁做皇帝不要紧，只要对老百姓好。”“但这次并非内战，乃系外国人联军进京。”四海低下头，默不作声，看样子难过到极点。

柯德唐叹口气，“听说列强军队直入紫禁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所有历史文物，珍珠玉石，予取予携，成箱成笼那样抬走。”四海忽然抬起头冷冷他说：“英国人一定拿得最多。”“是，”柯德唐喃喃道：“那班不列颠人。”半晌，他才说：“四海，你继续作文吧。”皮靴阁阁，他走了。

四海伏在桌子上，手握一管钢嘴笔，好比千金重，无论如何写不出字来。

书桌对面有一只书橱，镶着两面玻璃门，把伏在书桌上的四海反映出来，一如镜子。

四海老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看他。

9

抬起头，他看到玻璃橱门中他自己的影子，他看到书房门站着的沁菲亚柯德唐。

四海没有回过头去，她也没有进书房来同他打招呼。

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俩根本没有说过话。

她不再叫他回支那。

他也没叮嘱她闭上大嘴。

她只站在书房门口静悄悄呆一会儿，轻轻的来，轻轻的走，一晃眼玻璃橱门上已消失她的影踪，一切不过像罗四海的幻觉。

转眼间一年过去。

玻璃橱门中的沁菲亚柯德唐长高了，却没有胖，两只猫儿眼似两颗宝石，她喜欢穿白色的衣裳，看上去更加像小仙子。

但是罗四海始终没回过头去同她说话。

他太懂得自己的地位了。

一年下来，四海已可用简单的英语写下日记。

他的收支、他的感情、他的见闻，都记在一本简陋的簿子里。

柯德唐笑道：“四海，你知道什么，这或许是温埠建铁路期间，唯一的华人文字记载，好好保存它，将来会有用。”四海也笑笑。

将来子孙如果有好日子过，谁还愿意叫他们重温过去苦梦，假使没有出头的日子，生活可能比祖先在日记中记载的还要惨，又能从那些文字中学到什么？柯德唐说：“四海。我在温埠的合约快要完成了。”如释重负。

“恭喜你，柯先生。”柯德唐沉着地告诉他：“四海，在这四年期间，因为华工工资廉宜，我替铁路局省下巨款，即使如此，政府还自渥太华派工程师来监视我，我并非一个受欢迎的角色。”四海说：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树大招风。”柯德唐把这四个字咀嚼一会儿，“呵，太有道理了，”他很高兴，“是孔夫子说的吗？”“不，只是一句成语。”柯德唐说下去：“合约完成后，我会回渥太华老家住，做些小生意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”四海沉吟，其实他

心中早有主意。

跟着柯德唐，不过是个家僮，日后连管家的身分都攀不上，不如在外头自生自灭的好，华人地位虽然不高，但关上门，至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，不必先生长夫人短。

于是他婉转他说：“听说渥太华的天气更严寒。”柯德唐当下明白了，他笑笑说：“四海，相信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温埠糖业大王班治文罗渣士是我好友，我会托他照顾你。”“谢谢你，柯先生。”“四海，不必客气。”在得胜洗衣，他是他自己的老板。

那一夜，有华工找上门来。

先是上下打量他一番，“你就是罗四海？”说的是奥语。

“系，我系罗四海。”那人自口袋摸出一封已经团得稀烂的信，“罗四海，你愿意付十块钱来换这封信吗？”四海讶异，“什么信值十天的工资？”那粤人咧开嘴笑，“你舅舅陈尔亨说是你母亲的信。”四海一听，连忙伸手，“值，值，把信给我。”那人接过钱，笑嘻嘻走了。

四海把信压在手掌中，鼻梁骨如中了一拳，酸涩不已，他颤抖着手折开信读。

“吾儿四海如见……”才看第一句，豆大眼泪炙热地滚下脸颊。

近三年来，他第一次得到家人的音讯。

舅舅总算不负所托。”他母亲告诉他，乡间生活还算过得去，叔伯们自四海离家后，多少生了点善心，颇肯接济孤儿寡妇，弟妹们身体健康，十分听话云云，她叫他不必牵挂，还有，他托舅舅带的三十元，也已收到。

三十元！四海明明给了一百元。

陈尔亨死性不改。

他躲在一角，把家书读了又读。

他的黑人伙计同红人伙计说：“老板怎么了，拿着一封信，先是哭，哭完又笑，现在又抹眼泪。”红人答，“让他去，他还是个少年人。”“他们家乡也流行早婚，已到娶者婆的年龄了。”“温埠没有支那女人，如何娶妻。”黑人吱吱笑，“白人怕有色人繁殖，他们说‘像老鼠一样，一下子生满屋。’”红人喝一口酒，“是，所以他们想杀尽我们的女人。”四海终于读完了信。

那一夜，他辗转反侧，灵魄似蠢蠢欲动，要飞脱他的躯壳，返回家乡。

第二天，做起工来，特别够力气，虎虎生劲，生活似比往日更育意义。

下午，阳光好，四海兴致勃勃，拿起锅铲，表演一度纱杂碎。

伙计们诧异了，“老板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度散手，这碟菜好吃过维多利亚唐人街厨子的手艺。”四海受到称赞，不禁飘飘欲仙，做老板就是这点好，永远不愁寂寞，至少有伙计忠实捧场。

四海几乎在该刹那已决定进一步努力工作，扩张营业。

这时，四海看到踢牛脸上露出讶异之色，明敏的他立刻知道身后有人，正欲回头，双目已被轻轻蒙住。

四海鼻端嗅到一阵熟悉的玉簪花香，他激动起来，“翠仙姐！”“四海，你好精灵。”那双软软玉手放下来。

四海转过头去，悄生生站在他身后的，正是何翠仙。

翠仙完全改了妆扮，头发梳住脑后挽个，洗尽铅华，一张脸却反而更加晶莹秀丽，只穿件深色袍子，笑嘻嘻，怎么看，都仍然是个美女。

四海高兴得了不得，大胆问：“庞大哥呢？”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只

听到哈哈一声笑，那高大的身型进门来，正是庞英杰。

四海大叫：“想煞我也，庞大哥，”扰攘半晌，才坐下来谈正经事。

“庞大哥，你可是特地来看我？”庞英杰答：“第一件事，先来见见你，同时，把翠仙放在这里住两日，由你照顾她。”四海提心吊胆，“你往何处去？”“我到维多利去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调停。”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

“维多利有何大事？”四海纳罕。

“还不是为着人头税，叫人一时如何筹得出那笔款子，此刻维多利所有中国人的店铺统关上门不做白人生意，洗衣店、杂货铺、小贩全部停止营业，还有，佣工也都病倒，有人叫我去看看真实情形。”四海沉吟，“我可要作出反应？”庞英杰笑，“说不定你就得即时表态，否则立场不明，有得你搞的。”

“嗯，想乖机推倒我也说不定。”“四海，人的心肠弯弯曲曲，你总算明白了。”“是呀，”四海感慨，“他们赶着洋人叫大人，是和睦相处，我叫一声先生，即是奴才。”翠仙忽然笑道：“四海，你洗衣店的生意敢情不错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暖，难怪有人想扳倒你，树大招风呀。”翠仙笑不可仰。

“翠仙姐净会取笑我。”这时庞英杰才说：“四海，你干得出色。”四海忸怩，“不过是个腌攢的小生意人。”翠仙这时站起来，轻轻伸个懒腰。

四海才看出苗头来。

翠仙已经怀孕，腹部隆然。

四海惊喜，“庞大哥，恭喜你。”“四海，夏天你就做舅舅了。”“是，是。”这时，有人找庞英杰，他出去与来人说话。”翠仙这才笑道：“你这个舅舅，莫像那个舅舅才好。”四海忽然说：“我舅舅对我不错呀。”“你这孩子，在你眼中，没有坏人。”“有，怎么没有，许多外国人就挺坏。”“四海，站起来我看看。”四海站起来。

“呸，”翠仙说：“比我高一个头了。”当年他背她爬绳梯上船逃难，他不过同她差不多高。

“翠仙姐，且莫说我，你怎么样？”“我？我很好。”翠仙一直笑咪咪。

“会不会回温埠住？”“暂时没这个打算，我们随铁路走，一步一步向西移，等到整条铁路贯通，会在西边大埠多伦多落脚，我还有些老本，开一个熟食档，想必可以过活。”“翠仙姐，你真能干。”翠仙收敛了笑容，“我同他，”指庞英杰，“都是亡命之徒，既然回不去了，也只得想办法在这里生存，我已买下户籍，取到身分了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“四海，你是自由身，你不妨回乡娶妻。”四海低下头。

“咦，你有什么伤心事？”四海不语。

“假如缺钱用，我这里有。”“明年吧，明年我会回去。”庞英杰回来了，“姐弟谈些什么？”翠仙仍然满面笑容转过头去，“谈做生意呢。”四海讶异，他发觉何翠仙在庞英杰面前。却还戴着保护罩，或是说得难听点“面具”，只有对着四海，她才真心真意说真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庞英杰与同伴渡海到维多利去。

翠仙一早起来，四海比她更早，已经炖了鸡汤侍候姐姐。

翠仙感动得双眼红红，嘴里却说：“外国的鸡不好吃，一早宰好，不比我们，活杀活吃，够鲜味。”四海对外国人的厨房最熟，“他们只讲吃饱，其实也够好了，我们那么懂吃，却有许多人吃不饱。”饭后翠仙巡店，伶俐聪明的她立刻指出许多可以改良的地方。

四海有感而发，“翠仙姐，你若多读几年书，可以做女宰相呢。”翠仙

失声笑，“长得高大是一件事，说话却孩子气，我哪里行，不过在多伦多那样的大埠，真有女子读书考状元。”“翠仙姐，我觉得外国人办事真有办法，女子与孩子都不用吃苦，这一点我衷心佩服他们。”“你这话不能当众说，有人会拿石头扔你。”四海说：“我有个朋友，他看不得妹妹缠足吃苦，把妹妹小脚放掉了。”翠仙讶异，“这是谁，这样放肆？”“他姓孙，是一名粤人，年纪与我差不多。”“嗯，是个危险人物。”“他只是淘气而已，再说，我们已经失去联络。”翠仙沉吟。

也只有与他的翠仙姐在一起，四海才会兴致勃勃发表伟论。

他说下去：“老外值得我们效法的好处实在大多，人家真有脑筋，铁路一旦贯通，各省各县即时联成一气，三五日间可自西部抵达东部，粮食、信件、机器，均可迅速运至，整个国家简直就是靠这条铁路，而翠仙姐，我们中国人在筑路工程上功不可没。”翠仙只淡淡一笑。

“你怎么说？”“骡子有没有功？洋人会不会在事成后标榜骡马牛？你好不天真，人家只不过把我们当畜牲。”四海叹息，不语，话虽刻薄，相差无几。

“我且出去替他置几件衣裳。”四海又笑了，“我这里多少都有，你来挑翠仙姐，帮帮自己人。”这两天，可说是四海生活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，母亲在乡间无恙，姐姐姐夫又前来探访他，称心如意。

翠仙的花样镜最透，拉了丈夫与兄弟，去照相馆拍照。

踢牛劝道：“那机器会把人的魂魄摄进去。”四海不怕，兴致勃勃跟去。

庞英杰坐当中，翠仙站他身后，四海立他左边，摄影师用一块黑布遮住机器及他自己的头，蓬一声，亮光一闪，四海吓一跳，连忙紧紧闭上双目，翠仙取笑他，“乡下人。”她说，结果照片出来了，拍得非常好，清清楚楚三个人，真像是元神出了窍，被捕捉到关在纸上。

四海紧紧把照片收好，有机会，叫人带回家去给妈妈看。

翠仙劝：“储够钱就回去吧，最要紧置间屋，买块田，落叶归根。”翠仙取出亮晶晶一枚金币，“你收着。”“我没地方放这等贵重的东西。”“我带你去银号，放在他们那里。”难怪何翠仙时作西妇打扮，果然，华人只能自后门进去，偷偷摸摸，据说，不是银行势利，而是怕其他人客尴尬。

翠仙笑，“连带我们的钱，都低人一等。”四海不语。

“你知道柯德唐住的那个山？叫英属产业，不卖给华人。…四海好奇，“哪些中国人那么有钱？”，翠仙嗤一声笑，“你以为华人统统是瘪三？不少人金山银山背着走，檀香山有富翁种甘蔗发的财，想到这里买地盖房子。”“不卖给他？”“不卖，那个山头统住白人，怕华人住脏。”四海哑了。

“四海，你自己好好保重。”“你也是，翠仙姐。”庞英杰自维多利亚带回消息，同胞们终于愿意顺天应命，乖乖交出入头税，他苦笑，“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”带着妻子回交技利去了。

再过了大半年，四海也已筹到这笔款子。

他取得了户籍，收到正式证件时，双手颤动，感慨万千。

万多名华工，几个如罗四海般幸运！

当年入境的公文是假的，把他报大了岁数，也好，他索性学做大人，成绩斐然。

柯德唐的合约完工了。

外国工程人员庆祝了三日三夜，报馆差人来拍照登在头版，四海买了

莫地港快报及百年日报回来看，照相中只见柯德唐站在铁路路轨当中，两撇大胡神气活现地往上翘，四周围挤满洋人，均咧开嘴笑。

一个华工也不见。

果然，也没有骡马。

万多名华工，来到异乡，为着菲薄的薪酬，香外国人这条命派铁路立下汗马功劳，不少还赔本性命，可是，功成后，无一言一字一图记载。

华人的血汗只似影子。

那日，他到柯家话别，强忍着气，无甚言语。

柯德唐在四海面前讲到他独到的眼光：“本来有人劝我到爱尔兰招募工人，谁会猜到瘦小的华工能担此重任？我当初只敢用五十人，谁知他们手足敏捷，一下子搭起帐篷，煮好米饭，一如一生生活在西埃拉山中似，哈，可是一直还有人反对输入华工，我火光了，后来，连首相都在国会说：“没有华工，没有铁路。”四海一言不发。

他静静走到园子去。

柯家背山面海，风景秀美，一如图画。

有人在他身后，四海看到长长一个人影。

他没有回过头去。

他知道这是谁。

他听到沁菲亚柯德唐的声音：“我们要搬到渥太华去了。”四海隔一会才答：“我听柯先生说过。”“对不起，我曾叫你支那人。”是迟来的道歉，不过四海接纳，“我是中国人。”“还要多谢你救了我的命。”“应该的。”“或许，我应该有一个中国名字。藉以纪念。”四海微微仰起头。

“你可否替我取一个中文名？”四海沉默，过了很久很久，他以为她走了，但是没有，那个影子还在。

他说：“翠仙，你叫翠仙吧。”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“绿玉仙子。”“多么美丽的名字，谢谢你。”“不客气。”“再见，四海。”“再见，柯小姐。”再看时，影子已经消失。

四海缓缓转过头去，看到沁菲亚已走近屋子，衣服飘飘，宛如仙子。

“长得真美是不是？”不知几时，黑人管家已站在跟前。

四海不敢露出任何表示。

“柯太太想亲上加亲，把沁菲亚许配给她表侄。”四海只说，“我得进去同柯先生告辞了。”柯德唐送西四海一管自来水笔。

至今，四海拥有两支这样名贵的笔，虽然他从来不用。

他帮柯家打点好一切行李。

柯德唐走后，四海接到消息，何翠仙生养了，是一个女婴，信中言若有憾：“果然生个赔钱货，命恁地苦”，但是母女平安，万幸产后她身体很快恢复健康。

铁路已铺在往药帽站，跟着去速流站，很快到勒珍那。

华工有些跟着路轨走，有些回乡，有些流落在温埠，找些杂工做，大半不愁生活。

温埠日渐兴旺，爱尔兰裔移民成群自利物浦涌至，长途跋涉，扶老携幼，女人用头巾扎着头，手抱的婴儿不安地哭泣，男人紧张彷徨，他们听说铁路是奶与蜜之路，总比在爱尔兰的沼泽捱饿的好。

四海听说，一日最多曾涌进三千名移民，光是姓凯利的就有五名，全

无亲戚关系，其中一个凯利拿到合约，专门殓葬华工，还有一名是职业赌徒。

也有人问过四海：“此地是否真有奶与蜜？”四海回答得很滑稽：“假使你养牛养蜜蜂的话，是。”

10

他乘铁路去探访姐夫与姐姐，木制火车厢的窗户高且小，看不到风景，人与人挤在直排的硬板凳上，每卡车厢当中都有一只风炉，膳食阁下自理，可是乘客们还是十分满意。

有人觉得无聊，张口唱起歌来，“还须多渡一条河……”四海微笑，一路上沉默。

坐在他对面有一个婴儿，坐在母亲膝上，一声不响，净拿双蓝眼睛看牢他，脸上脏脏的。

四海想起他最小的弟弟，也是这样合作，幼小的他，生下没多久已经丧父，再不比人乖，命运更贱。

四海拿软面包喂那婴儿，那母样欠欠身，表示谢意。

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四海想。

四海太谦虚了。

他衣着光鲜，鞋袜整齐，身边又带着丰富的食物。

在铁路某一站，有亲人在等他。

极明媚的五月天，他姐姐亲自出来接他。

身后跟着保姆，带着婴儿。

翠仙直朝他抱怨，“为什么搭三等车？同这些人挤厂起，”阶级观念呼之欲出，“至少乘二等车厢。”四海笑，丰衣足食的她日渐噜嗦娇纵，同一般妇女无甚分别了，多好，四海替她庆幸。

没多少人可以洗脱过去，从头再来，何翠仙与庞英杰做得很成功。

四海说出心事，“姐姐，我想回乡一行。”翠仙颌首，“回去娶妻，把她带过来一起生活。”“我只想看看母亲。”“店铺怎么办？”“踢牛跟我那么些日子，相当可靠。”“那红人，月圆之夜仍然戴起羽冠祭祖？”四海笑，何止，踢牛不知自何处抬来一柱图腾，竖立在得胜洗衣店门口，图腾顶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雷鸟，凶猛精神，是他家族徽号云云。

“我们除了洗衣，也经营干货，做得不错。”“你大哥有你一半脑筋就好了。”“庞大哥志不在此。”翠仙笑，“哟，他是英雄，我是狗熊。”四海更正她：“他是英雄，你是美人。”好话谁不爱听，老练如何翠仙，仍觉受用。”四海说：“这次回乡航程，要渡过太平洋，往西驶，经过檀香山与东瀛。”“呵四海，你真正邀游七海。”四海笑咪咪，“让我数一数，太平洋、印度洋、红海、地中海、大西洋、北冰洋，噫，还差一个。”翠仙讶异，“你自何处学来天文地理？”四海感慨，“翠仙姐，外国人的书真好，外国人的书里什么都有。”翠仙欲取笑他，“是是是，黄金屋，颜如玉。”四海汗颜。

“四海，你这次回去，可说是衣锦还乡了。”四海不脱小生意人本色，他乘搭商船回去，不但不用买票，且有薪酬，是，他又拿起锅铲，在厨房做帮工，罗四海的算盘实在十分精密。

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四海指的是船上生活，所有设备都改良进步了，一拨机关，灯便亮起来，叫做电灯，方便之处，叫四海慨叹。

厨房比从前更加整洁，所有工作人员需穿制服，服务对象是美国人。

同伴对四海说：“花旗国统称金山，厉害吧。”四海此时已非吴下阿蒙，他不动声色，只是微笑。

金山一年不知多少落魄汉子流浪到温埠，讨饭讨到得胜洗衣店门口。

船到了檀香山。

四海知道那个埠土人称火奴鲁鲁。

他锁好随身一个布袋，上岸观光。

同伴问：“袋里有何乾坤？”四海说，“可以让你看”并非金银珠宝，只是成叠托带的家书。

同伴耸然动容，“啊。”四海叹道：“几时我们也学外国人，写好信，放进信壳，贴一个邮票，便可寄到各乡各县。”同伴说：“你恁地崇洋。”有点不悦。

四海噤声，是，他思路的确有这个趋向，他罗四海巴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可以向外国看齐。

同伴一上岸，立刻对四海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“什么地方？”同伴在四海耳畔低语。

半晌，四海才说：“我约了亲友，你自己去吧。”他一人在市内观光，见到华人开的店铺，便进内搭讪。

他看到一面金漆招牌：芝林药店，好奇，信步进内，伙计操粤语，即时出来招呼。

药店里气味芬芳，四海心旷神怡，伙计捧出甘草，他取一条放在口中嚼，原来在火奴鲁鲁，华人的根基也这样壮厚。

寒暄两句后，那伙计正与四海说到当地风土人情，忽然之间，店内走出一老一小两个人来。

四海与那年轻人打一个正面，心立刻一跳，身不由主站起来。

只见那人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西式头，西眼，样子一点都没变，他看到四海，只犹疑一刻，已展开笑脸。

是他先快步走近与四海招呼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！”四海惊喜交集，“老孙，你还记得我。”“罗四海，老朋友，”他热烈地一把握住四海的手，“来，我们去吃杯茶，好好聚旧，你怎么会来到檀香山，在香港又为何不与我联络？”四海真正佩服他，想他是一个富家子弟，一日不知见多少达官贵人，居然清清楚楚把罗四海记在心中。

老孙向药店里的长辈告辞，把四海带到佛笑楼沏茶，一张雅座上已有好几个青年在等他。

老陈——替他介绍：“王兴、史坚喻、胡樾。温生材、余锡麟、陆皓东。”四海轻轻坐下来。

他心中突然生出一阵前所未有怪异的感觉。

在座个个年轻人眉清目秀，一看便知道是斯文人，与四海粗手大脚大全然不同，他们梳着乌溜溜的辫子，前额剃得雪青青，更显得神清气朗。

但是四海嗅到一股杀气。

这只是一种感觉，当年庞英杰出示他那口大刀的时候，四海亦感到浑身汗毛竖起来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多少有点灵感，此刻，四海忐忑不安。

只听得老孙打个哈哈，“各位兄弟，罗四海是温埠侨领。”四海发呆，侨领，他？”老孙对四海说：“在座兄弟，均属同盟会会友。”四海背脊突生一阵凉意，他收敛了笑容，静静聆听下文。

其中一名青年温和的说：“四海兄大抵不知同盟会是什么。”四海大着胆子，试探问：“反清复明？”老孙头一个笑起来，“对了一半，四海，明人跟前不打暗话，我们不要皇帝了，我们学外国人一样，选首相，选大总统，中国的一切，属于中国人民。”四海看着这班年轻人，呆住很久，半晌才问：“皇帝肯吗？”那个叫王兴的青年笑，“不肯，也打得他肯。”四海听得浑身汗毛竖起来。

他耳畔嗡嗡作响，心扑扑跳，然后，用细小的声音问：“会成功吗？”那王兴忽然收敛了笑容，斩钉截铁他说：“杀身成仁！”四海发呆。

“四海兄将来我们到温埠募捐经费的时候，你要多多帮忙。”老孙拍他的肩膀。

四海忍不住问：“家人……知道你们的意向吗？”王兴又答：“没有国，何来家。”四海噤声。

有些人活在世上，是为着自己，像罗四海便是，净挂住吃饱穿暖，进一步令家人也过得舒服安定，已是丰功伟绩，今日，四海发觉另外有一种人，不止为自己，也想为别人做点事，他所尊敬的庞英杰是例一，不住为铁路上华工争取权益，可是老陈与他这一班朋友的目标，又不知大了多少倍。

他们高谈阔论，讲到民生如何凄苦，官府如何腐败，听得四海心中如抱着一块铅。

时间到了，老孙送他上船。

四海站在码头上，看到他衣服飘飘，神清气朗，胸怀大志，一如玉树临风，不禁自惭形秽。

四海嗫嚅道：“老孙，我只是普通一个老百姓……”老孙却笑道：“同盟会要老百姓帮忙的地方可多着呢。”上了船，驶离檀香山，四海一颗心才渐渐平复。

离家越近，他越是兴奋。

乘小船转往宁波，乡音盈耳，四海无比欢欣。

他终于回到了家。

梦中返来过千百次，完全像真的一样：陪母亲说话，同弟妹叙旧，以致肉身真的到了，反而像假的似。

家门打开，一个少年问：“找谁？”那是他的大弟，毫无疑问，四海认识他，他同他一个印子刻出来似。

“弟，我是四海。”那孩子呆半晌，忽然劈大喉咙叫：“妈妈妈妈，大哥回来了。”其余三个弟妹争向奔出来，衣衫破旧，四海只觉心酸，“你们不必吃苦了，”他一开口便那样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母亲坐在天井的旧藤椅子上，缓缓转过头来，一脸笑容，在四海眼中，她出奇的年轻秀美，“四海，你去了那么久。”“才三数年罢了。”“不止了，四海，足足五年多了。”四海一边分辩一边泪如雨下，“那里，妈妈，你算错日子了。”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母亲已经病人膏肓，坐在藤椅上，只是为着等四海回来。

四海将脸埋在母亲的手心中。

接着的日子，四海夸张地美化他在外国的经历。

他母亲莞尔，“那样好呀，简直是个君子国。”为着使母亲愉快放心，

四海继续毫不羞愧地吹牛。

来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，罗四海忽然成了香饽饽。

四海觉得成家立室是人生必经大事，交由母亲大人代办。

母亲精神略好时，对媒人笑道：“最好能够见个面。”“那怎么行！”是答案。

一个月圆的晚上，四海终于悄悄走到包家高墙下去。

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长长叹口气，喃喃道：“恍如隔世，便是这个意思。”他想都没想到墙内会有人搭腔：“四海，是四海吗？”四海蓬一声跳起来，头碰到树干上，“翠仙！”墙内人笑答：“我不是翠仙。”“那你是谁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“你猜呢？”那少女十分俏皮。

四海怔怔站着，“我猜不到。”“翠仙是我大姐，她一早已经嫁了人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是她叮嘱我，到园子这个角落上来等，如果墙外有人说话，问他是不是叫四海。”“呵。”“你是四海吧，你回来了。”“翠仙，你姐姐，好吗？”“胖多了，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”“说四海问候她。”“她回娘家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她。”“你们好吗？”“听说要换朝代了，”少女说：“叔伯都说，真要逃难的时候，可能逃往南方。”四海沉默一会儿，“包家财宏势厚，哪怕这个。”早就外强中干了。”少女十分健谈，一如她姐姐。

“四海，你这次回来，听说是为娶亲。”我回来探亲才真。”“婚后，带着新娘子往金山住？”“我并非自金山来。”刚想详谈，忽听到有吆喝声：“谁？谁在这里说话？”四海匆匆离开是非之地，恋恋不已。

他心中嘀咕，在外国，几千里路外都可以用电话通话，在自己乡下，隔幢墙讲话都不行，真没味道。

这种莫名其妙的礼教，非要待老孙与他的同盟会来破除不可。

晚上出来，四海躲懒，没戴上假辫子，为免节外生枝，他匆匆奔回家去。

媒人还没有走。

“……周家小姐，因家道中落，才蹉跎到今日，十五岁了，家务是件件通的，能够吃苦。”只听得母亲微笑说：“我们不嫌人家穷。”“那么——”“要问问四海。”四海脱口说：“请问周小姐芳名。”媒人答：“叫周翠仙。”四海笑了，他低下头。

“怎么样？”“就是她好了，请告诉她，到北国生活，是要吃苦的。”四海母样大悦：“什么，那边不是金山银山有奶有蜜的极乐土吗？”四海说漏了嘴，非常尴尬。

四海带着他那么肇年来的积蓄回来，其中还有庞英杰何翠仙的馈赠，箱子打开，五光十色，什么都有，千里镜，万花筒，丝披肩，宝石戒子，还有，还有说不完的故事。”两个弟弟羡慕之极，“大哥，带我们去，我们跟你走。”四海心一动，“可是，谁照顾母亲与妹妹呢。”弟弟们垂下眼睛。

“替你们置了地，自耕自足，又待妹妹嫁人，再说吧，在家千日好。”“大哥，但是你出门兜一转就发了财回来。”四海怔住。

过很久他才说，“不是每个人同我一样幸运，”也只能这样讲，不能诉苦，因为乡下的兄弟也苦。

“我们也想出去碰碰运气。”四海说：“外头的世界也很凶险，来，让我告诉你们，林总统怎样解放黑奴。”“不要听那个，闷坏人，上次你说到马戏班里有长胡的美女。”四海耐着性子，“我讲海底敷设电缆的事给你们听。”

“说马戏班里的侏儒。”聘礼过去，周小姐过来。

一进门，大家便看到她有一双天足，四海反而放心。

嫁妆里一些衣服被褥都是现买的粗劣货色，四海跑过码头，自然辨认得出。

可是，罗家的新房也同样简陋，什么都没有。

听得弟妹在门外咕咕笑，年轻的新娘子也笑了。

四海掀下她的盖头。

她轻轻抬起头来，一双乌溜溜眼睛，满脸笑容，异常秀丽的鹅蛋脸。

四海有意外惊喜。

她轻轻说：“从此我们是夫妻了。”四海也说：“真是的，大家要好好过日子。”“你脾气算不算坏？”“不算，我有名的糯米脾气，你呢？”“我比较急性子，但不会无理取闹。”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，秉烛夜谈。

四海说：“从今日开始，你要为我煮饭洗衣养孩子。”“我明白，我能够胜任，可是，你也得爱护我。”“那自然，不过，到了外国，我们得重头开始，我的节蓄已经全部给家人。”“我明白。”四海十分高兴，“你喜欢有几个孩子。”“听上天安排。”“对，对。”四海喜欢翠仙的乐天性格。

“只怕你会想念父母。”“父母早已故世，我在兄嫂屋中长大。”四海即时对妻子的童年有充分了解，“不要紧，现在，你已有自己的家。”罗四海这小子，一直受幸运之神眷顾。

周翠仙没让他失望，她沉默寡言，但是一副好笑容，手足勤快，天生有组织能力，做起家务来整整齐齐，好学，聪明，听教，又懂得尊重长辈。

翠仙来得及时，办完喜事之后，四海的母亲很快倒下来。

但她是个愉快的病人，明知自己不行了，还絮絮不休谈着家事，苦中作乐。

“……生了孩子，记得同他们说，祖母姓陈，外婆姓盛，母亲姓周，女人的姓字老是没人记得，真吃亏，即使是女孩，也设法让她读书识字。”说着她会忽然打个盹，醒来又继续下去：“啊，我讲到哪里？”四海总是耐心的提醒她。”“千万不要做外国人，要会中文呵。”四海忽然凄凉地笑，“做中国人有什么好，人命贱如烂泥。”他母亲吃惊，“这孩子，怎么讲出这种话来，造反。”的确是要造反了。

母亲瞌上眼的时候，面孔宁静满足，“本可替你们带孩子，但是老天爷要召我回去呢。”四海与翠仙默默站一角侍奉，听得出母亲不介意离开这个世界，她实在大劳苦大寂寞。

半个月后，她如愿以偿，享年三十六岁。

四海没找到他舅舅陈尔亨这个江湖小混混像是已在空气中消失。

或者，他出现的唯一目的，不过是要把四海带到外国去。

晚上，四海坐在母亲的驱壳旁，默默地瞻仰遗容。

母亲出奇地年轻，同四海幼时记忆一模一样。

翠仙斟一杯热茶给他。

四海问她：“你怕吗？”翠仙眉毛都不抬，淡淡答：“自己的妈，怕什么？”四海知道他娶对了人。

再过一个月，他们便双双离开了乡下。

船一到公海，四海便摘下假辫子。

翠仙说：“外国男人短头发倒是清爽。”“也不是，红人就梳两角辫子。”

“啊，这么有趣，倒要见识见识。”两个一无所有，出身清苦的年轻人，因缘份结为夫妻，万幸说话投机，竟成为好伴侣。

四海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，她专心服侍他，他也小心翼翼了门心思对她好，二人有商有量，多年来的孤苦，一扫而空。

有好饭好菜，翠仙总是留给四海。

四海笑道：“不必担心吃不饱，以后我们每天可以吃鸡蛋。”翠仙只是笑。

回程中，船驶到檀香山，四海特地到芝林药店去打探老孙下落。

那位长者迎出来，认得四海，告诉他：“宗珊到日本去了，”在外国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，谈到抱负：“我年纪已大，只得两个女儿，药店要来无用，已经捐给同盟会了。”“老伯，同盟会最终目的是什么？”四海想再三肯定此事。”长者笑笑，“革命起义，推翻腐败专制的满清，建立民国。”呵民国。

“人民的国家，中华民国。”“有成功的希望吗？”“不做，一丝希望也无，肯去做，总有一丝希望。”“可是，那是杀头的死罪。”长者吁出一口气，“没有不流血的革命。”四海握紧拳头。

“宗珊到了温埠，你要帮他忙。”“一定尽我绵力。”回到船上，翠仙问：“找到朋友吗？”四海却反问：“翠仙，我们若有儿子，你肯放他去做革命党吗？”翠仙退后一步，脸色突变，“不，不可以，”她哭出声来，“我儿子是普通人，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”四海叹口气，不忍心，安慰年轻的妻子：“我们在外国生活，找谁去革命。”翠仙总算安静下来。

那夜，她还是做了噩梦，“不，呵，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，可怕，可怕！”头颅抛出去，为的是老百姓，可是老百姓却觉得他们的头颅可怖。

四海看着自己一双做苦工做得疤痕累累的双手，这一点委屈算得什么，还有，被洋人叫一两声支那人，又何必计较。

有人为不相识的同胞牺牲生命呢。

11

船返回温哥华的时候，年轻的翠仙已经怀孕。

四海要通过若干私人关系，翠仙才能上岸。

温埠的糖业钜子罗渣士特地派管家来接他上岸。

一个中国人能得到这样待遇，实属难得。

他们一家只能住在店中阁楼。

四海告诉妻子：“暂时忍耐一下，不久我们可以置幢房子。”可是等到第二个孩子出生，他们仍然屈居阁楼。

人客进进出出，顺便与孩子们玩，“这么大了，会讲话没有，啊，不给我一个笑脸吗。”何翠仙为这个情况生气：“邋遢真是中国人本色。”四海却笑嘻嘻，钱都搬到乡下了，先安置了家人再说。

何翠仙犹自恨恨道：“一团糟！”四海的妻子只得讪讪地抱起两个孩子，“来，妈妈同你们上街看摩托车去。”她对这位长得像外国人的姑奶奶既敬

且畏。

何翠仙看着他们母子的背影：“根本帮不到你。”四海对姐姐一向容忍，笑道：“她已经帮到不少。”何翠仙大怒：“你才一心一意帮着她。”四海唯唯诺诺。

“我在维多利置了间房子，租给你们住，老婆同孩子没事别出来献世，抛头露面，当众喂奶，成何体统！”四海默不作声。

“乡下亲友还以为你的钱是拣回来的吧，设想到财主自己活得像乞儿。”半晌，待翠仙骂够了，四海才说：“也只得姐姐疼我罢了。”何翠仙住了嘴。

只有这小子明白她，她脸色稍霁，说下去：“维多利中国人越来越多，你不如到那里去开片分店，两边走，想必照顾得来。”四海搔搔头皮，他苦无本钱。

“我替你想过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借给你，以后可不准动辄回乡下去充大头鬼。”姑奶奶走了良久，孩子们才由母亲领着回来。

翠仙吐吐舌头，“厉害。”四海笑，“她年轻时，更不让人，此刻已经收敛了。”“不过每次骂完，我们总捞些好处。”“她心好。”“她长得似外国人，还有，女儿更活脱脱是个洋娃娃，真漂亮。”四海应一声，他不愿意与人在背后议论他姐姐，即使那人是他妻子。

“她做什么生意，赚那么多？”“孩子哭了。”“没有哇。”四海温和的重复：“孩子哭了。”翠仙立刻知道丈夫是叫她住嘴，她飞红了脸，从此不再多嘴。

四海甚觉安慰，知道她明白了。

这样的妻子，也已是贤妻，四海为自己庆幸，不然的话，他管他做，她管她说，有什么味道。

该年冬季，天气特别冷，成日成夜刮着大风雪。

深夜。有人急急敲门。

四海的屋子尚未装置电灯，他自床上跃起，点起洋烛，下楼察看。

孩子闻声，惊吓，哇一声哭起来。

一打开门，风夹雪扑面而来。

门外站着两个人。

站前头的听见幼儿啼哭，微笑道：“四海，你做了爸爸了。”那个映着身后风雪，宛如天兵降世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把身后一人拉进屋内。

四海惊喜万分，“老孙！”他的同伴是王兴。

老孙说：“四海，麻烦你做些热的面食，饿坏了。”翠仙安顿了孩子，立刻来帮忙，一句话不说。

因赶时间，先炒了一大碟肉丝炒年糕，再切了半只醉鸡。

王兴吃得特别多。

“老孙，你们是几时到的？”“来了有几天了，到今日才抽空来探访你们，切莫见怪，四海，你在温埠多人知道，据说，庞英杰是你姐夫，能否介绍我认识？四海，镇南关已经起义，我们需要大量军费。”四海一言不发，转入房内，取过一只小铁箱，走出去，交在老孙手中。

老孙笑了，“别交给我，我们此地有个代表。”他说了姓名地址。

王兴仍然埋头苦吃，四海替他斟了一大杯热茶，他咕噜咕噜喝下，走到墙角，席地就睡。

老孙说：“他累了。”“明朝我去打电报，请庞大哥来见个面。”老孙按

住他的手，“不可，在电报中告诉他，由我去拜见他。”“老孙，起义的情况怎么样？”“你问王兴，他指挥起义，身先士卒，来往大陆海外，十进十出。”四海颌首，“老孙，你先休息，我来同你打个地铺。”把客人安顿好，四海才汕汕地同妻子说：“把节畜全捐出去，你不反对吧。”翠仙笑笑，“开头时还不是一无所有。”四海甚觉宽慰。

“不过，革命这件事，终于渺茫。”“何以见得？”“清朝几百年的天下了。”“他气数已尽。”“四海，你盼望建立民国？”“当然，谁不希望国家壮大进步，民生舒泰丰足。”“会不会换汤不换药，到头来又是骑在老百姓头上喊打喊杀，为所欲为？”“老孙同王兴兄弟像是这样的人吗？”翠仙低呼一声，“他们打算黄袍加身？”“不，不做皇帝，叫总理、总统、主席。”翠仙怔怔地出神，回头见丈夫神情亢奋，不敢泼他冷水，只在心中嘀咕：只怕都一样哩。

天还没亮，四海就起来了。

他与老孙到镇上电讯局去打电报给庞英杰。

还没到中饭时间，庞英杰的回音就来了。

他会乘晚班铁路到温哥华。

一进门便握住老孙的手，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”他呵呵笑起来。

笑声宏亮，把幼儿震得发呆。

二人如多年老友般，立即密密斟谈。

王兴却仍然只顾吃与睡，脸色渐渐红润。

翌晨，他们一行三人便匆匆离去。

四海送他们到门口，微弱抗议：“怎么没我份？”王兴忽然笑一笑，“四海，后方最需要你。”四海自嘲：“是，我只会打铺盖炒年糕。”庞英杰讶异，“这小子又在妄自菲薄了，三军没粮草行吗？”四海总算好过些。

真的，一样一句话，有好听不好听。

越是政治人才，说的话越是中听。

老孙与四海紧紧握手，直到两人指节都觉得有点痛，才肯松手。

他们去了。

关门回头，四海发觉妻子整个人松弛下来，拍抱怀中幼儿，哼着小调，脸上带丝满足的微笑。

四海知道她提心吊胆，生怕丈夫跟了他们走，但是四海不是同盟会需要的人才。

万幸。

四海轻轻说：“你不应那样想。”翠仙抬起头，“我只知我同孩子没了你，贱若烂泥。”“国家若沦落在列强手中，我们更加贱。”过半晌翠仙才说：“我的目光没有那么远，”她笑了，深深亲吻幼儿脸颊，孩子咕咕笑起来，“我是个普通小百姓。”夹缝中，只要有一点点雨露，一丝阳光，就存活下来了，且孜孜不倦，开枝散叶。

半个月后，何翠仙赶到四海处。

她没带孩子。

独个儿作男装打扮，坐下来，脱下帽子，自裤袋取出一只扁瓶子，对牢嘴便喝酒。

喝光了，把那只银扁瓶摔到墙角，当一声，孩子听见卞，蹒珊走过去，拣来玩。

她喃喃道：“这是命。”说罢伏在桌子上，醉倒了。

四海夫妇把她抬进卧室去，他俩打地铺睡。

半夜，她们听到哭泣声。

第二天，何翠仙神色如若，告诉四海，庞英杰写过一封短简，告诉她，暂时不会回家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办，她如果能等，就等，不能等，别等，千万不要勉强。

四海呆住，半晌，震惊他说：“翠仙姐，是我发电报把他请来——”何翠仙摆摆手，“四海，千怪万怪，怪不到你头上，他等了他们不知道有多久，事实上他一生都在等中华有复兴的一日，铜墙铁壁都挡不住他。”大家沉默，四海内心惻然。

“总算过了七年好日子，”翠仙吁出一口气，“夫复何求。”四海问：“翠仙姐，你有何打算？”翠仙忽然笑了，“等得了，等呀，等不了，另外嫁人。”四海吃一惊。

翠仙随即叹气。“等，”怎么不等，革命终有完结的一天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我等。”“翠仙姐，要不要搬来一起住？”何翠仙转过头来，看着四海夫妇，扬起一角眉毛，“什么，叫我替你们管家，我才不干，各归各最好。”四海说：“是，是，反正姐姐近日常常来温埠做生意。”翠仙语气转为温和，“四海，你同我都知道，庞英杰是不会回来的了。”四海不敢搭腔。

翠仙说下去，“他们都回不来了，”停了一停，忽然吟道：“可怜河边无定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。”她用手掩住了脸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

中国人在温埠的力量也凝结得真快。

四海两个孩子已进自己人办的学堂读书，对数学有兴趣，教他们床前明月光，则咕咕笑，无甚理解，同洋童吵架，口角一如外国人。

踢牛仍在店里帮忙，赫可卑利则已返回纽奥尔良去寻亲。

店铺已是温埠老子号，用着十来个伙计，年年均有盈利，早已偿还何翠仙那边的债务。

手边一宽松，四海又想起家人。

他妻子很坦白：“我一点不想回去，在家乡我没过一天好日子，兄嫂并不疼我，吃与穿都轮不到我，大哥开口骂我，大嫂只在一旁咪咪笑，恁地阴毒，我不会怀念那种日子，既然出来了，只当逃出生天。”四海十分尊重妻子，事情耽搁下来。

此刻的他，不折不扣成了侨领，事忙，不经安排，一时也走不开。

一日，他自店里核数出来，被报童拦住，“罗斯福当选美国大总统，买张报纸看，先生。”四海心想，我们第一个大总统几时诞生呢。

“四海叔，四海叔，”有个少年叫住他，“请到牛打东街华汉堂，义声叔收到一封电报，要给你看。”四海匆匆赶去。

“同盟会有何消息？”有人递一张电报给他。

四海谙英语，一看，电报上只短短两句，阅毕，他淡淡告诉众人：“广州新军起义失败。”整个华汉堂嗡地一声。

四海一言不发，走回家去。

也不叫车，一直闷声不响步行了十里路，到家，满头大汗，坐倒在椅上，也不作声。

两个孩子放学回来，一边用英语吵架，边吵边拍打对方，进得屋来，

那两个十多岁的男孩看见父亲脸色铁青，知道不妙，却未知是何事不妙。

四海暴喝一声：“为什么不讲中文？你不是中国人？嘎，说！你是什么人？”翠仙闻声，自内堂奔出。

母子三人只见罗四海一张脸涨得血红，脖子比平日粗了一圈，额上青筋绽现，拳头紧握，像是要找谁拼命一样。

翠仙想把他按下座椅，她的手被大力弹开。

忽然之间，四海又似皮球般泄了气，坐倒在椅子上，眼泪汨汨而下。

两个孩子吓得语无伦次，一直喊：“爸爸，我们说中文就是了，我们说中文。”讲得却还是英语。

翠仙挥挥手，叫儿子走开。

四海呆着一块脸。

半晌，翠仙绞一条热毛巾给他。

他才哑着喉咙说：“革命仍须流血。”翠仙一呆，也落下泪来。

民国成立那年，罗四海四十五岁。

他一直没有再回家乡。

两个妹妹都已出嫁，因四海慷慨的馈赠，嫁妆办得不错，两个弟弟到南洋去过一趟，见识过后，乖乖回来留在家中，稍后亦结婚生子。

“那时，乘船往返大西洋与太平洋已不是新闻，巴拿马运河已经动工，英国人正尝试用飞行机器横渡英法海峡。

罗家已是小康之家，翠仙同丈夫说：“要回去的话，我们陪你回去。”四海却犹疑，“听说欧洲要开仗了。”“咄，这同咱们有什么关系。”翠仙总是不理世间大事。每当四海教训儿子：“我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……”她就在一旁笑。

罗爱华与罗爱汉两兄弟才智相当出众，时常到旧金山替父亲办货，手段精明。

“比他们父亲聪明，但是，罗四海为人较忠厚大方”，是外人相当公正的评语。

罗爱华找来经纪人，表示想购买西温哥华山上一块地皮，那经纪人只是说：“该处风水不宜华人，况且，盛传西方将罕济萧条，抓紧现款，比较实惠。”爱华对爱汉说：“总有一日，我要住到这里来。”爱汉这才领悟到；经纪是存心推搪他们。

“白人倒底怕我们什么？”“义和拳、小脚、辫子、”鸦片、麻疯……还有，活畜祭祖之类的落后秘密宗教仪式。”“终有一日，他们会为这些着迷。”兄弟俩大笑起来，暂把英属产业地皮一事，搁到一边。

这一笑，惊动了父亲，罗四海板着脸出来问：“笑什么，刻薄老伙计真的那么有趣？”爱华知道有人在父亲跟前告状，便据理力争：“爸，公司有公司规矩，已支了退休金给他，他嫌不足，便在你跟前噜嗦。”“你们小时候，还不是他帼着你们满山幸。”爱华笑，“爸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给他特别待遇，别的伙计要抱怨，不能服众，以后很难办事。”爱汉说：“爸，日后你私人帮他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”四海听着，认为有理，但又觉得两个孩子冷酷无情，半晌作不了声。

爱汉忽然加一句，“翠仙姑也说这样做正确，此刻店里好几十人，依规矩办比较好。

爸，时势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二十世纪，同从前老板伙计睡一个铺盖不

可相提并论。

四海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，隔一会仍然说：“待人要宽厚。”爱华松口气，“爸真是明白人。”“对，你们母亲有无与你们说过——”两个年轻人齐齐怪叫起来：“此事万万不能听从。”罗四海拍桌子站起来，“胡说，回乡娶亲天经地义，我同你妈妈就是在乡间结的婚。”“盲婚！”“盲婚有什么不好，你们亲眼看到我俩相敬如宾。”爱华呻吟一声。

“温埠有你意中人吗？说。”爱汉抢着答：“爸，我不忙结婚。”“你，你已经廿岁，你哥哥廿二，打算几时成家？”“遇到合适的女子再算。”“慈母多败儿！”罗四海气头上，直把责任推卸。

“噫，教不严，父之过。”周翠仙在他们身后出现。

四海气鼓鼓。

“时势真不同了，前日我看到翠仙姐，真吓了一跳，裙子只比膝盖长一点点，小腿光致致露在外，穿一双丝袜，据讲是最新时装，头发也剪短，倒似我小时候剪的妹妹头……她老人家人老心不老，我们也要学一学。”爱汉抢着说：“那是法国可可香奈儿设计的服装。”罗四海问：“什么？”“爸一向不理这些。”爱华说。

罗四海接着手叫他们走。

“在爸面前，我们永远只得五岁。”“你倒想，三岁才真。”翠仙轻轻对四海说：“我陪你回乡走一趟好了。”“孩子们也总得向祖母鞠一个躬。”“我同他们说过了，他们不想回去，只说中国在内战，叫我们也别去。”“一代不如一代。”“翠仙姐也这么讲。”四海看向窗外，是初春，一列樱花树正盛放，雪白一团团花蕾攒满树梢，四海低下头，“时间为什么过得这样快，时间到何处去了？”翠仙叹口气，在丈夫身后坐下来。

“王兴已病逝。”语气萧刹。

“是，我听你说过。”四海指指鬓角，“你看看我白发。”“儿子都那么大了，怕什么。”“昨夜梦魂中，忽然见到王得胜朝我走来。我伸出手去扶他，发觉自己的手还小，原来我只得十三岁，初到温埠，一无所有……”翠仙不出声。

“转眼几十年。”四海感喟。

翠仙轻轻说：“我们叫做好的了，只要一家在一起，天天都开心。”四海说：“庞大哥不晓得在哪里，难为翠仙姐仍然在等。”他不忘记女儿吗？倘若还在人间，应该有讯息回家。”四海声音降低，“也许已经不在人世，也许在武昌起义时牺牲，也可以在黄花岗陪伴他的同志，只有我们这种小人物会得越活越好，我们爱惜自己，又懂得钻营。”“你有没有见过翠仙姐哭？”四海吁出一口气，“没有。”“她真坚强。”谁说不是，仍然打扮得时髦漂亮，出面做生意，与爱华爱汉两兄弟不知多谈得来。

“四海终于说，‘我去订船票，我们回乡走一趟。’爱汉在父母催促下，还勉强愿意回乡，爱华支支吾吾，最后不得不坦白。

“爸，实不相瞒，我约了人。”“谁？”罗四海双眼睁得滚圆。

“一个人。”“我也知道你不会约会一只牛。”“一位……小姐。”罗四海即时明白了。

他声音还算镇静，“哪家的小姐？”通温哥华的华人他都认识。

“她不是温埠人。”“啊，她住在月亮里。”爱华涨红了脸，“她住美国波士顿。”罗四海瞠目结舌，没想到儿子交际网这样宽广。

过一会他才问：“这位小姐……家里干什么？”“她父亲是基督教圣公会牧师，姓刘。”罗四海面色稍霁，“算是正经人家。”爱华跟着说：“她在卫斯理女子大学修英文。”罗四海又提心吊胆，“呵，我们配得起人家吗？”爱华笑“爸总是谦厚，我们罗家在温埠也算有点名望。”这话不算过份。

12

上个月，华汉堂差人送来一方牌匾，上书博爱二字。

何翠仙正在罗家做客，看到了，笑起来，“好好挂起它，小心，小心，这是你们爹一半身家换回来的墨宝。”两兄弟老听说老华侨顶力捐款支持革命，这番话可证实所传不讹。

当下罗四海问：“刘小姐的父母可知道有你这个人？”“我们正打算第二次见面。”“唔。”四海没有反对。

爱华放下了心。

“有机会你也带她来见见我们。”呵，自由恋爱了，是有这个名堂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爱华见到母亲自外边返来，气鼓鼓，不开心。

爱华是个孝顺儿子，立刻凑向前，“妈，什么事不高兴。”罗四海也有点纳罕，他了解妻子性格。她不是那种多心小器小心眼的女子，相反，她十分懂得小事化无的艺术，这次是为什么生气？只听得她清了清喉咙答：“没什么。”爱华把脸伸过去，“妈妈，把没什么说来听听。”他母亲被逗笑了，“是没什么嘛。”爱华也知道母亲脾气，故先顾左右言他，把报纸摊开来，“妈，有一只大船，叫铁达尼号，第一次航行就沉没了。”“啊，行船跑马三分险。”“妈妈，德国人同英国人打起来了。”“同我们不相干。”“还有，俄国也闹革命，想推翻沙皇尼古拉斯。”“这沙皇是坏人吗？”“妈，温埠快有钢筋水泥造的房子了。”半晌，爱华终于引得母亲开口。

“我自教会出来，想去喝下午茶，同童太太二人，去到咖啡厅，谁知站了大半个钟头，硬是无人带座，不给我俩座位，后来，还是童太太机伶，说是嫌我们是支那人，不招呼呢，只得知难而退。”罗四海父子听了，一声不响。

“唉，这种时候，不得不叫人想回自己家乡。”爱华缓缓站起来，“妈，是哪家咖啡馆？”“勃拉街的爱克米咖啡馆。”罗四海说：“那原是白人地头，童太太怎么带你去该处。”

爱华取过外套帽子，“我出去一趟。”他母亲连忙说：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爱华笑笑，“访友。”“爱华，我不生气，下次不去那里就是了，你别多事。”爱华已匆匆出门。

罗四海抱怨道：“你看你，他年轻，沉不住气，这回子一定是去找人理论，替你出气去了。”“哎呀”都是我不好。”翠仙懊恼得什么似的。

“在人家的地头生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下次有什么委屈，别对孩子们说。”翠仙提心吊胆。

她爱儿在天黑后才回来，笑嘻嘻，着无其事。

她趋向前问：“怎么样？”爱华对母亲辩：“下个月起，妈妈你可以天

天同童太太到爱克米去喝咖啡吃蛋糕。”罗四海扬起一角眉毛。

“不过，届时爱克米已不叫爱克米。”罗四海已明白个中巧妙，摇摇头，“这孩子。”做母亲的犹自不解，“叫什么？”“下个月起，叫四海咖啡馆。”“呵，你把它买了下来！”爱华直笑，“我们的确需要一简勃拉街的铺位。”罗四海也笑，“太太，劳烦你，以后光喝咖啡就好，千万别去逛百货公司，或是吃大菜，我们买不了那么多。”翠仙怔怔地，半晌问：“我们那样有钱了吗？”只听得儿子轻描淡写答：“那不算什么。”罗四海该次回乡，带着十几箱行李。

他对妻子说：“小少离家老大回。”这句话对周翠仙，更加贴切。

回到家乡，她才发觉，家乡一切不变。

仍是一个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电灯，没有瓦斯的家乡。

同她离开那日没有半丝不同，只是后园那株槐树粗壮了一倍。

呵，当中那廿多年，好似没有过过——周翠仙到镇上开小差偷偷溜了一转回来，她那嫂子因没人差使，就快要冷笑着出来派罪名给她了。

但是没有。

嫂子迎出来，恭恭敬敬说：“妹妹你回来了，我们好生挂念。”眼角还是精利地射向翠仙，打量她一身打扮，看看是否名符其实。

只见周翠仙一身外国衣着，一件呢大衣上镶着貂鼠翻领，真丝袜，皮鞋，手上戴着手套，手套外戴一只金手表，啊，那嫂子的表情不由得更加恭敬。

翠仙缓缓脱下手套，露出指上的宝石戒子，只有她较粗的指节出卖了她清贫的出身，但周翠仙并不意图隐瞒什么。

“妹妹房间已经打扫出来了。”“不用客气，我随四海住罗家。”留下无数礼物后，兄嫂恭敬地送他们出门。

回到屋内，那兄长讪讪道：“没想到翠仙恁地慷慨。”那嫂子却忿忿说：“没想到她会走起运来，这里不过是她九牛一毛耳。”周翠仙没听到这些评语。

第二天，他俩本来要到上海观光。

临出门，四海却想起来说：“哎呀，我忘记约了一个人。”翠仙看丈夫一眼，“那就取消行程好了。”“不，我找个女眷陪你去。”“我也不想去。”“不，你去走走，闷在家里有什么好。”翠仙立刻会意，“好，好，我去。”四海的确约了人。”他悄悄向包家走去。

到了目的地，抬起头，宛如雷殛，呆住。

哪里还有什么包家！只有颓垣败瓦，一片野草，一大群乌鸦聚集在棵秃树上，见有人来，哑哑拍翅飞起。

包家大屋居然已经倒塌，四海张大嘴，他手臂扶着那幢熟悉的墙，半晌作不了声。

墙只剩一半，现在，他可以轻易绕过它，到另外一边去，可是，园内亭子已经褪色，花木早已荒芜。

四海大叫一声，跑回家去。

他抓住弟弟问：“包家怎样了？”他弟弟吃一惊，“包家，什么包家？”“河西边的包家。”

“呵，他们，早分了家了，子孙跑到上海去做生意，大屋空下来，有一夜一场怪火，烧到天亮……多年前的事了，问来作甚？”“有没有出人命？”

“大屋早已空置，无人受伤，火灾后有人偷偷去把砖地板一块块挖起，哎呀，地下都是融了的锡，足足几寸厚，原来包家最多锡器，那些人发了一注小财。

四海茫然坐下，那高不可攀的包家，怎么会有今日。

“讲起来”让我想，呵，对，包家儿子做生意不算十分得法——”四海又问：“他们家大小姐翠仙呢？”大弟诧异，“你怎么知道包家大小姐叫翠仙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这里边有什么文章？四海沉默。

大弟也静下来，过一会儿，只搭讪讲些不相干的事：“现在上海比起外国，一点不差，也有汽车、电影、无线电，不过人实在太多，地方实在太乱……钟家你还记得吗，外国打仗，他们做了罐头运出去卖，据说鸡蛋黄销路最好……”兄弟闲谈了一个下午，乐也融融。

傍晚翠仙回来，问四海：“朋友见着没有？”“没见到，”四海无限惆怅，“这辈子大抵都见不到了。”“你这辈子还早着呢，”翠仙说，“况且，你这样牵记他，比见到还好。”在四海记忆中，包翠仙永远是个小姑娘，其实算实际年龄，她比他还要大两岁。

半晌他问妻子：“对上海印象如何？”“像一个极大极大的马戏班。”“阿，这么奇突？”翠仙笑，“你知道我是乡下人，我不懂得形容。”四海忽然留意到，“你大衣上怎么多出一条缝子来。”翠仙低头一看，“哎呀呀，扒手，扒手割开我的口袋。”伸手一摸，“钞票全不见了。”四海笑，“损失可惨重？”“没多少钱，只是，什么时候下的手？竟茫然不觉，真是高手。”翠仙也笑。

“放着你这种洋盘不下手，没天理。”夫妻俩嘻嘻哈哈，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。

第二天，四海才起身梳洗，就有客人来探访。

是两个年轻人，一脸笑容，西式头，中山装，一进门来便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陈奇芳，他是罗伟真。”罗四海请他们坐下。

“四海先生，你关照的事我们已经调查过了。”四海马上留神。

“遍寻不获庞英杰这个人。”年轻人摇摇头。

四海有点失望，每当失意事来，他总是份外沉默。

过一会他说：“也许化了名。”“也没有照片中那个人。”四海无话可说。

过一会儿，罗伟真却笑说：“四海先生，你要寻访的另一个人，却有下落。”四海又喜悦起来，“他在哪里？”罗伟真忽然不好意思起来。

四海说：“不要紧，你讲好了。”“他在上海一个小赌档里做……主持，我们同他说，罗四海正寻访他。”“他怎么说？”“他很高兴，问及四海先生近况，可是他随即扬扬手，说不必相见了，我们留下了你在外国的地址。”四海抬起头，“呵，劳驾你们了。”“哪里，四海先生是我们老朋友。”四海问起：“你俩跟谁办事？”“我们直属宋理事长。”“最近情况怎么样？”“盟会，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公党及共和实进会将合并，政纲包括促进政治统一，发展地方自治，实行种族同化，还有，注重民生政策，维持国际和平。”年轻的声音激昂起来。

罗四海笑，“好得很呀。”两年年轻人也笑，再谈数句，站起来告辞。

四海一个人坐着发呆。

翠仙轻轻问丈夫：“找不到？”四海摇摇头。

“我们总是等他的。”四海苦笑：“也许他也在另一世界等我们。”“翠仙姐说，一定还有第二次革命。”“她这样说过？”“嗯，她看出临时政府朝气

勃勃，必招人妒忌。”“呵。”“革命尚未结束，也许，庞大哥因此不肯回家。”四海只得附的，”也许。”双眼却润湿了。

“要不要把舅舅接回家去？”“他这个人不好侍候。”“总共得一个舅舅罢了。”“我已留下地址，他一定找得到我们。”“明日就要起程返家，你还有什么事要办？”“没有了，一切心愿已偿。”“四海，如果神仙给你一个愿望，你会要什么？”四海毫不犹疑，“国泰民安，大家吃饱。”回程风平浪静，罗四海最喜与妻子在甲板上观日落。

他同她说起儿时事：“从前我一直以为地是方的。”谁知翠仙大吃一惊，“地方地方，地当然是方的。”“才怪，地是圆的。”“谁说的？”“爱华房里有一只地球仪，你没见过？”“我以为是好玩才做成皮球那样。”“无知妇孺。”“喂！”“对，你不是老问我是怎么结识老孙的吗？”“我没问过。”“就在一只船的甲板上，当年我十三岁，”罗四海的声音柔和起来，“那时你只有十岁，还不知道有我这个人，翠仙，倘若你我错过了姻缘，就永远不能见面了，缘份真是难得。”翠仙纵然动容。

夫妻俩紧紧握住了手。

总算摆脱所有责任，得到单独相处的机会。

这时，他们忽然听到一阵吵闹声。”翠仙的目光迫踪过去，发觉有十个八个年轻人，正在甲板另一头聊天。

有谁不知讲了些什么，惹起他人哄笑，接着没多久，他们就散开了，也难怪，正是晚餐时分。

只走剩一个小个子。

那小朋友看着大海，似有满怀心思。

翠仙想到丈夫说过，他离乡别井之时，才得十三岁，不由得对小朋友生了同情之念。

甲板上风大，小朋友并无外衣御寒。

四海招呼他：“这位朋友是什么地方人？”小个子转过头来，一脸英悍之气，少年老成，见身后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便笑答：“四川人。”“尊姓大名？”“我姓邓，邓小桢，正往法国留学。”“失敬失敬，”罗四海连忙介绍自己：“我们回温哥华，才探亲来。”翠仙诚心邀请：“要不要一起吃饭？”那少年笑，“你们乘的是头等舱。”罗四海忙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来请客好了。”少年也很大方，跟着罗氏夫妇边走边谈。

罗四海问：“对，刚才你们一班同学谈些什么？”“呵，我们讨论社会主义。”罗四海一怔：“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邓小桢化繁为简：“社会大同，贫富均匀，再也没有不公平现象。”罗四海奇道：“由谁为分配财产呢？”“国家，”邓小桢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国家最公正。”罗四海抬起头想一想，大惑不解，“那么说来，多劳多得这个理论不再存在罗？”那年轻人满怀理想，“不，人人都把多得一份奉献给国家，天下得以大同。”罗四海点点头，“这个想法很好，可是小朋友，人是有私心的。”年轻人不以为然，“中国的人民是好人民。”罗四海笑，“你的淘伴就是为此笑你吧。”年轻人奇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罗四海笑意更浓，“听你讲，全国人民无分彼此，像一家人一样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就是我的，的确是伟大的理想。”他兴奋起来，“俄国革命后，列宁要实施的就是社会主义。”罗四海说下去：“怕只怕有人会把你的当他的，他的仍是他自己的。”年轻人变色，不悦，“这样自私的人是少之又少的。”罗四海知他阅世未深，不知人性险恶，于是拍拍他肩膀，“来，先

吃顿好菜。”年轻人也就释然，与罗氏夫妻共餐，三人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，十分愉快。

散席后各自回舱房休息。

更衣时，翠仙问丈夫：“四海，你可相信气数这回事？”四海笑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“我听古人讲，但凡某一种气结聚在某一处，就会生出一种人来。”四海沉默。

“以我看，孙氏、王兴、庞英杰，以致那位姓邓的小朋友，都不是普通人。”“翠仙，乱世出英雄。”“那么说来，中国是有得要乱了。”四海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老百姓有得苦头吃了。”四海低声说：“我恐怕是。”“那么，我同你，好比灶中抽出来的两根柴，不必受烈火煎熬。”“月亮都快要下去了，睡罢。”翠仙睡下良久，四海仍然睁大着双眼。

月亮是一样的月亮，不理睬人间岁月烟火。

罗家有罗家的事。

爱华新婚，自岳家返来，同父亲讨论生意。

“爸，美国经济萧条，什么都贱卖，现款成为皇帝，我们要不要抛一点货？怕只怕我们此地也会受影响。”何翠仙刚巧在罗家作客，听见冷笑一声，“这孩子，读书读呆了还是恁地，我刚差人到旧金山趁低吸纳，买下好几块住宅地皮。”爱华诚恳道：“翠姑，请多多指教。”何翠仙得意起来，“世事盛极必衰，否极则泰来，乃一定循环，非趁这种机会，小富才能成中富，中富乃可成大富。”爱华如醍醐灌顶，“是，是。”罗四海笑，“这不是险着吗？”“嘿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“翠仙姑说得好。”经济一上去，保证翻几番。”罗四海说：“你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，总共才一个女儿，已经嫁出去了，你一个人穿也穿不光，吃也吃不光。”何翠仙摇头，“爱华，你爹一辈子是只土豹子，且莫论吃同穿，考考自己眼光就不知多有趣。”连爱华都心痒，“爸，我们也试试看。”罗四海说：“我已经退休，别问我。”何翠仙取笑他：“一单食，一瓢饮，罗不改其乐。”爱华笑，“爸这个性格是极之难能可贵的。”“我才不理那么多，我同你们母亲今春就避到枫树岭的农庄去。”那边厢何翠仙仍在循循善诱，“用几个洋人，谈生意时叫他们出面，免得老外一见华人便多事，这个不卖，那个不卖。

罗氏夫妇只是笑。

“翠仙姐好兴致。”罗四海叹道：“一个寡妇，能有点寄托是好事，应当替她庆幸。”年轻时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何翠仙如今却在唐人街办了义学，专教孩子们中文。

“……香港是冒险家乐园，你们两兄弟有一个应当回去。”四海转过头去，“说什么？”何翠仙叹口气，“说香港。”四海纵然动容，“呵那里，”爱华蠢蠢欲动，“爸，给我回去看看。”谁知他母亲给接上去，“等我不在这世上了，你一定可以为所欲为。”“妈。”“我只希望有生之年，家人在我身边，好过穿金戴银，呼奴喝婢。”何翠仙一听，立刻站起来冷笑，“这话好像是专门说给我一个人听的。”罗四海连忙道歉，“翠仙姐，你别多心。”

何翠仙拂袖而去。

罗四海说他妻子：“你看你。

”周翠仙回道：“她专门教唆我孩儿做稀奇古怪之事，我不服这点。”

“也罢，姑嫂一向不和。”

周翠仙一句“她又不是亲生”只在嘴边，想到过去情义，立刻吞下肚子。

爱华陪他的翠姑等车夫把车子驶过来。

搭讪地讨好问：“翠姑，你身上这件旗袍真好看。”

何翠仙忿忿道：“谢谢天你不像你妈，这叫美龄装。”“呵，什么来历？”
“不同你讲了，车子来了。”第二日，罗四海同华汉堂几个兄弟聊天闲谈。

“……能把铁路沿途华工骸骨发挖，运返家乡安葬就好了。”本来高谈阔论的弟兄们立刻噤声。

半晌，有人搔着头皮，“无名无姓，无法辨认。”“办个公墓。”“那是何等样人力物力。”“再说，铁路重地，也不能随意挖掘。”罗四海说：“每逢大雨过后，近路轨处泥上松卸，总有骸骨露出，真正不忍。”众人唏嘘不已。

“你们同执事商量商量。”“海伯这件事最好由你出头。”“我已退休，但此事如用得着我，我决不推辞。”可是华汉堂一直没有为这件事联络罗四海。

他于翌年荣升祖父。

小家伙在雪白的现代化医院内出生，取名希欣。

罗氏夫妇去看过孙儿，喜悦充满他俩的心。

医院对面有一座小公园，他们暂时不想返家，便到公园散步，叫车夫在路边等。

罗四海笑着对妻子说：“我已经心满意足。”“我也是。”“我没有任何抱怨。”周翠仙笑，“也无话要说。”他俩一直走进夕阳里去。

——后记——罗绍康对妹妹罗丽莹说：“她说她认得我们先人。”丽莹笑，“当心，外国人也很会招摇撞骗。”“去问爷爷。”丽莹看着大哥，“你对这个洋妞有兴趣。”绍康笑，“被你看出来。”“她长得很美吧。”“沁菲亚，呵是，个子很小，一张面孔真的精致，像瓷脸的娃娃，大眼睛有忧郁的影子。”
“可是她们年轻时个个如此。”“不不，这样讲太不公平了，沁菲亚李奥纳是例外。”兄妹俩即使私底下谈话，用的还是英语，对于中文，会听不会说，少量的常用词汇包括“饺子、葱油饼、锅贴”等，全与吃有关。

“你要让爸知道，爸不喜我们与洋人结交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”绍康懒洋洋说：“自七岁起就懂得了，真奇怪，他事业上的伙伴全是外国人，还有，自一百年前起，咱们罗家大小持的均是加国护照，我的意思是，唏，法律上我们是加拿大人，为何扰攘？”“家有家规。”“心理上爸无法摆脱他是中国人。”“叔叔比他更中国，尽管任职加拿大核能部主管，家里完全中式装修，还有，逼着表兄弟们学中文，要命。”丽莹咕咕笑。

“我想介绍你认识沁菲亚李奥纳。”“绍康，别太认真。”可是罗绍康至少有一点讲对了，沁菲亚李奥纳的确长得美。

丽莹的块头都比她大，给她一件古装穿上，她就似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女。

真的金发是很罕见的，但沁菲亚一头浓厚的金卷发并无漂染痕迹。

可以想像她小时候，必定长得似只洋娃娃。

丽莹好奇问：“你俩是怎么认识的？”“我代表渥太华大学到史丹福开会，遇到以罗绍康博士。”“他自称博士吗，他还未考到那个衔头呢，别叫他骗了才好。”沁菲亚笑着说下去，“我告诉他，我们家祖，同一位姓罗的中国人，有深厚的友谊，没想到讲出来名字来，他是你们的祖先，巧得很。”“你说的是哪一位。”“罗四海。”“啊，罗四海是我们父亲的祖父。”沁菲亚李奥纳颌首，“到你们，已是第四代华侨了，中国人盛行早婚，子孙多。”丽莹看大哥一眼，“绍康可是要待事业有成才会结婚，是不是，绍康？”绍康暗暗瞪妹妹一眼。

丽莹不加理会，“请问我们罗家同祖上哪一位是好友？”“铁路工程师亨利柯德唐，那是我太外公。”“那是一八八五年左右的事了，”丽莹吃一惊，“超过一个世纪，那年太祖父刚刚只身抵达温哥华，他才是十多岁的少年人。”沁菲亚笑，“是，家父亦这样说。”“他怎会知道？”“亨利柯德唐一直有日志记录各种大小事宜。”“罗四海也有日记，到家父出生那日他才停止记录。”沁菲亚微笑，“你们有无读到罗四海自冰河中救我外婆沁菲亚柯德唐的故事？”丽莹又愣住了，“哪是你外婆？他没说是女孩子，他只说是一个少年。”“他真是君子人。”沁菲亚也讶异。

丽莹很高兴她这么说：“他的确是那样一个人，从不居功，从不夸耀。”沁菲亚看绍康一眼，“绍康也是这样。”丽莹看大哥一眼，心底不得不暗暗赞许佩服这洋妞。

“绍康说，令尊及令堂在香港的时候居多。”“是，家父喜欢香港，他说做生意最好到香港。”“我也听说过许多关于香港的事，”沁菲亚笑，“传说中香港人都非常有钱。”“不，”丽莹说：“家母说一般来讲，日本人同台湾人更富有。”绍康插嘴，“丽莹，你不是有事待办吗？”使一个眼色。

沁菲亚恁地识趣，“我去打一个电话。”一待她走开，绍康便说：“你口气怎么像主控官。”“你见异思迁，当心何凯怡取你狗命。”绍康不悦，“狗口长不出象牙，你讲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凯怡是你我表妹，我们一向当她如亲人。”说到激动处，兄妹互相形容对方是狗，幸亏长辈们听不见。

“爸妈都喜欢凯怡。”“我也喜欢呀。”丽莹纵纵肩，“不管我事，我这就去接凯怡。”她向沁菲亚告辞。

沁菲亚对往事念念不忘，“罗四海与亨利柯德唐都得享长寿。”绍康笑，“太祖父活到一百岁，据说我在襁褓时他还把我抱来抱去。”沁菲亚赞叹：“真是奇迹。”那边厢丽莹自车房取了麦塞底斯跑车，往飞机场驶去。

她知道何凯怡不会带行李，头等舱乘客又第一批出来，不消三十分钟已经接到她。

“这边，凯怡。”何凯怡，一身名贵便装打扮，同罗丽莹差不多年纪，可是看上去尖锐好多，虽然姓何，又有一个典型的中国淑女名字，但是她长着棕褐色头发，以及一双绿汪汪的眼睛。”更奇的是何凯怡一口流利的奥语，比罗丽莹活络得多。

“香港如何？”“无懈可击。”“这次来干什么？”“趁美国经济不景，乘机容刮地皮。”“你们何家真相信地。”“咄，怎么不信，生要住在地上，死要葬在地下，不信地信什么。”罗丽莹笑，“用得着那么多间屋子吗？”“丽丽，所以说你可爱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投资之道。”丽莹给她接上去：“可是我穿的吃的并不比你差。”“这才叫人生气！”何凯怡拧拧丽莹面颊。

“对，听说你要订婚了。”何凯怡脸上露出悻悻之色，“谣言。”“怎么会，

我明明见过那柏德烈许。”何凯怡改口：“吹了。”丽莹恃熟卖熟，想何凯怡也不会见怪，愕然问：“好好的怎么会一下子完结？”何凯怡不出声，按下电动车窗，把头探出去吹风。

半晌，她才说：“许家嫌我来历不明。”“什么？”丽莹几乎怀疑自己耳朵有毛病。

“你知道我知道他们也知道，丽莹，我其实并不姓何。”丽莹反问：“这同恋爱结婚有什么关系？”“这同与许家攀亲戚有很大的关系。”“咄！”“我们没见面已有个多月，完了。”“凯怡，很多人都随母姓。”“是，只不过，我母亲也不姓何。”“有严重的分别吗？”“丽莹，你堂堂正正，名正言顺姓罗，一代一代，有族谱可查，一直追溯到加拿大敷设铁路那一年去，你当然不觉得这姓字有什么特别可贵。”“慢着，你太外婆姓何。”何凯怡笑着摇头，“不，她也不姓何，她甚至不是中国人，她应当姓罗滋嘉斯，可是她父亲，一个葡萄牙人，不承认她。”丽莹不耐烦，“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，凯怡，你真不够豁达，像许家那样势利的人，不理也罢，像许某那种没有脊椎骨，年近三十，尚口口声声爸妈，不喜欢的人，趁早一刀两断，是你运气。”半晌，何凯怡却说：“我想喝一杯咖啡。”丽莹一抬眼，看到麦记招牌，便把车子驶进停车场。

买了纸杯咖啡，二人对着喝起来。

“锦衣美食，何凯怡你为何愁容满脸。”凯怡一手按住丽莹的手，“别胡说，我怕折福，千万不可误会，我并非不快乐。”她们身边坐着一对衣着普通，五官平凡的夫妻，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幼儿在吃点心。

丽莹有个弱点，她酷爱孩子，情不自禁，同那小小女孩挤眉弄眼。

那孩子一边把炸薯条往嘴里塞，一边看着她咕咕笑。

那平凡的母亲便搭讪说：“叫姐姐呀，同姐姐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叫露露麦梁是不是，本来姓梁，可是太爱吃麦当劳，故改姓麦梁了。”丽莹绝倒。

凯怡说：“看到没有，那才叫幸福。”“小姐，人家也是很辛苦的。”那一家三口临走前还向她俩摇手。

丽莹说：“你要是肯静下心来结婚生子，也很容易。”“不行，何家的女子都有奇怪的命。”丽莹也听父亲说过，凯怡的太外婆是个奇女子，嫁给一个姓庞的男子，可是不知恁地，不久分开，那人一直没回来，她等到晚年，忽然不耐烦起来，把女儿改了姓何。

她们都长得美，都不相信异性，都姓何。

像何凯怡，她不是不知道她父亲是什么人，可是不屑提起他，也不愿意去找他。

其实父女都住在香港，不过凯怡住山顶，她父亲住山腰。

凯怡的父亲是殖民地一个小小的政务官，姓阿瑟，据他说他是伦敦人。

凯怡一直想同中国人结婚，并且想挑一户好人家，那么，她的子女可以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姓字。

车子直奔温哥华市中心。

丽莹倒不是开玩笑，她郑重说：“嫁到罗家来吧，不过你可别嫌罗家祖宗只是名苦力。”“法律改了吗？我可嫁给你？真先进。”“胡诌什么，嫁罗绍康。”“绍康同我，没有火花。”丽莹一听，反而放心。

“罗家对我好，我知道。”丽莹亦觉安慰，“好几代了，一直要好，我们

是真的谈得拢，并非单凭祖宗的情谊。”“两家都幸运。”“凯怡，我真视你如姐妹一样。”“少肉麻。”凯怡笑了。

车子驶到海滩路一幢大厦停下来。

何凯怡这才伸个懒腰，“长途飞机，累坏人。”一踏进公寓，还来不及看那著名的英吉利湾风景，就倒在客房的床上沉沉睡去。

由丽莹帮她脱了鞋子，关上房门。

电话铃响起来。

丽莹去接听，“妈妈，请放心，我已经接到凯司。”罗太太在那头笑道：“凯怡在香港的社交版上颇闹了一点新闻，心情欠佳，你好好招呼她。”“怪不得一路上牢骚不绝。”“那许家没福气，娶不到能干媳妇。”这句话说到丽莹心坎里去，“叫他们将来娶个妖怪。”罗太太笑，“你多陪她。”电话才放下又响，是大哥绍康，“接到凯怡没有？”“唔，你还是关心她的。”“真是废话，她人呢？”“元龙高卧。”“我作东请她吃晚饭。”“你打算介绍沁菲亚给她认识？”“正是。”百多年前结识的三家人，千里又来相会了。

“也好，速战速决。”“丽丽，我不一定娶实了沁菲亚。”绍康没好气，“言之过早。”“我却有第六感你会。”“你与你那齐天大圣式的灵感。”丽莹却不生气，“可是，我又觉得，罗家的儿子，始终会同何家的女儿结婚。”绍康说：“下一代吧。”“罗绍康的儿子，娶何凯怡的女儿？”“也许是罗丽莹的女儿，嫁何凯怡的儿子。”“啊，”丽莹心惊肉跳的笑，“那么，我的外孙姓什么？”“你知道凯怡家的风俗，无论怎么样，人人都姓何。”“不会的，廿一世纪了，事情会有进步的。”“丽丽，今晚见。”傍晚凯怡自然醒来，丽莹同她说：“给你看一样名贵文物。”凯怡擦着湿头发走近，“什么阿物儿。”丽莹递上一只银相架，“看，这是复制品。”凯怡一看，哗呀一声，“这人是谁，这人同绍康一个印子印出来似，圆头大耳，还有，这个女子怎么同我这样像？”“这是罗四海同何翠仙的合照。”十足十罗绍康与何凯怡上古装模样。

凯怡爱不释手，“有无多一张？”“我打算连相架送给你，祝你生辰快乐，凯怡。”两个女孩子紧紧拥抱。

晚上，见了面，四个年轻人谈笑甚欢。

丽莹暗暗留神，见凯怡神色并无异样，才放心吃喝。

话题渐渐变得严肃。

沁菲亚说：“文化部同家父接过头，想整理刊印亨利柯德唐日志，家父却认为如果能加入多四海记录，就更加完整。”罗绍康不出声。

半晌，罗丽莹才说：“也有人同我祖父罗希欣接过头，想请他把罗四海日记公开。”“他老人家怎么说？”丽莹的声音忽然苦涩起来，“我祖父说，华工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上的贡献非同小可，官方却无一字记载，任由历史湮没，真正活该，他不会提供任何资料，让这件历史永远空白好了。”沁菲亚李奥纳只得噤声。

要过了一刻，丽莹才能心平气和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何凯怡连忙打圆场，“今日是我生日，来，多吃点，多喝点。”沁菲亚这才发觉，她同罗绍康的关系并不如表面看那么乐观，无论罗家几代在加拿大出生，始终他们是中国人的，像罗丽莹，中文都讲不好，平日吊儿郎当笑嘻嘻，除出一身肤色，言行跟洋妞相差无几，可是一旦说到中国人的委屈，她立即拉下脸，脖子都粗了，立场分明，谴责洋人，而罗绍康完全没有异议。

表面上沁菲亚李奥纳不动声色，只得陪笑陪饮。

散席回家，反而是何凯怡劝道：“你哥哥的女友，给点面子。”“这不是我同她的问题，这是国同国之间的大事，至今政府吞吞吐吐，不肯归还人头税。”何凯怡苦着脸，“丽丽，你一说这种问题，我就累得要死，明早还要办正经事，您老放我一马。”“你，你就懂得为自己的名利钻营。”凯怡一声哇呀妈呀，躲进被窝里去。

倒底年轻，第二天一早，丽莹又浑忘昨晚之事。

她高高兴兴陪凯怡去看房子。

站一旁听凯怡吩咐地产经纪：“买下这三幢，这条街十二个号码就全属何氏了，不过门牌要统统改一改，四四四，成何体统，当然是三三三，或是八八八比较好。”经纪人当然唯唯诺诺应允。

丽莹发觉她站在一个山头上，往对岸看去，隔着勃拉海湾入口，是整个市中心，风景秀丽如画。

可是她说什么都比较喜欢居闹市，省下廿多分钟车程。

正说着，一部欧洲房车驶过，驾驶人亦是华人，客气地朝他们颌首。

凯怡说：“真不能相信，若干年前，这一带地皮，不卖给华人。”丽莹说：“我祖父年轻的时候还不行呢。”凯怡笑着转过头来，“做人靠自己争气。”经纪人轻轻接上去，“现在他们也比较知道，什么人舍得花钱了。”“不，”丽莹又抬起杠来，“这样还是不够的。”凯怡连忙拉着她，“丽丽，一步一步来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”“那笔人头税——”“对，罗四海那五百元人头税，始终要迫回来。”丽莹还想说什么，欲言还休。

那边那个经纪却已忍不住笑起来。

山还是这头山，水还是这片水，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。

(全文完)

